#### 摘 译

(外国文艺)

1976 年第 10期(总第 29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22出版 (上海紹兴路5号)

· 長年 4 &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6 字数135,000 1976年10月第1版 197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0.48元

内部发行

# 目 录

修道院里的"共产主义"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六	
上海市海运局燃料供应站 庄 严 ( 上海市闸北第七中学 徐智明 田 丰	1)
你呀,我们平静的修道院 (苏修中篇小说)(	7)
基督教"共产主义"上海吴淞化工厂 余惕君(	164)
【资料】	
今日苏联社会的"宗教热"(	166)
【综述】	
从美国文艺界看二百周年纪念 因 镝(	168)
v.	
<b>苏修文艺动态(1</b> 则)(	183)

# 修道院里的"共产主义"

##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六

上海市海运局燃料供应站 庄 严上海市闸北第七中学 徐智明 田 丰

早就听说,苏联全国教堂遍地林立,修道院日益兴旺,教徒人数与日俱增,宗教节日盛况空前。在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尽管百业凋零,毕竟宗教事业蒸蒸日上,不愧"发达"二字。不过我们也一直纳罕: 勃列日涅夫不是喋喋不休地吹嘘他们在"走向共产主义"吗? 宗教如此泛滥, 岂不把他的招牌一下子打破了? 看过苏修中篇小说《你呀,我们平静的修道院》,不禁茅塞顿开:原来在修道院这类宗教机构里就有"共产主义"。

怎么? 修道院里会有"共产主义"? 请听听监督司祭米特洛 芳尼娅这句颇为得意的话:"那还用说,我们这些嬷嬷就是一家子人。我们这儿是十足的共产主义——各尽所能。" 瞧,岂止有"共产主义",而且还是货真价实——"十足"的哩!

把小说一章章看下去,这"十足的共产主义"的情景,就一幅 幅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一些人不是去农庄翻地锄草,就是去树林里干活,而另一些人只该为死人念念圣经"。

"吃饭时,一些人自己两腿走到餐堂里去吃(吃菜汤),而另一些人却由厨房备了特等菜送上门去吃!"

教区的大主教可以坐轿车,住别墅,院长、监督司祭、司库、秘书等少数几个人可以巧立名目,侵吞捐款,造私人洋房,写情书,而斐克拉、阿尔焦米娅等穷嬷嬷则被摧残成"一株打弯了的杏树",而且死后连仅有的一点财物也被洗劫一空。

总之,"在修道院里一些人称王,另一些人称霸;其余的做牛 做马!"

……看着看着,时间和地点常常会觉得模糊起来。这些情景,同秋德罗的小说《修女》中的修道院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修道院挂上了"苏维埃宗教机关"的招牌;支持大主教、修道院长们为非作歹的贵族,现在都披上了"共产党人"的外衣;而修道院中的黑暗和残酷都罩上一道"共产主义"的光环!历史的长河毕竟流过了两个世纪,修道院总算也有了这么些"进步"吧!

这样,我们看到,"平静的修道院"实在很不"平静"。在它那"十足的共产主义"里,存在着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那些高级僧侣是披着袈裟的官吏,他们"各尽所能"地吮吸着劳动者的血汗,横行霸道,穷奢极欲,并"把一朵朵的假花装饰起来,借以'安慰'被雇佣奴隶制的锁链束缚着的雇佣奴隶"①;而那些穷嬷嬷、见习修女则是雇佣奴隶,她们饥寒交迫,受尽折磨,被迫"各尽所能"地为一小撮寄生虫创造剩余价值。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②。这所修道院里的阶级对立,正是今日苏联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的反映;修道院里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勃列日涅夫牌号的"共产主义",即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缩影罢了。

"独立不羁"的修女巴芙拉不懂得这一点。她天真地质问那

① 列宁: "奴才气",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95页。

② 列宁: 《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第65页。

个当院长的老嬷嬷:"修道院也是苏维埃机构,只不过是宗教 性质的罢了! 为什么我们这儿这么不公平?"其实,"不公平"的 岂止是"这儿"? 且不说她原来呆过的鲁柯夫修道院就因为没有 "正义"才使她愤然离去,就是在那些大大小小的非宗教性质的 "苏维埃机构"里,又哪里来"公平"和"正义"? 在勃列日涅夫 集团的统治下,今天苏联大地已经改变了颜色。各种机构尽管 还保留着"苏维埃"名称,但阶级性质已经根本改变了。一小撮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骄横跋扈,挥金 如土,同沦为雇佣奴隶的广大苏联劳动人民处在尖锐对立的阶 级斗争状态中。修道院这个宗教性质的"苏维埃机构"同其他一 切"苏维埃机构"一样,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那 些统治修道院的高级僧侣,正是统治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公平",就是肆无忌惮地吸人民的血; 他们的"正义",就是让人民俯首帖耳地当驯顺的奴隶。这就是 他们大声叫卖的"共产主义"! 如果说修道院里的"共产主义"还 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搬出了"上帝"的名义,"欺騙、魔术、死 者,特别是圣者的显灵,都被教会用作骗取财物的手段。"① 虽然 如此,他们还是坚持说"修道院比其他地方要来得干净"呢! 其 实,修道院"干净"是假,"其他地方"到处是"肮脏的马厩"倒是真 的。

苏联社会宗教如此泛滥,修道院里居然会有"共产主义",这 决不是危言耸听的奇闻,而是今日苏联活生生的现实,是勃列日 涅夫集团在苏联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结果。

勃列日涅夫集团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对内残酷压迫和掠夺苏联人民,强化法西斯统治,使苏联国内的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为了平息苏联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他们用尽了种种阴险毒

① 恩格斯: 《法兰克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545 页。

辣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拖出上帝来帮忙。

列宁说过: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 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① 因为 它毫不容情地"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②,深 刻地揭示了宗教维护剥削制度、麻醉人民的反动实质。在今日 的苏联,广大劳动人民被重新抛入灾难的深渊,遭受到以勃列日 涅夫为总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一部分群众 希望通过宗教得到某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借此表达对勃列 日涅夫集团的消极反抗。小说中的安娜就是因为她的父亲被反 动富农所杀害,而进了修道院,并且幻想在这里找到精神寄托 的。而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总是利用宗教来 麻痹苏联人民的斗志。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颂扬怯 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 印"③。请看:小说一面鼓吹"我们这些嬷嬷就是一家子人……", 一面却大肆宣扬"一切全由上帝作主","逆来顺受是我们的本 份"等等,把嬷嬷、修女当成"除了祈祷就是干活"的"一群绵羊"。 "自我折磨的能手"、资本主义复辟的殉葬品。前面提到的安娜, 在她的父亲遭到杀害后,被迫"许愿出家",为父母赎罪,而杀人 凶手出狱后却因有一套投机倒把的本领受到院长的信任和重 用。富农的儿子奸污了玛丽奇卡,依然"喜气洋洋",而被害者则 因犯了"上帝列为禁戒的淫欲邪行",饶恕不得,非被赶走不可。 当安娜向大主教告状时,这位上帝的使者却公然以上帝的名义 为杀人犯辩护:"我就不相信'他做的尽是坏事'这种说法"。他 振振有词地训诫:"应该把劳动和祈祷与忍耐和驯从结合起来。"

① 列宁!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

②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③ 马克思: 《"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页。

这充分暴露了"神圣的大主教同志"的伪善面目。这种宗教教义,对勃列日涅夫集团来说,是多么可贵啊!他们可以用上帝的名义,掩盖新老资产阶级的无耻罪行,用上帝的名义,让人民驯从地当牛做马;而谁胆敢反抗,又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加以惩罚。宗教成了勃列日涅夫统治人民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宗教教义成了勃列日涅夫的"共产主义"的一种补充。正因为如此,就不难理解在苏联诸如"基督教是共产主义的教义"、"基督是地球上第一个共产主义者"、东正教的"人间天堂同共产主义改造联系在一起"之类奇谈怪论为什么甚嚣尘上了。

利用宗教来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并不是勃列日涅夫叛 徒集团的新发明,而是一切修正主义者一贯耍弄的伎俩。早在 十月革命前后,一小撮机会主义者就竭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 同宗教结合起来",刮起了一股"造神说"的妖风。这一小撮机会 主义者、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妄图以宗教的反动的社会 作用来扼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此,列宁与之进行了坚决 的斗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不仅领导苏联人民镇压了反动僧 侣,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造神说"。早在一九〇三年,列 宁就号召在反宗教斗争中开展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 批判, 团结、教育教徒中的劳动群众。一九〇五年,列宁还发表了《社 会主义和宗教》 这篇光辉著作,用阶级斗争观点对宗教的危害 进行了深刻分析,要求全党"反对任何通过宗教来愚弄工人的行 为"①,"驱散宗教的迷雾,把工人团结起来为美好的人间生活作 真正的斗争"②。十月革命后,正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坚决执行了 列宁的光辉指示和对人民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千百万苏 联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 抛掉圣母像, 扔去十字架, 投身于无产

① 列宁: 《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第64页。

② 列宁: 《社会主义和宗教》, 《列宁全集》第10.卷第63页。

阶级革命的壮丽事业。今天,勃列日涅夫之流背叛了马列主义, 竟然在列宁的故乡大力扶植宗教活动,并且通过修道院之类的 宗教组织对工农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面对这样的现实,小 说通过一个人物之口说:"修道院里有多毒的蛇在爬呀!"这句作 者原意是用来"提醒"修道院某些人的行为要稍加收敛、以便调 和阶级矛盾的话,恰好是苏修通过宗教组织实施法西斯专政的 绝妙的写照。而怂恿和扶植宗教活动的总代表、总后台是谁,明 眼人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作者为了维护苏联现存的社会制度,却 讳莫如深地回避了。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它是任何人也回避 不了的。总有一天,苏联人民会意识到自己的被奴役地位,"轻蔑 地抛弃了宗教偏见,把天堂让给僧侣和资产阶级伪善者去享受, 为自己争取人间的美好生活。"①他们会重新举起十月革命的伟 大旗帜,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 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战歌,把这"平静的修道 院"连同那"十足的共产主义"和以勃列日涅夫为总代表的大大 小小的毒蛇一起葬入坟墓。"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 照遍全球!"

① 列宁: 《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第63页。

# 你呀,我们平静的修道院®

(苏修中篇小说)

作者 鲍里斯·雅兰采夫 载苏修《科学与宗教》杂志 1973 年第5—8 期

> 我的生命哟,生命, 年轻的生命, 我的生命好似那橡树上一片嫩绿的叶儿…… 一一一个 喀尔巴阡科洛梅卡②

我的日子过得象车轮在平坦的路上飞奔。山上已冬尽春来。 一天紧接着一天。好似春天融雪的滴水声——嘀嗒、嘀嗒、嘀 嗒。有谁去计算它呢?可待你回头一瞧——枝头已经露出嫩芽。 那积雪又是在什么时候融化的呢?

冬天寒冷彻骨, 禅房是些单薄的木屋。每当清晨, 满墙雪花

① 本书发表时曾经删节——原注。

② 科洛梅卡,乌克兰的一种歌谣。

闪烁。暴风雪一起,大雪铺天盖地而来——你就休想出门一步了。教堂、餐堂、我们的果园、远处的山岭——全是白茫茫的一片! 恨不得一觉睡过整个寒冬腊月,等到转春,随着温暖的阳光来临,再把眼睛睁开……

而当椋鸟开始歌唱、黑乌归来时,大地又是阳光明娟。飘 浮在空中的远方的气息是那么诱人,真叫人想振翼远远地飞去……一阵北风吹起,从村子那边黑莓香味扑鼻而来,浓甜而令 人窒息。

白桦树上叶芽绿油油地发光。布谷鸟出现了。只消它一飞落到果园里——就可以来算命了。①村子里散发的已不再是黑莓味儿,而是樱桃花香了。樱桃的香味不刺鼻,它淡幽幽的,令人感伤。最好让我从清晨坐到深夜,听那绿叶的喁喁话声,看那燕子筑巢……

四月中旬种下了马铃薯。山间牧场上那时积雪才开始融化。 黄鹤飞来——该是播种玉米的季节了。

我记得,父亲死后有一回白鹤停栖到我家的屋顶上。人们可 羡慕我们啦。还孵出了小鹤,秋后就全部飞走了。从此再也没 有回到我家。可是我干吗去回忆这些呢?

我很少走出我们修道院的那个山头——除非是穿过菜园到墓地上去。从村子里望不见墓地——向日葵丛把它遮没了。在墓地上我多半是回忆以往的事情。从山顶上远眺,人都是那么小,好象不是真人似的。只有我的悲哀近在身旁,跟我寸步不离。而米科拉,早已没有什么意思了;有过那么一段事儿——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起初我想压根儿把他忘掉,我在自己的禅房里连显圣者的圣像都不挂,免得联想起他的名字! 在山上开头的几个月里,如

① 指民间流传的一种按布谷鸟的叫声算自己寿命的风俗。

果那一天我没有想起他来,这一天就算得上是过节了。打去年 秋天起这种节日开始愈来愈多……

可那曾是怎样的一回事啊!回想起来,就好象整个这份幸福——他的话,他的喘息声,他的手——都不是同我,而是同另外一个人发生似的,后来,那已是在夜里了,我沉没在闷热的熟草丛中。

### "我的宝贝儿……"

后来,繁星猛然爆裂,燃成一大团银白色的火光。它们又凝固起来,永远地失去了那银白色的光彩……我紧紧搂住米科拉的头,为的是减轻那个隐痛,为的是不听到他那陌生而又叫人害怕的喘息声。

### "亲爱的……"

那时我的确是最幸福不过的了! 要是我们结了婚,满可以盖起一幢象样的房子来。

唉,米科拉,米科拉,妈妈死后你竟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啊!你是个外人了……算了吧,我还是该向斐克拉下跪谢恩才对,是她把我从你的手里救了出来,使我实现了妈妈临终时的遗言——到这儿来,到山上来,把一切都忘掉,再也不要见到你!也不要见到闹释放的谢苗·卡普科夫,这个杀害父亲的凶手,不要见到谢苗的小杂种——瓦西卡。还不是卡普科夫的归来把妈妈气得病势加重而进了坟墓?这条毒蛇熬不得我父亲成了集体农庄的第一个积极分子,熬不得他想在外喀尔巴阡过崭新的生活!

何苦去回忆这一切呢,该把一切全都忘掉!

关于这些事,院长嬷嬷一点儿也不知道,只是她的心感觉得到,有什么东西压在我的心上。巴芙拉嬷嬷愤愤不平地说:"干吗老是把你拴在几条牛身边呀!"当然,冬天手又痛又僵。可是不管怎么说,最最苦的差使本来就是见习修女的名份事。夏天

总务嬷嬷想把我派到农庄去干活。院长没答应:"让她习惯习惯 院里的生活吧。"其实我去村子里又有什么意思呢?妹妹华西林 卡在城里,屋子上了锁。

妹妹上我这儿来过。她挺瘦,眼睛陷了进去,看人时的样子也变了。身上的衣服是别人的。她想把我安插到她的中专学校里去。十年制的毕业生人家多半会收的。但干吗去呢?我和华西林卡虽说是亲姊妹,路走得却不同啊!

妈妈死后我按照她的嘱咐跟斐克拉上了山。教师狄玛收留了华西林卡。他把她安排在城里一所中等文教专科学校里。我真不喜欢这个狄玛! 连米科拉也不喜欢他。但假如当时我不跟斐克拉走,而跟了狄玛呢?……这样的话你竟说得出口! 当然,我对谁也不会去说的——只是跟自己说说而已,可这也够可笑的了。我哪会跟狄玛走呢,既然一丁点儿也不爱他,这个长腿的痨病鬼! 华西林卡却去了。又干吗去想这些,去触痛自己的创伤呢? 每人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步子——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有人干脆往旁边一闪,连他的脚步也看不见……

我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晚上站着祈祷的那会儿了。心里是那么明朗,好似人与人真的可以成为兄弟姊妹,人间会变成天堂。我爱在晚祷之后一个人留在教堂里,为自己的亲人祈祷——为妈妈的亡灵,为华西林卡。圣母的眼睛自会渐渐地贴近我,而炉香的气味愈来愈甜美……

圣堂女工走来,把蜡烛一支支地熄掉。

斐克拉教会了我认读宗教的用语,现在祭堂里事无大小我都懂了,并且能祈祷得跟大家一样了。我参加了唱诗班。轮到我时,我还念祷文。有时念起来我还要打顿儿,但姊妹们都说:"念得很好,很流畅,没有拖长礼拜的时间。"

最吸引我的莫过于读圣者传了。最初的殉道者经受了多少磨难啊!让他们挨饿,水淹他们,刀割他们,把他们抛去喂野兽,对他们百般凌辱。该多么地爱上帝,才能忍受这一切! 斐克拉送给我一本至圣殉道者玛丽娜传。对我来说她真算得上是亲姊妹了。过去我不相信身上流血的创伤会在一昼夜之间愈合消失。现在我信了……

秘书玛克丽娜给我一本旧约读。说来惭愧,我不想读它:在旧约里神圣的东西少得可怜!那里面写的跟尘世间所见一般无二——人们净为自己着想,想着钱财、权势,而先知者个个是凶煞神,尽管他们发怒时处处在理。老嬷嬷知道了我在读旧约,就把它收了回去:"你只该读福音和圣者传。"

我来这儿已经两年了,可是我熟悉的嬷嬷很少。修道院里有三十个人。人人干活、祈祷、到餐堂里用膳。而每人只顾着自己。唯独叶芙多基娅和伊拉丽娅始终形影不离。伊拉丽娅简直可以做叶芙多基娅的女儿!果真,这是母女俩。叶芙多基娅的丈夫早已去世,丢下她和三岁的女儿。于是她进了修道院。女儿长大成人后,起初当见习修女,后来也披上袈裟正式出家了。伊拉丽娅真是个聪明人儿!她没有上过学,但能读会写,不比任何一个嬷嬷差。而按宗教用语念起祷文来,就更是比谁都强!伊拉丽娅害着一种病。奥列娜医士到我们这儿来过一趟,她说:"看来是肺痨,得去检查、治疗!"从此叶芙多基娅天天以泪洗脸,而女儿却不去医院治病:"上帝要我活——我不治自愈,上帝不要我活——那是命该早归天国。"老嬷嬷把她树为众人的榜样,说这才是真正虔诚的灵魂!

同这母女俩为邻的是一个年老的嬷嬷阿尔焦米娅。她弯腰曲背,见什么都怕。她那双深凹的眼睛从不正面瞧人,也许怕泄露什么秘密吧?看来,是有点什么秘密,否则阿尔焦米娅不会老

是回头张望,好象背后有人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似的。她怎么会弯腰曲背的呢?老嬷嬷一见到她,目光就变得既严厉又含意深长——仿佛在说: 留神点! 而这时阿尔焦米娅背弯得也就更低了……

去年集体农庄主席交给我们两头小猪记劳动日喂养。两头粉红嫩嫩的小猪,模样怪逗人的。它们归阿尔焦米娅饲养。今年冬天把它们宰了。杀猪前两、三个星期内得用面条和通心粉喂它们。这时人家才把这个决定告诉了阿尔焦米娅。她呀,哭得死去活来! 就象在她胸口剜掉了一块肉! 真是的,不过就两头肥猪罢了,好象她没有在村子里生活过似的! 阿尔焦米娅对两头猪依依不舍,活象是她的亲骨肉。

米特洛芳尼娅——监督司祭嬷嬷——不时用眼梢打量着我,还笑咪咪的,象是给我准备了一份意外的礼品。这个监督司祭啊,她的模样可真漂亮!满头棕黄色的柔发,一打开发结——直垂到肩!眼睛又是那么清澈碧蓝,娇慵妩媚。对每一个人她微笑得都不一样,都经过掂量,恰如其分。连两条弯弯的秀眉也是表情十足。夏天,米特洛芳尼娅离开修道院,说是去探亲。她回来时精神抖擞,皮肤黝黑——原来是到克里米亚去了!

她可真是给我准备了一件礼品!午餐之后在猪圈旁边竟站着个卡普科夫!他在跟米特洛芳尼娅聊天。他见到我,还鞠了个躬。主啊,为什么要这样呀?!我原来以为他离我远着呢!不,他就在眼前——就是他本人,活生生的,不象那会儿从劳改营里刚放出来时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而是身强力壮,春风满面。他,这个杀害我父亲的凶手,不是在什么幻境里,而就在跟前呀!记不得我是怎么走回到自己的禅房的。我们的禅房离牲口栏最远。只见阿尔焦米娅坐在那里,为她那两口猪悲恸欲绝。

主啊,我们这儿的修道院究竟是谁的——是你的,还是不是

你的?! 若是你的,那末你干吗把这条毒蛇带到这儿来?! 我和阿尔焦米娅坐在一起,一块儿伤心地哭着——每人哭着自己的心事。而从猪圈那边传来声声临宰前的嚎叫……

"我……我把它们……它们是在我手里长大的……"阿尔焦 米娅悲伤得全身发颤。

晚上在餐堂门口我碰上了米特洛芳尼娅。监督司祭为我准备了一个最美的微笑!

"整个冬天我们都有肉吃了。他要的工钱不贵——每头才拿三公斤肥膘。"

她连他的名字都不提,她知道我全明白! 凭什么她这样恨我?

监督司祭始终不离老嬷嬷的左右,总是在对她低声地说些什么。米特洛芳尼娅的那副神态自信而又傲慢,好象她给院长好大面子似的。于吗要这么个人呆在修道院里呢?!

"她干吗到这儿来?"有一回我问斐克拉。

"不是出于自愿的,"斐克拉向四下张望了一眼,好象在禅房里可能有旁人似的,"她是私生的!她的母亲……"斐克拉的声音因恐惧而中断了,"她的母亲那时已经修满了第一轮的苦行啦!米特洛芳尼娅是'许愿出家'的。呸,这个妖精,在圣历里哪儿见过这样的名字!她满好别生到世上来,省得为了自己的耻辱在别人头上去泄恨!……"

"许愿出家"——就跟我差不多……真是每人有自己的身世——有自己的苦恼、自己的罪孽。不是自身的,就是父母的。每人都有求于上帝,而为此就得付出代价呵……

"那末见习修女玛丽奇卡呢?"

"她呀,可没有出家人的德性,"斐克拉把手一挥。"比巴芙拉还坏! 巴芙拉象条狗,想到什么,就叫出什么,而玛丽奇卡是

只偷食猫,闻到人家的荤腥就嘴馋。安娜,我跟你说:别尽去看那些不入眼的事儿。我比你见得多了。人哪,又肮脏,又狠心。人到处一样,离上帝远着呢。而修道院比其他地方要来得干净。作孽少些——赎罪也就容易些。最大的幸福在于忍受。你该看的不是米特洛芳尼娅,而是连监督司祭也不得不献身的那个大业。用你的心去领悟上帝的话,一切都按他的告诫去做。没什么,安娜,这全都会过去的……"

经常是这样:她讲得来劲了,发了一大通议论,结尾却是: "没什么,一切全都会过去的。"人人喜爱斐克拉,只有米特洛芳尼娅一人除外。她根本就不爱任何人。主啊,宽恕她吧! 斐克拉总是被派去干最苦的活——这是有目共睹的。那年夏天,有一回我到老嬷嬷房里去。那儿坐着嬷嬷们和一个又小又丑的女人:三颗东倒西歪的门牙,一条歪鼻子。她儿乎扑跪在院长的面前:

"老嬷嬷,行行好,帮帮忙吧,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男人尽欺侮我,跟别的婆娘勾勾搭搭! 这狗杂种,他还酗酒撒泼!"

院长不声不响地听着。

"老嬷嬷,吩咐你那些姑子给祷告祷告吧,让上帝把魔鬼从 我那个恶棍身上赶走!"

"好吧,"老嬷嬷答应了她,回过头来对嬷嬷们说:"谁愿意领 这份差使?"

嬷嬷们垂下了眼睛。

"不行啊,老嬷嬷,我没那个能耐,"拉丽萨回绝说。

"若是叫我去祈祷,那魔鬼准会附到我身上来!"塔吉安娜惊惶地说。

当院长向嬷嬷们发问的时候,那个女人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活象咬了一口酸苹果。而听到她们一个个地拒绝之后,她舒了口气,附着耳朵对院长说:

"老嬷嬷,你请斐克拉,还有那个……她叫什么来着?阿迦 比娅,是吗?让她们俩……"

我被派去找斐克拉和另一个嬷嬷。斐克拉在牛栏里,另一个嬷嬷在禅房里祈祷。她干瘪得象块木柴片儿,一点也不起眼。 连叫什么名字,大家都闹不清楚。有人唤她阿迦比娅,又有人唤 她阿迦菲娅。有一回我当面听到别人称她阿格丽比娜,她也应 了。不久前我们把她安葬了……

当两个嬷嬷一来到老院长房里,那个女人就跳了起来,伸出一只肮脏的手指头朝斐克拉点点戳戳。她象饿狼见着绵羊似地瞪眼望着斐克拉说:

"叫她,就叫她,老嬷嬷!她的祷告最灵验,人人跟我这么说!"

"两位嬷嬷,有劳你们为这位妇人的丈夫祈祷几天,给他袪 除魔鬼。"

"好,老嬷嬷,"斐克拉弯下腰,吻了下院长的手。

另一个嬷嬷没有作声,也吻了下院长的手。拉丽萨和塔吉安娜这才舒了口气。

"您要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星期?"老嬷嬷问那个女人。

"三个,三个!哪怕五个星期我也肯付钱,只要我那个该死的能回心转意!那末,三个星期该付多少!"她的眼睛一下子变得机警而又刺人,象马上要开口讨价还价的样子。

"关于钱的事,请您去同司库嬷嬷瓦尔瓦拉谈吧,"老嬷嬷撇了撇嘴说,"而您自己得对丈夫温顺些,好生待他,别尽骂骂咧咧。如果他贪杯,寻欢作乐,那您也依着他点儿,对一个喝醉了的人用棍棒打是千万使不得的——男人家最忍不得这一手了!"

"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只要他,我那个下流胚,能改邪归正,还犯得着再骂他吗?也用不着抡棍子了。"

我同斐克拉一起走了出来。

- "这个差使到底是干什么的?"
- "接连三个星期同阿迦菲娅一起为那个人的灵魂祈祷。"
- "那为什么别的嬷嬷都不愿意干?"
- "人家说,我们的祷告最灵,"斐克拉凄然一笑。"去年有个女 人的儿子被人杀害了。她还请我们为寻找凶手祈祷来着哩。"
  - "找到了吗?"
- "找到了。两个星期之后找到的——而她刚巧定的两个星期的祷告。不是头一回了。这对人家有好处,院里又有进账。"
  - "那魔鬼不会附到您身上来?"
- "一切全由上帝作主。什么时候迈不动腿了,也就是入土的 地方到了。只要信仰真——魔鬼见了也要退避三舍!"
- 第二天斐克拉和阿迦菲娅都没有到餐堂里来。斐克拉在禅 房里祷告。
- "我们守斋," 斐克拉解释说。"一星期有三次不得碰烟火食,专为那个人的灵魂祈祷。"
  - "那您吃些什么呢?"
  - "太阳落山后就着清水吃点咸面包。"
  - "那您还到牛栏去干活吗?"
  - "当然得去,要知道这是两种不同的差使呀!"

我真感到羞愧万分!我还答应不下去做这种苦差唷!就拿 拉丽萨和塔吉安娜来说吧,她们果真是怕鬼吗?而斐克拉却能 代人挑重担。我能成为这样的人吗——一心只为别人着想?

我每跟院长谈一回话,心里就感到轻松一阵子。只不过老嬷嬷愈跟我亲,米特洛芳尼娅愈见我恨。难道在生活里善与恶必定相伴而来不成?每当我同老嬷嬷谈话的时候,我总要回忆起同她的第一次谈话——那是在妈妈死后的隔天。只要一想起

那天来——心里就撇不下它了。

……我走近斐克拉的禅房,整了整裙子,又把衬衫袖口上的 松紧带理了一下。

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头一遭见到:基督受难的大十字架、它四周防鸡啄用的绿色栅栏、木头盖的小教堂、斐克拉住的小屋。修女从我身旁走过,边走边回头看我。她们的神情好奇而又善良。我主动向她们问安,她们的答话都跟斐克拉的一样:"愿主保佑您身体健康。"

早餐完毕,我这才见到,在那些往回走的嬷嬷中间有一位面容清癯的老年妇女颤巍巍地拄着一根禅杖,慢慢地从餐堂里走出来。一绺银发从她的头巾里垂落下来,而那双老年人的蓝色的眼睛好似覆盖着一层薄薄的云母。我还没来得及向她问安,老嬷嬷已经走进自己的禅房里去了。

"我去问一下,现在就接见你,还是等一会儿。"斐克拉说。她立刻就回来了:"走!"

会客室比禅房大一些,象人家家里一样:明亮而舒适。一 张桌子,几把椅子,沿墙甚至还有几条长凳。在一个墙角里供 着圣像。墙上尽是些胸口挂着圣母小像的蓄着大胡子的主教的 肖像。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在监督司祭陪同下院长走进屋来。

"你坐着,坐着!"她叫我别起身。"我来坐在你旁边,"老嬷嬷行动艰难地坐到斐克拉端来的椅子上,她微微地点了下头,斐克拉马上就退了出去。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老院长,在我们村子里大家都听说 过她,但是只有那些上过山的人才见到过她。

"你好,孩子! 你长得多俊俏啊! 可是眼睛却哭肿啦……"

"我……"

老嬷嬷的手举了起来,随着响起一阵念珠的窸窸窣窣的声音。

"甭说啦,我都知道……你的钮扣也那么好看!"她的慈爱的手在我胸口抚摸了一下,久久地搁在我的腹部——在那最后一颗淡红色玻璃钮扣闪闪发光的地方。"这么好看的钮扣舍弃不用也真是罪过唷。再说为什么要不用它们了呢?"

"我再也不能待在村子里,象原来那样生活了……收下我吧!"

"你在我们这儿休息休息,到斐克拉那儿去坐坐。到处走走,看看。不必性急。"

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要我回村子里去……又到谁那 儿去呢——到米科拉那儿去吗?!

"别哭,孩子,主是伟大而仁爱的! 眼睛,擦干眼睛,嗳,这就对啦。在我们这儿歇歇,跟嬷嬷们谈谈。"

"别撵我走,老嬷嬷,我不是来休息的……"

院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别操之过急,孩子!在我们一生中,冷嘲热讽也罢,恶眼相 待也罢,造谣中伤也罢,全得忍受哪。"

老嬷嬷的字字句句都在鞭打着我,那个昨日的我,叫我抬不起头来。

"逆来顺受是我们的本份。不要以怨报怨。你曾经 试 过 宽恕别人吗? 完完全全地宽恕?"

"好了,看我把你说得垂头丧气的,"院长瞥了我一眼。"对来自红尘的人来说,我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除了祈祷就是干活。一生都要这样度过。半点世俗的消遣娱乐都没有。我们不上电影院,而你们的那种舞会……"老嬷嬷只是在胸前划了个十

字,她找不到合适的词儿。

- "我知道……"
- "你下定决心以祈祷和斋戒来拯救灵魂吗?"
- "下定了!"

"我们这儿既没有世俗的书好读,也没有收音机好听。甚至 连电灯也没有,"老嬷嬷道歉似地把两手一摊。"思量思量吧,孩 子,生活在红尘,有丈夫,有孩子,到底好过些!"

"我可不要丈夫!"

"你说得太过分了!"老嬷嬷忧郁地说,边说边站起身来,"你 暂且回家去吧……"

- "我没有家呀!"
- "……跟别人再商议商议……"
- "没人可商量哪!"
- "……到我们这儿一来就是一辈子的事。"

难道她不收我啦?!

- "我就是打定这个主意来的!"
- "我们的日子可艰难哪,很艰难,嬷嬷……"

我打了个颤——院长这是头一回称呼我嬷嬷呀!她不会撵我走了,她准收下我啦!

"那边,"老嬷嬷朝村子那边点了下头,"把我看作修道院的主人,可我连一间单独的禅房也没有,至今还跟女侍塔伊西雅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凑合着过。"

我直到这时方才感觉到,在房间里还有监督司祭嬷嬷。她 仔细地听着老嬷嬷的讲话。

"老嬷嬷,"米特洛芳尼娅看了看表,说,"希麦昂神父要来跟您商谈晚祷的事了。"

"来得正好!"老嬷嬷高兴地说。

门打开了,一个又高又胖的神父,为了头不至于碰上门框, 伛着背走了进来。他有一张和善的脸。从他身上甚至远远地就 发出一股肉和大葱味儿。看来,他身上一直有这股味儿。同老 嬷嬷、监督司祭、斐克拉一样,他也是那么亲切地微笑着。

"希麦昂神父,"院长说,"看这位姑娘把我说动了心:请认识一下吧,这是我们新来的见习修女——安娜。"

"好哇,"神父满脸堆笑,"您选定了教母没有?"

我回头看看老嬷嬷,她马上帮我说:

"不用选啦! 斐克拉可以做教母。往后她们俩住也是住在一间禅房里。斐克拉还要给她编串念珠哩。您同意吗?"

"当然啦!那我几时搬来呢?"我迫不及待地问。

"假如您不变卦的话,明天就来吧。关于大车的事跟玛克丽娜嬷嬷谈妥就行了。"

"那末奉献的事儿呢?"希麦昂神父问。

我发现院长脸色一沉。

"看您说的,神父。一个孤儿哪来什么奉献?"

"不,不! 我什么都有——枕头、鸭绒被!"

这时我看到神父和监督司祭两人宽容地一笑,我马上明白了——说的不是枕头……

"钱我也有!"

这是妈妈为了盖新房子而攒了一辈子的钱。钱全在华西林卡那里。

"不用了,嬷嬷,"院长打断我说。"安娜是个有文化的姑娘, 这也就是她的奉献。"

我感到挺不自在——我不要人家为我破例,这反而叫我丢面子!

"我把钱带来,把什么都带来!"

"不用, 嬷嬷,"院长坚决地说。"我们不需要你的钱……"

两年来我同老嬷嬷无话不谈。她时时开导我。而我并不是 一个处处都领悟得很快的弟子! 已经两年了啊……

"主赋予人三种精神力量——理智、记忆、意志。理智—— • 用来驾驭自己和世人,记忆——用来记住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意志——那是为了去做该做的事情。一个人如果不领悟上天的恩赐,那他必然自认为是万物之主。而这三种力量的关键在于——不可把它们攫为己有,而要学会运用它们去荣耀上帝……"

在我眼前蓦然升起去世的阿迦菲娅的形象。她的葬礼按修道院的规矩办得一丝不苟。可是当她在世时,连她的名字也不曾有人去问问清楚。只是看到了十字架上的题辞,大家才知道她叫阿迦菲娅。

"上帝爱谁,才责罚谁,"老嬷嬷常常反复这么说。

"可干吗责罚所爱的人呢?该惩罚恶人才对!"

"你呀,同主谈话谈得还太少,"老嬷嬷痛心地摇着头说。

前不久,大约一个星期之前吧,我们一起到修道院的墓地上去。只见两排橡木做的十字架,长长的两排。有些地方十字架因为底座腐烂而修整过了。在新的十字架上还没有刻上名字——就那么个橡木标记:有个人曾奔波于人世,而今在此地安息了。这里万籁无声,似乎空气也不流动了。老嬷嬷颤巍巍地拄着禅杖走得很慢很慢。

"那些嬷嬷现在哪里?"

老是这样: 先发问, 后边脑筋力傻瓜

老嬷嬷长叹了一声,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

"这不是阿迦菲娅也归天了。七人中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她们全是英雄啊,是真正的殉道者。临终时个个嘱咐要永保信 仰诚笃。我老了,很快也得为我做一个橡木十字架喽……"

真是的,我们干吗要到修道院的墓地上来呢?

"……而你是个见习修女,很快就要削发了。该让你把一切 • 都弄明白。记住,时有疑问——这是我们主要的祸害。要回避它们,这些魔鬼的问题!你年轻,又有文化。对你这已经绰绰有余了。我们老一辈迟早要离开人世,而你将要留下,也许会成为我们这个蚁窝的主持人之一哩。若是自己还给种种疑问缠住了身,那你可怎么去引导众人呢?"

我确有许多东西想问老嬷嬷,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不应该问。

"你听见我们上星期三打钟了吗?"

"听见了,"我回答说,并低下了头。

关于这件事,我自己是说什么也不会去问的! 打钟是为了超度那个在村子里上吊自尽的米哈依勒·罗兹曼。是老嬷嬷自己把我引到这个话题上来的。那就谈吧!

"老嬷嬷,这可是个罪过呀!"

"罪过……那就是说,你都知道了。我们还为其他象米哈依勒那样的人打过钟。我们的修道院离大路远,进账少啊。"

老嬷嬷沉默了一会,用禅杖在地上挑出一个小洞。洞是干的、灰扑扑的,象是院长的眼睛。

"罪过……在谁面前呢?罪过有可赎与不可赎之分。若是为了荣耀上帝——这就不是罪过!我们为米哈依勒打钟,得来的钱全归嬷嬷们用。可巴芙拉却要把我这个院长弄得恶名扬满院了!那有什么呢,主一贯忍受,也吩咐我们这么做。没根没据

的咒骂,象阵风,吹过了,就影踪全无。主要的——要象天主那样保护心灵。"

在树丛后面从教堂那个方向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从那边走出了米特洛芳尼娅。

"有人来见您,老嬷嬷。"

在修道院的墓地上声息全无。烈日当空,群鸟都藏匿起来了。只有十字架排列成行。它们在等待什么呢?……风吹雨淋,日晒夜露,木头上的名字和年份一再褪色,一再涂上。象是冥冥中一种力量不让她们再活下去:"一九三五","一九三六","一九三四"……好象嬷嬷们在那时约定了趁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 她们造了这所神圣的避难所——也就在这里悄悄地、无声无息地长眠了。

老嬷嬷讲到罪过。在这个地方,在墓地上,单这个字眼本身听起来就有一股亵渎的味道了。如果每个人都能象这些嬷嬷一样活着是为了别人,那该多好!你一想到她们,那末对巴芙拉这号人,连看都不想去看她一眼了!可是要知道她原先也是个好人——大战期间做过护士,负过伤。伤愈后进了鲁柯夫修道院。她呆不下去——说是那儿不够正义,就上我们这儿来寻求正义了。在这儿她也是怨天怨地:一会儿嚷着要在睡前念主祷文啦,一会儿又嫌在餐堂里少念了圣者传啦,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整天昂着头,眼睛朝着天,似乎她白璧无瑕,扪心无愧。"一天,老嬷嬷终于按捺不住了。

"你别来替我另立规章,我这里是阿丰教规!"

"若是阿丰教规,"巴芙拉马上截住了说,"那就该半夜起床, 祈祷到天明!"

"哎哟哟,小小医术坏人心!"老嬷嬷摊开双手,啐了口唾沫。"你呀,到了哪个寺院,就得念哪本经!"

而巴芙拉并不罢休。

"修道院也是苏维埃机构,只不过是宗教性质的罢了!为什么我们这儿这么不公平?一些人不是去农庄翻地锄草,就是去树林里干活,而另一些人只该为死人念念圣经?吃饭时,一些人自己两腿走到餐堂里去吃,而另一些人却由厨房备了特等菜送上门去吃!等大主教一来,我把事儿全给兜出来!"她的目光直盯着老嬷嬷,是那么咄咄逼人!这时她脸上皱纹也不见了———骂街,她人都变得年轻起来!

她呀,这个巴芙拉,可没有半点儿温良谦让! 最重的活她自告奋勇去干,而且要求大家轮流去——"公平分配"嘛! 晚上从田里回来时,总是眉开眼笑的,而头上却是斑斑白发——好象别人的头发长在了她的头上。并且每回要说——这也是她的口头禅:"活儿好好干——祈祷才心安!"边说边搓着手,活象一个外快到手的坏神父。

干吗她要进修道院呢?

近黄昏时分鸟的叫声一阵密似一阵;大概,鸟儿感到黑夜即将来临,都急于唱完自己的未终之曲吧。

我爱果园里那块连接一片密林的下坡地。在苹果树丛和林边之间保存着一个砍碎了的小树桩。两边都是稠密粗壮的树林,而从这个树桩向山间牧场方向有个空隙,它象是专为我一人留着的。透过这个空隙可以看出去很远很远——看到里什柯山的顶峰,普鲁果夫集体农庄最近的一块牧场。成群的奶牛伫立着,宛如草黄色纸片上落着点点黑色的甲虫。而几乎就在山顶上面,背向北风,盖了一间小木房……晚饭之后,夜幕将临时,小木屋前就燃起一堆篝火。篝火通宵燃烧着。木柴片噼啪作响,烟雾吞噬着眼睛。我望着这一切,仿佛这所小木房不是远在里什柯山

赖,而是近在这里,在我眼前。阵阵山风把火焰撕成碎片,眼看 片片红色的火苗就要被撕裂下来,随着火星飞得不知去向。不, 风尽情地在撕它们,却无法把它们带走呵。

在新鲜的干草上铺着毛毯和被子。胶鞋靠篝火放着。小伙子们望着火光,姑娘们坐在毛毯上绣花。夜愈深沉,火燃得愈旺。火上煮着山芋,杯里牛奶泛出蓝幽幽的亮光。

你把眼睛眯得愈紧,那儿,小木房旁的这一切就看得愈清楚。普鲁果夫的姑娘几乎人人有一颗金牙。金牙镶在上排左侧,为了嫣然一笑时可以看到它灿然发光。挤奶员巴兰卡也想镶一颗,说是这样"挺文雅的"。

深夜里,远远地就望得到那堆篝火。有时北风甚至会把歌声也送过来。在这里,在我们的山头上,歌词是听不清楚的,只是偶尔传来一个词儿,好象是风专程为你把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送过来似的,那时整首科洛梅卡就会浮现在脑海里……

年轻的鹰呀,

守夜在高山的牧场上,

让我唱吧,尽情地唱,

我的心上人却听不到 ……

离小木房不远的地方牛奶桶不时闪闪发亮。姑娘们迎风唱着,好让风把歌声送到村子里去:

右手提起笔,

左手摊开纸,

我那小脑袋里在翻腾,

把什么话儿寄给我的心上人……

完全和我们那儿的姑娘唱的一样!不同的仅是在我们果洛 恰伐附近的普拉依姑娘们唱得不那么响——因为四周尽是森 林,没有一丝风可以把你的歌声送去给谁听…… ·····我的恋歌呀, 到哪儿把你们抒唱? 让我带你们到高山的牧场上, 那里是播种你们的地方。

如果一阵北风迎面吹来,而牧羊人又在引吭高歌,那你突然 会听到整段整段的科洛梅卡:

> 啊,我去俄罗斯, 多挣几个钱哟, 等我从俄罗斯回来, 就跟你成亲哟。

接着这首科洛梅卡姑娘们回唱些什么,我没有听到——但我却知道:

啊,来吧,英俊的小伙子, 我不嫌你穷, 来看看我的眼睛, 已经哭得通红……

我仿佛在做梦,梦见我那过去的生活……

往右拐——有路可通, 往左拐——也有路可通。

大主教不期而至。他的汽车不是从村子那面开来——打那 儿有条公路能看出好几公里远,而是从修道院墓地那边开了进 来。

我正跟老嬷嬷坐在会客室里,突然玛克丽娜冲了进来——她气急败坏,两只猫样的绿眼珠滴溜溜地乱转:"大主教!"院长

站起身来迎接他。主教带着秘书走了进来,按着辈份给我们祝福——先给院长,再给米特洛芳尼娅、玛克丽娜,最后给我。他的手美极了!

"见习修女安娜,"老嬷嬷指着我说。

"服寺役的态度如何?"

"是个办事认真的姑娘,有文化。我们打算在圣母升天节给 她削发。"

"您希望取个什么教名?"大主教问我。

我眼望着主教,而面颊不由地热起来。

他的脸和他的手,都是那么善良、软绵绵、胖乎乎的。而在一双忧郁的、深谙世故的眼睛底下有着明显的青囊。他有病! 根本不象会客室里挂着的那张肖像!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大主教,只是过了半晌才明白过来:他在等着我的答话哪。

"还不曾想好?"

"阿拉……"

他向秘书半侧过身去:

"哪一天超度殉道者阿拉?"

"圣母受胎日。"

"噢,二十六日,也就是四月八日,"然后又转向我。"是个很 悦耳的名字,不过,里面有没有一点,依我说,世俗的味道,嗯?"

我真想跑开,但是我依然站着不动,一声不响。

"那就把为见习修女削发的申请书呈上来吧,"他对老嬷嬷说。

米特洛芳尼娅已经通知过嬷嬷们:在禅房和修道院各处都 开始了突击大扫除。主教来得不勤,但每回都要仔仔细细把修 道院巡视一圈。

我和斐克拉在牛栏里打扫,但是他没有到牛栏里来。可在周

房门口把我喊住了。

- "您好象是安娜吧?"
- "安娜……"
- "您在这儿过得怎么样?"
- "很好……"
- "干些什么活?"
- "我养牛。"
- "几星期了?"
- "来院快两年了。"
- "两年?"主教很惊讶,他跟秘书相互交换了个眼色。
- "我在农庄时就是挤奶员,习惯了……"

从果园那头传来一阵喧闹声,好象是谁在拚命挣脱别人死 拖着的手。

"大主教同志!"

主教皱了一下眉头。是巴芙拉,一边整着从法衣下露出来的衬袍,一边向我们快步走来,几乎是跑步过来。她跑得气喘吁吁,而紧跟在她后面赶来了米特洛芳尼娅和瓦尔瓦拉,她们脚步匆忙,却又极力不失修道院的体统。监督司祭天使般的眼睛现在冒着怒火,但是她的脸上依然笑容可掬。而司库的马脸上则是惊恐万状。

- "我在听您说,嬷嬷。您叫什么名字?"
- "我叫巴芙拉,修女巴芙拉,神圣的大主教同志!我……"
- "歇口气吧。不必这样激动。您单称我大主教就行了。"
- "大主教……"巴芙拉仿佛把这个称呼品了品味,但并不感到满意。
  - "您这是怎么回事,嬷嬷?"
  - "事情简直不按上帝的意志办!"

"什么事情?"

"我们这儿的,修道院里的!"

"我听您说下去。"

巴芙拉颠三倒四地把一切都讲了出来:为自杀者打钟,餐堂 里的不平等,劳务分配中的不公正。

大主教一面听着,一面垂着头,好象在用心细看巴芙拉的衣裳和她的手。他有时朝秘书丢个眼色,于是在秘书手里马上出现一本小记事簿。

"就这样,在修道院里一些人称王,另一些人称霸,其余的做 牛做马!这是按哪家的规矩:教门的,苏维埃的?"

主教轻轻地托起她的胳膊肘,表示安抚,接着慢条斯理、一 字一句地、象对小娃娃讲话似地说:

"我谢谢您啦,请您把刚才讲的全写下来,寄到教区去,寄到 , 我的名下……"

巴芙拉走后,米特洛芳尼娅和瓦尔瓦拉先装模作样慢吞吞走了几步,然后一下子放开步子去追赶她了。主教微微一笑,向秘书说:

"请告诉老嬷嬷和希麦昂神父,我回头到他们那里去。" 秘书走了,而主教带着责备的神气摇了摇头。

"嬷嬷,您瞧,在神圣的修道院里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不对头,很不对头啊!你们还没有闭门思过、宽大为怀的精神,这是一大罪过!顺便说一下,嬷嬷,您下回到穆卡契沃去的时候,可以顺路到教区来找我。不必在接待日,随便一些好了。"

可是在穆卡契沃我没有熟人呀!他猜到了我的心思。

"您总该有时到那儿探望亲戚吧?譬如说,到姑妈家去?" "好的,我来。"

主教把嗓子压得更低了。

"圣母升天节过后就来吧。拣监督司祭和你们的秘书在修 道院的那些日子。"

"明白了,"我喃喃地说。

"上帝保佑您,"他说着,伸出他那只软绵绵、胖乎乎的手。他怎么会扯起什么姑妈来呢?又为什么要我上他的教区去呢?可有谁好去问呢?问老嬷嬷?问斐克拉?

如果这是可以问的事,主教也就不用那么悄声儿说话了!

大概,生活中将经常是这样:本来一切象车轮子走在一条平 坦大路上那么安安稳稳,而一转个弯——当心你的脑袋! 我们 这儿现在正是这样——在坎坷不平的石子路上赶车!

从那天起院领导就不理睬巴芙拉了,干脆当作没见着她这么个人。看得出来,她们在等一个机会,一旦捏住了把柄再去整治她。干活也是拣最重的派给她——不是喂猪,就是清理树林子。在教堂里念祷文,那是没有她的份儿了。每回,巴芙拉领受了次日的差使,吻过院长的手,就默不作声地去完成一切,而院长赶紧走开去洗手。

圣母升天节一天近似一天。每晚我都在禅房里忙着写申请书。斐克拉感到挺满意。"本人恳求披剃为尼。誓愿献身于慈母东正教,忠贞不渝……"如此等等。

昨天晚祷前,斐克拉向我道喜:在院务会议上讨论了玛丽奇卡和我的削发出家的问题。这回全体通过了玛丽奇卡。而对我,十一票赞成——米特洛芳尼娅一人反对。大家都感到惊奇,而她意味深长地望着嬷嬷们,神秘地反复说道:"你们瞧着吧!" 监督司祭恶毒到了何等地步!可我干了什么坏事呢?!

给我的教名将是阿拉。玛丽奇卡自己没有明确要求什么名字: "反正一样——玛梅尔赫娃也好, 玛丽阿姆娜也好!"于是决定给她取名为米特洛道拉。这是老嬷嬷坚持给的。傻瓜, 自己

不提---现在一辈子都得叫米特洛道拉了!

玛丽奇卡却无所谓,仿佛这一切都与她无关。而且近来她的眼神也变了样:有时眼中无神,对谁也视而不见,有时又象米特洛芳尼娅那样闪烁着一股傲气。她呀,玛丽奇卡,总是蛮特别的,我刚来时就发觉这点了。她跟其他任何嬷嬷都不一样。大概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她削发才比人家都迟。果然不出所料!

一天, 斐克拉到波尔库特去洗矿泉浴了, 面我同玛丽奇卡一 块在采摘树叶作牛饲料。

她没有朝我看过一眼。闷着头摘叶子,收集叶子,装叶子,一句话也没有。近来她瘦多了,鼻子显得尖了起来,面颊成了透明色,而如果看一下她的胸脯——那末在那一层薄薄的皮肤下面恐怕连心脏都看得见。她在故意拚命把手刺得满巴掌是血。

当我用麻袋装树叶子的时候,她走到我跟前,盯着我看了一眼。

- "你不怕削发吗?"
- "你这是怎么啦?!"

她哆嗦了一下。

"不知道……巴不得快点!我怕它,就象怕地狱里的火一样!" 我给弄得莫名其妙!

- "我曾爱过一个人啊,安秋!"
- "你小声点,傻瓜!"
- "啊,事到如今,我还怕啥!"

我跑上小径,向四周看了一下——没人……好险!而玛丽 奇卡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

- "你轻些! 要爱就暗自爱你的去好了!"
- "暗自地爱?"她退后一步,"我有孕啦!"
- "真的! ……这怎么得了?!"

- "没什么了不得,生下来就是了。"
- "你说什么?!"
- "他要我到城里去,找个大夫。"
- "怎么呢?……"

"我可不愿意把孩子弄掉!而他恨得眼睛都快冒血了,他说:'你要我出丑?!村子里人们出我的丑还嫌不够哇!哼,我就说——不是我干的,你怎么也证明不了是跟我有关系,有法律替我说话!'他往我肚子上打……而原先又是'亲亲',又是'宝贝儿'……我不愿意,是他强迫的!"

玛丽奇卡看了看我,忙把眼睛避开,有气无力地站着。她甚至不再哭了。

"他是谁?"我口气生硬地问。

玛丽奇卡畏畏缩缩,一声不吭。我又问了一遍。让玛丽奇 卡证实,让她自己说出来。而我已经心中有数,我该拿什么主 意!可有什么主意好拿哟?!

"我干吗偏告诉你呢?……你不会去对别人说吧?"她靠近我一步,仿佛在期求保护。

他这个无赖!

我闭上眼睛,马上看到,他压在她身上,用那异性的喘息声燃起她的欲火,而她抱住他,把他紧按在心口上,极力用温柔去减轻那个隐痛和心中的羞耻……"亲亲"、"宝贝儿"……星星也在她头上迸发成为大火了吧?!

现在我丝毫也不怜悯玛丽奇卡,而他这个畜生,杀了才解恨!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尽量叫自己平静。

"天哪,我这累赘!……"玛丽奇卡边抽泣边数说起来,"复活节前,在大旬斋……我离开这儿,而孩子绝不让弄掉!"玛丽奇卡

愈说愈激昂,仿佛不是他,而是我在叫她去找大夫!

- "别哭啦,该想想办法才是。快看得出了吧?"
- "削发前别人还不会知道,但以后……"
- "也许他会娶你吧?"
- "娶个修女?又没有陪嫁!"

倒真是麻烦事! 当时米科拉没有陪嫁也要我……可到底不 是要个修女呀!

"也许该告诉老嬷嬷吧?虽说她会骂一顿,但忙是肯帮的!" 也许……也许该吓唬吓唬他?不行,他不会怕这一套的。但 如果?……

"但如果告到共青团区委去呢?"

"你这是说正经的?"玛丽奇卡象把我当疯子似地看了一眼, 然后一步步往后退去。

她看啊看着我,仿佛是头一回见到我似的,而后只是问了一句:

"这又干共青团什么事?"

突然她跳了起来,好象猜着了什么。

"不,安秋! 那可不是他! ……共青团也不顶用……"

"那他又是谁?"

"不!哎哟,累赘,我干吗告诉了你哟!"

我发火了,就开始把放满树叶的麻袋捆扎起来。

"'宝贝儿',随你怎么去办吧!"

Ξ

我醒了过来。

不想再睡。不,想的倒不是睡觉——而是摆脱浑身的疲倦

和沉重的感觉。重新入睡吗? 睡不着啊……

早晨。阳光把斐克拉床头上的壁毯照得通亮,简直没法朝它望一望——眼睛给刺得发痛。而从果园里时而传来低沉的叩打声——是梨子坠落在地上。

我怎么会醒来的? 是梨子落地的响声闹醒的, 还是壁毯上的反光刺了我的眼睛?

没有谁来叫我起床。哪怕一直睡到午饭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惊扰我。桌上放着一盘梨子。黄橙橙的,只是边上稍有点碰伤。是在果园里落下来的梨子。是斐克拉放在那儿的。他代我去喂牛了。"阿拉!"

阿拉……我一唤出声来, 象是在叫另外一个人似的!

······教区里的答复还没有下来,但老嬷嬷已经通知我和斐克拉开始为接受削发仪式而做好准备。

足足有一个星期斐克拉给我讲解着该做些什么: 步法该怎么样, 跪拜该怎么样, 在祭堂里该用什么声调说话……

"我心里头有那么一股味儿,就象是我自己在准备削发!"她 兴奋而又惊奇地望着我。"瞧你,来修道院还没多久,可我们已经 要给你削发了!"

从明天起我就是一个正式的修女啦……

斐克拉希望我的一切——从衲衣到磕头,到祭堂里的答话——都比玛丽奇卡的好。我感到挺羞愧,替斐克拉感到羞愧,一一她这么起劲,大概是因为大家不但要把我和玛丽奇卡加以比较,而且也要把两位教母——阿尔焦米娅和斐克拉加以比较的缘故吧。我刚这么一想,冷汗就冒了一身:人家斐克拉把心都给了我,而我却……一个人要从心灵中清除多少尘世的影响,才能使它永不泛起这些俗念啊!

在祭堂里答话宜短。要紧的是记清先后的次序。

玛芙丽基娅给我缝了一件衲衣。给玛丽奇卡也缝了这么一件——长得拖到地上。阿迦菲娅就是穿着这么一件衲衣入葬的。 只不过死者身上的已经破旧不堪,而我的还一片簇新。

"当心点穿哪,将来会有用处的,"斐克拉对我说,而眼睛却 避着我。

我记得阿迦菲娅,将来会有用处的。

说也奇怪,那天早上的一切经过竟然毫无遗漏地全印在脑海里,并且好象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在另一个人身上似的,而我当时只是在一层透明的屏幕后面从旁观察罢了。

为了主持我们的削发仪式,大司祭特地在头天傍晚从教区 赶了来。斐克拉一次次地跑出屋去探听神父在干些什么,问些 什么,在跟谁谈话。

"安秋,今儿个好象是我自己要削发似的!"

, 她为我高兴得比我自己还要胜三分! 若是妈妈在世, 她一 定也会高兴的……妈,女儿在实现你的夙愿啦!

……斐克拉和玛克丽娜神色庄严地挽着我走向祭堂。尖尖碎石刺痛脚板,(在我们的庭院里哪来这么尖的石子?)后来两只脚都麻木了,疼痛的感觉也就消失了。

玛丽奇卡的头发披散着。多长啊! 我的也是这样吗? 在我的头上飘拂着斐克拉的袈裟……走两步就一下拜。从袈裟的边角望出去——两旁人头挤挤,个个瞪着充满贪婪、期待神色的眼睛。这情景跟参加葬礼或者在集体农庄庄员节看免费演出差不多。

到了祭堂我在救主面前,在圣母面前跪下。在这幅圣像上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圣母竟有一双这么大的眼睛……

"朝众人磕头!"斐克拉悄悄地说。于是我转向人群。我的

整个身子——手、脸、胸——都感触到他们的目光。两年前当妈妈的遗体停放在家里时我就感到过这样的目光。

老嬷嬷用轻得几乎没有份量的手在我身上划着十字:"愿上帝赐福于你!"

我向嬷嬷们请罪,她们轻声回答:"上帝恕你"。玛丽奇卡跪 在大司祭和希麦昂神父面前。她全身颤抖,仰着脸、嘴唇,仿佛 这两位神父能搭救她安然度过明天那个日子似的……

大司祭小心翼翼地扶起玛丽奇卡。希麦昂神父手里拿个托盘,上面放一把剪刀。年迈的大司祭亲切地说:

"拿起剪刀,把它递给我……"

她抓起剪子,把刀尖那头递上去。大司祭摇摇头,接过剪刀,又把它扔在地上。

"拿起剪刀,把它递给我……"

这回,在老司祭照例把剪刀扔在地上之后,玛丽奇卡拾起它,用双手捧着朝神父递过去,差点儿碰上了他的鼻子。他慌忙地接了过去。然后,给玛丽奇卡成十字形地剪下了四绺头发。

"基督信仰永恒,永恒!"老司祭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他 眼里闪着泪花。

然后他从玛芙丽基娅手里接过衬袍,小心翼翼地交给了玛丽奇卡。这时她扑跪到他跟前,热烈地吻他,恐怕她从不曾这样地吻过任何人。突然我觉得无所谓了——管她呢,管她出什么事……

"现在,求上帝垂佑!"大主教以颤巍巍的低音宣布道。

"求上帝垂佑!"嬷嬷们应着连呼三声。

我恍惚看到,玛丽奇卡接过了袈裟和腰带,头巾和高简帽,而且在她手里出现了一串念珠。玛丽奇卡又从神父手里接过一支很粗的蜡烛。她握得很别扭,离火头太近,滚烫的烛油灼了她

的手……玛丽奇卡把蜡烛握得舒适一些,然后把刚才剪下的几绺头发绕在蜡烛上面,烛光摇曳起来。烛油把头发黏在蜡烛上,又一边凝固一边一滴一滴地往下淌……

后来大家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并小声地交谈起来,仿佛人 人目睹一场难免的浩劫终于在他们面前过去了……

玛丽奇卡双眼直勾勾地朝前望着,她好象在梦境中一般—— 睁着眼睛,但在自己面前什么也没有见到……难道在此刻她还 在想着他吗?!

……当滚烫的烛油灼着我的手的时候, 耳边响起了钟鸣。钟声单调、破碎, 在清晨的寒意中瑟缩不安, 它们久久地在空中颤抖着, 缓缓地升向天穹, 随后一阵新的钟鸣——同样的单调、破碎——阵阵钟声接踵而来……

晨祷继续进行着,似乎除了嬷嬷们穿得比较端正之外,这个清晨和其他任何一个清晨并没有什么不同。教堂里人群已经稀疏一点了。

从那个早晨起我们开始了连续几天的祭堂生涯。白天我们和嬷嬷们一起祈祷。她们走后,我同玛丽奇卡单独留下。晚上也是我们两人。只有烛光在圣像面前随风摇曳,救主的眼睛由此显得无比深邃和智慧。

我心中感到轻松、舒畅,跟夏日在田野里一样:野花破土而出,群鸟尽情歌唱,任凭什么东西都不需隐藏。让主洞察一切吧!

倦意渐新下移,最后落到了腿上。腿变得麻木了。但心中 一片安宁……

玛丽奇卡祈祷得如醉似狂。她在跟主争论,在力求宽恕,在为自己辩护。我既可怜她,又感到羞惭,又不山地愤恨起来。

……深夜里祭堂阴森森的叫人胆寒,虽然我明明知道,我们

在这里有着神力的保护。我真想把玛丽奇卡的一切事情都忘掉,想同她拥抱,不到那第一道象冬日麻雀一般青灰色的晨曦被窗而入,不让她离开我的怀抱……可是,当我们那么靠近,手已经向她伸去的时候,许多令人羞愧的思想,象乱石飞溅水池一样,向我纷至沓来。我什么也没有问她,她也沉默不语。只是有时听见她边哭边自怨自艾。

"我自己不好!全怪我自己!"玛丽奇卡向我俯过身来,嗫嚅着说。"干吗我当时不就逃掉,在他第一次朝我微笑的时候!……"

我强迫自己去拥抱了她,于是我们两个人,两个傻子,哭得既热烈,又甜蜜……主啊,感谢你保全了我,使我免受这样的耻辱! 但是玛丽奇卡将怎么办呢?

"啊,安秋,你多善良……"她从我身边挪开,"我该是你的敌人呀,我,还有我的孩子……"

"你算什么敌人……"

她离得更远了些。我向她凑近,想安慰安慰她。

"别过来,安秋。"

······经过这些不眠的日日夜夜,我现在可以睡上一觉,可以 就这么躺上一会儿了······

在祭堂的第二天结束时我终于睡着了。噩梦沉沉。最初三 天每到夜里我简直难以支持,到最后两夜也就习惯了。当我们 单独留在祭堂里的时候,我就让玛丽奇卡靠在墙上。在最后两 天里她完全不行了。脸上出现芥子黄的斑点。斑点到早晨才消 退,隐没在因为饿而变得灰白的皮肤下面。腿已经支持不住玛 丽奇卡的身体。在人面前她竭力不让手去捂住喉咙……而我也 曾有可能陷入她这种处境呀······想到这里,我心里的那种光明、 美好的感觉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我们一天只吃一餐,那是在晚上。吃的尽是干的——马铃薯和干酪。水根本不想喝。有时我带给玛丽奇卡一只苹果或梨子。她见了总把头一扭。我就把水果放在她身旁。她往往拿了个苹果,走到祭堂外边去吃。

"啊,苦命的!我再也受不了啦,孩子要憋死了! ……"

"忍着点儿,忍着点儿!为了这一切,主会报偿你的——你还有孩子!"

第三个夜里我又打起盹来了。这回我梦见的是一堆墨色的、 浸透雨水的梨树叶。它们渐渐干了,咔嚓咔嚓地自行卷成一个 个小管子,整齐而又闪闪发光。突然奔来一只公鸡,它还不曾去 啄那些树叶,就象给浇上了一勺子沸水似地大声叫了起来。我 惊醒了,玛丽奇卡也揉着眼睛,弄不清怎么回事。为什么人们都 说雄鸡晨啼?在深更半夜里它们叫得才响亮哩!这夜我们再也 没有睡着。

嬷嬷们很关心我们。每当晚餐时阿尔焦米娅总尽量给我们 放上最软的一个马铃薯,最大的一块干酪。

在第五天的早晨,天刚蒙蒙亮,玛丽奇卡忽然捂住喉咙,直向祭堂外面奔去。当她回来时,脸色苍白,精疲力竭,她好不容易走到了自己的位置,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她试着撑起身来——不行,又倒了下去。

"安秋,给我收拾一下,别让人发现……"

我站了起来。但是已经有人站在门口了。我仿佛感到大祸临头,赶紧扑到玛丽奇卡身旁,不让任何人见到她瘫倒在地上。 我看不清是谁进了祭堂。教堂里的木头地板一踩就吱嘎吱嘎直啊,但是秘书走路多轻哟! 猫儿还得向她学习学习哩! "你们祈祷,两位嬷嬷,你们祈祷!"

玛克丽娜说得轻幽幽的、客客气气的。为什么她老是象在 打量着一个人,盘算着要用多大的石头向人家掷去才更合适?她 来意不善哪!

"姑娘们,你们两人中间谁出过祭堂了?"

难道她知道了?!

"我出去过,"我抢先一步说。

"那就是说,你们没有收拾干净罗!"

她翻动着两片嘴唇。真恨不得把它们象两条蛆虫似地一脚 踩个稀巴烂!

"我急着回祭堂来。"

玛克丽娜不听我的。

"米特洛道拉嬷嬷怎么啦,她人不好受吗?你可不是想吐吧,嬷嬷?"

我挡住了玛丽奇卡。但玛克丽娜已经颇表同情地点了点头。 "是艰难哪,我自己知道,日日夜夜地祈祷是多么艰难。而你,阿拉,快去收拾一下,省得惊动米特洛道拉了。"

瞧,就给你这么块石头!

······想睡——可睡不着。有大病初愈的感觉。我记不得, 我是怎么支持着站完最后一夜的。在晚祷前,当祭堂里没有一 个旁人的时候,玛丽奇卡俯身向我,说:

"捶我的腿。"

"干吗?"

"捶呀!"

我捶了一下。

"现在使劲拧。"

玛丽奇卡竟不感到疼。她的两条腿全浮肿了。哪怕你捶, 哪怕你拧——她什么都感觉不到。

难道玛克丽娜一眼看穿了?哎哟,玛丽奇卡! 只有她一个人, 这个玛克丽娜, 打第一天起就叫我们阿拉和米特洛道拉。其余 的嬷嬷至今还缠不清这两个名字哩。

……又听到果园里那个熟悉的叩打声了。是梨子坠落在地上。我终于到家了,五天结束啦! 多美——在家里啦……

天哪, 玛丽奇卡将会怎样呢?!

四

我已经做了你所希望的一切……你满意吗,妈妈? 墓地上没有旁人。我久久地站在亲人的十字架前。

从玛克丽娜一大早出现在教堂里的那天起,全修道院都窃窃私议起什么来了。还算运气,玛克丽娜和司库瓦尔瓦拉结帮恨着监督司祭。要是她们三人成一伙的话——只有逃跑这条出路了。

玛丽奇卡象个瞎子似的,眼睛里只有她自己的心事。她透明得象一张葡萄叶,只是鼻子夜里给哭红了,还有眼睛在发炎。又有了皱纹。只是它们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在削发出家后不久的一天她就被老嬷嬷叫去了。不是叫到 禅房里,而是到会客室去。显然,将有一场难堪的谈话。

老嬷嬷不叫她坐在对面,而叫她并排坐着。起先,她大概等 玛丽奇卡开口,但玛丽奇卡一声不响。这时老嬷嬷向她俯过身去,开始细看她衬衫上的钮扣。

"倒挺漂亮! 哪儿买的?"

她伸手去摸钮扣,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玛丽奇卡的胸脯和肚

子。在最后一颗钮扣上手停了下来。

"你怎么回事,我的妈呀,发胖起来啦?"

"吃得多哟,老嬷嬷。"

"不该在那五天里吧?"

玛丽奇卡不作声。

"真不错。打哪儿找到你那位天使的?"

"什么天使?"玛丽奇卡惊惶起来。

"叫圣母受胎的?"

玛丽奇卡不吭声。

"不知羞耻的,跟谁怀的孕?!"

"别撵我走,老嬷嬷!……"玛丽奇卡嚎啕大哭起来"多叫人 丢脸!……让我过了冬天,然后我自己走!到死我会为您向上帝 祈祷!"

"好一个东正教徒,一个上帝授以启示百姓的圣职的修道人!总算叫人开了眼界!"老嬷嬷停下歇了口气,接着尽量温和地问道。"谁勾引的你?"

"您让我留下吗,老嬷嬷?"

"给哪个无赖糟蹋的?"

玛丽奇卡不作声。

"怕是你自个儿要的吧?"

"不!他强来的!……"

"你爱他吗?"

老嬷嬷不等到回答,就从桌子旁边站起身来。

"既然爱,那就悄悄地离开这儿。"

"我恨死他了,老嬷嬷,他不肯娶我!在这一切发生之后,他就这么说的:'我不干——有法律替我说话!'这是真的吗?"

"他是谁?"

- "瓦西卡,谢苗·卡普科夫的儿子……"
- "记着,别撒谎!"
- "那您干吗问我呢?我倒以为,您真想搭救我……"
- "够了,不由我一个人作主。得召开院务会议——在会上作 决定。你走吧!"

这全是玛丽奇卡告诉我的。

原来是为了这个缘故她才怕提起他的名字!对我来说玛丽奇卡从此以后是个陌路人了。可以怜悯她,帮助她,但不能心贴、心!我明白,应该宽恕她。但我不宽恕。真是悲痛交集啊。难道可以把自己委身给一个杀人凶犯的饿色鬼儿子?那让她自作自受去吧!

我到她那儿去。桌上、床上、椅子上全放满着东西。东西放着,而她自己坐在地板上,边哭边象准备过节似地在擦一双半统靴,她擦得很慢,免得弯下腰去。床上是件簇新的袈裟,袈裟上——念珠和头巾。

- "把这些拿去吧,安秋?"
- "慢着,嬷嬷们马上要开会,也许会作出什么决定来。"
- "能决定什么呢?"她象挨了下揍似地把头往颈里一缩。
- "你有钱吗?没有?那你就住到我家的房子里去吧。华西林卡在城里,全由你一人当家作主。"
- "房子有啥用……现在村子里人家会讲些什么哟!"玛丽奇卡喃喃地说。"我到妈妈那儿去,她总不会要我死……"
  - "你向老嬷嬷去要些钱,你总挣了几个工钱吧!"
  - "不用了,自己作孽,自己受罪。听天由命吧。"
  - "等一下,我有几个钱。"
  - "不用,我有,你自个儿要没钱用了。"
  - "嬷嬷们大概有钱。"

"不用,我不是讨饭的! 我啥也不要!"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懂吗——不是一个人啦!你既然不再 是修女,那就要做母亲了,懂吗?"

"我懂……我懂了又能上哪儿……"

"等一下!"说着我从禅房里跑了出去。

有的嬷嬷给钱时很爽气,好象等着人家来开口似的,另一些则把眼睛避开:"没有钱。"撒谎!有人给五十,有人一百,也有给一百五十的。开头我尽找年轻的嬷嬷们。年老的中间找了斐奥法尼娅和巴芙拉。斐奥法尼娅长吁短叹了半天,一边轻轻地说:"我的苦命孩子,还带着病哪!"——可一个子儿也不给。巴芙拉立刻掏出了一百。

"大家都是人,谁都难保呵。"

要上阿尔焦米娅那儿去吗?我在半路上停住了脚——她能 给得出些什么?何况她,弯腰曲背的,哪会懂得玛丽奇卡的罪 孽!但不管怎么样终究是教母呀!

"坐吧,"阿尔焦米娅端来一只小板凳。"玛丽奇卡打算上哪儿?"

我把知道的说了一遍。阿尔焦米娅坐了下来,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桌子。她那张桌子是橡木的,上面没用台布,也不铺报纸。阿尔焦米娅就这么久久地坐着,眼睛盯着橡木上的花纹。后来她伸直了头,用那双跟玛丽奇卡一样的天蓝色的、只不过已经混浊的眼睛望了望我。接着从窗台上拿起梳子,又打松了头发。

"长吗?"

她也不等我回答,就开始梳起头来。她的嘴里衔满了铁发 夹。等梳好了头,她站了起来。

"你出去。"

"叫我走?"

"出去一会儿。"

……我记得,还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栽了一棵杏树。树长在篱笆边。一天雷电交加,把树根掀起,把树干也扭弯了。母亲心痛这棵杏树,父亲也挺心痛。他常常走到杏树跟前,象对待一个生病的孩子似地抚摸着树干,他摸着,站着,心里回想起一些美好的或许是伤心的往事,叹息着。杏树的树干几乎挨着地面。而树梢虽象一头被打断了脊梁的猫那样蜷伏着,却还在繁衍枝蔓。父亲不去砍它——"让它活下去吧!"年复一年地过去。杏树恢复了元气,它重又绿叶葱葱,果实累累。只是终生弯曲,好象匍匐在地面上……

过去阿迦菲娅是这么活着的,现在阿尔焦米娅是这么活着的——虽说活着,却不能挺直腰杆子呵……

当我再走进去的时候,桌上放着五百卢布。一百卢布一张的。

"藏着办后事用的。慢着,"她按住我的手。"别跟玛丽奇卡 讲我把钱都给了她。"

"我不说。"

"对谁也别说。其实刚才干吗赶你出去?"阿尔焦米娅面有 愧色地说。"现在钱反正已经没有了。就让你看看,钱是怎么藏 的,对你也许有用处。"

她伛下身子,把地毯的花边掀起来,于是在地板上,在毯子的一只角下面露出了一个洞,她就在那里藏的钱。

"谁也不会知道。"

难道我活得到她这把年纪?!

在晚祷前老嬷嬷派人把我叫了去。

"整整二十五年没有出过这样的丑事!"

"老嬷嬷,玛丽奇卡没有罪!"

"你说什么?"老嬷嬷惊讶得目瞪口呆。

"您没懂我的意思!"

在我眼前出现了瓦西卡喜气洋洋、油光光的嘴脸,那是在他父亲被释放回来之后他们俩走在村子里的路上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这条毒蛇害得玛丽奇卡现在活受罪!

- "她不要,是他强迫的!"
- "那你就信了?"
- "我知道!"
- "你什么也不知道!姑娘的心是藏纳罪恶和诱惑之地。你回想一下,你自己不也是从红尘里及时得救的!对米特洛道拉嬷嬷我了解得比你透。"
  - "老嬷嬷,为什么了解得透——就是只了解一个人的坏处?"
  - "我叫你来不是让你提问的。你向嬷嬷们收钱来着?"

已经有人汇报了!

- "眼看就是冬天了,没钱叫她上哪儿去呀?"
- "上大旬斋去过的地方呗。"
- "老嬷嬷,您能资助她些钱吗?"
- "你的心意是难能可贵的,但这危险唷! 她拿钱去干啥用? 喝酒,放荡?……"
  - "老嬷嬷!"
- "别插嘴! 她犯下的——这是上帝列为禁戒的淫欲 邪行的 开端。"
  - "没钱她可活不下去呀!"

或许因为老嬷嬷看到了我的脸部神情,或许她单就想减轻一点怒气,她说话的口吻变了。

"你以为我是野兽,我不可怜她?我不是巴芙拉,我全明白。"

对,不是巴芙拉! 巴芙拉一下子就拿出了一百!

"我全明白。你是为一个嬷嬷着想。上帝嘱咐过要为旁人着想。可是谁来为修道院着想?想的不该是今日在世、明日无影无踪的米特洛道拉、斐克拉、阿拉,懂吗?不该是一两个嬷嬷,而该是整个修道院,它虽说是一个,却给了米特洛道拉和阿拉活命!离开了修道院我们能算个什么?风里的一棵草!米特洛道拉若是别人家的,那大家倒会去疼她、帮她。但要知道她是我们自己人哪!而当自己人从背后给你一拳的时候——饶恕不得啊!"老嬷嬷歇了口气。"你怎么不说话啦?动动脑筋想一想,你在叫大家干些什么:我们给她钱,而她却给我们绝了来路。这算是手足之情?"

老嬷嬷突然打了个颤,把脸转向门口——米特洛芳尼娅的 一双眼睛通过半开的门在朝里搜索。

"是做晚祷的时间了,院长嬷嬷。"

"多谢,监督司祭嬷嬷,我自己听到钟声就会知道的。" 门重又关上,这回声音可响得很。

"见到了吗?这就是我的眼睛。也正是这双眼睛在监视着我!现在你去想想那主要该操心的事——既是你的,也是每个人的:怎么去巩固我们的修道院,使它成为东正教的一块磐石!你心里想的是米特洛道拉,而我想的是苹果。既然上帝赐给了好年景,那末苹果可要运得远些,价钱卖得高些。卖得好价钱,我们就可以给院里拉上电线。如今困难已经不大了,只消从扎克鲁齐起竖立不多几根电线杆就行了。有了电灯——就会有进香客。那末,修道院有名声,嬷嬷们也喜欢。"

在晚祷时玛丽奇卡倚在一堵侧墙旁边站着。那儿高耸着显 圣者米尔里基斯基的长长的圣像。在玛丽奇卡的左右,嬷嬷们 好似划上了一条半圆形的界线,谁也不越过这条线。玛丽奇卡 紧挨着墙,仿佛尽量想同显圣者的圣像溶化为一体。

我走过去,跟她并排站着。米特洛芳尼娅的眼睛死盯住我 不放。

晚祷之后谁也不到餐堂里去,大家就这么分散地站在教堂 附近。刚下过一场细雨,青草喜悦地闪烁着银色的水珠。玛丽 奇卡到禅房里去了一趟,很快地就出来了,手里提了一只破旧的 木箱。

她走得很慢,但并不去注意脚下的路。她整个人好象变了 个样——穿了一双擦得发亮的黑色半统靴,一条三年前进修道 院时穿的浅色连衫裙。裙子熨得很平整。在腹部绷得紧紧的。 玛丽奇卡走着,高傲地昂着头。

她的脸尖削、透明。只差放进棺材里去了!

她走着,而我们站着不动。象三十根黑柱子竖在路边……

大家突然打了个颤,呆住了——玛丽奇卡在基督受难的十字架旁停了下来。大家也都注视起这个十字架来,好象是头一回见到似的。基督的雕像早已发锈,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时才发现了另外一件东西:在底座已经腐烂的十字架旁长着一株高高的山梨树。长长的尖齿形树叶,好似预感到秋日凋落的结局,于是最后一次地充满了犹如熟透了的、快要迸裂的山梨果实那种颜色的殷红如血的浆液。

玛丽奇卡把木箱放在草地上,弯下腰,系起鞋带来。大家这才松了口气。玛丽奇卡重又挺直身子,头也不回地往山脚下走去。

"嬷嬷们,难道可以这样吗?!她这是走的死路呀!"我叫了起来。

主啊,三十个孤独的灵魂,老死不相往来,彼此冷漠无情——任你离去,任你去葬身河底,葬身火海,与我也无关。主啊,没有

## 一个可贴心的人哪……

但是有人还为玛丽奇卡拿出过钱来哩!

大家一动也不动,只有巴芙拉走到我的跟前,耸着一只肩膀,高声地、一字一句地说:

"别可怜她,这儿不是她该待的地方!"她的话象是一枚枚大铜币铿然落在托盘上。

一下子大家慌忙地迈开脚步,谁也不看谁地往餐堂走去。

巴芙拉……可她还给过钱来着! 怎么会这样呢?……

连太阳也形容憔悴起来——它几乎不再发光,而向山背后 悄然隐去。一片寂静,仿佛刚才不曾有玛丽奇卡离去似的。

不多会儿云层压得更低,终于遮没了太阳。现在它们不再 是澹白色的,而象山梨树叶一样,仿佛被谁蒙上了一大片渗满血 水的布,而这殷红色的血水好象快要淌到地面上来了。

主啊,为什么人们是这样的呀?!

天色渐暗。在我们的禅房里有人倚在窗旁哀哀哭泣。我看 不清是谁,只见那抖动着的肩膀……

"她幸福……有人爱过她……孩子……"

这是阿尔焦米娅呀。斐克拉在安慰她,给她擦着眼泪。

阿尔焦米娅可有什么好哭的?难道她,弯腰曲背的,也懂得 星星会迸出火光?!她不过是一株打弯了的杏树——求活不得, 求死也不成哟!但那株杏树不管怎样还年年开花结果哩!

窗外天色全暗了。影子都黯淡下去而消逝不见了。打起雷来,接着细细的雨点象猫爪子似地在地上、台阶上、我们的房顶上敲打起来。它下得突然,停得也突然。过一会重又敲打起来,这回可敲得既笨重又粗野了。

大兩倾盆。风掀动着屋顶上的铁皮。铁皮嘎吱嘎吱地响着, 反抗着。花草树木瑟缩不安,远处的山峦、我们的教堂也瑟缩 不安。雨盖没了一切,因而大滴雨珠均匀地敲打窗台的声音更加清晰可闻了……

但愿玛丽奇卡来得及走到随便哪家的屋檐底下!

我好象这才第一次见到了阿尔焦米娅的伛背。"她幸福······ 有人爱过她······孩子·····"

"她干吗哭?难道阿尔焦米娅也幻想过爱情?"

斐克拉转眼盯着我看,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出于怜悯我, 而不是阿尔焦米娅,她说:

"你真傻。人家揍了你,但皮还没给揍烂。你可知道,二十年 前阿尔焦米娅怎么会弯腰曲背地到这儿来的吗?"

"怎么会的?"只为了别显得不知分寸,我才顺着她问道。

"她年轻时,还是在科帕恰修行的时候,她……哎,发生过和 玛丽奇卡大致相仿的事。孩子总算弄掉了,但是科帕恰的院长 给她定下一条惩戒——十年之内走路得弯着腰,眼睛只能往地 下看。而十年过后,当阿尔焦米娅想直起腰来的时候——已经 办不到了。"

原来为了这个缘故她把全部体已钱都给了玛丽奇卡!

"这可别传出去,是过去的事儿了,不该多提它了。我也是 昏了头讲了出来——是你把阿尔焦米娅奚落得太厉害了!"

主啊,瞧我们这平静的修道院!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斐克拉每次走出房间都要停下步来,深深地吸口气,又抬起 眼睛,轻声地说:"主啊,好大的恩德哟!"

确实,苹果结得丰硕极了!

在救主日以前嬷嬷们照规矩碰都不碰苹果。把落下的每只苹果都拣起来,送到库房里去,留着运出去卖。

"连最后一点钱都花上啦!"在订购木箱时院长叹息着说道。 可她眼睛里却流露出欢快的神情,仿佛变得年轻了似的。

九月里,圣母诞辰将临的时候,克鲁舍夫和科吉涅茨两村的人开始往我们这儿送苹果。有的是捐赠,一大部分是出售。到我们这里来要比到城里路近,收购的价格却都一样。对任何人都没有讲过我们要运出去卖,可人们到底还是打听到了!

卡普科夫成了山上的常客。他爱用手遮着眼睛。听说他眼睛有毛病,要避阳光。他在老嬷嬷的房里一待就是半天,每次他来,监督司祭以及秘书和司库都急忙跟着赶到院长那儿去。常常谈得连晚祷都要迟到。她们从来不把希麦昂神父请去。

到十月圣母节大家已经都知道卡普科夫要去卖苹果和核桃 了。到人多而没有果园的垦荒地或者北方去。卡普科夫是不会 吃亏的!

圣母节刚过,老嬷嬷就把我叫了去。佣人带着特别尊敬的神情用衣角为我把一只干净的方凳擦了一遍。老嬷嬷象赶蚊子似地挥了挥手,佣人就已经蹬着她那双皮鞋跑到穿堂里去了。

要谈什么呢?或许得到了什么关于玛丽奇卡的新消息吧? 她坐在我对面,把一只干枯的手搁在我的手上。多轻的手啊,象鸭绒做成似的!只见血管象粗线似地绗着皮肤,在皮肤下面藏着两条长长的隆起的蚯蚓。老嬷嬷一语不发,叹息着——大概还不能忘记玛丽奇卡的那件事吧……

"你啊,安秋……你看,我多么愿意叫你原来的名字,就好象你还是个小姑娘似的!"她脸上的皱纹堆起了一丝笑容。"时间过得真快,我老了,"她停了一会,然后用另一种语调说道:"我和嬷嬷们商议过了,决定委托你去办一件大事。你同意吗?"

"什么事呀?"

"你同意了,这就好啦。你识字,办事又认真……"

**看样子不是玛丽奇卡的事儿了。** 

"这儿没有谁比你更有文化的了,没有谁能比你办得更好……"

"是什么事儿呀?也许我做不来呢?" 院长没有听进我的话。

"……还能交给谁呢? 你得走一趟啊!"

到哪儿去啊?她明白了我的问题,严正地说道:

"他是个卑鄙之徒。不过上帝自会诅咒他,惩罚他,不该由 我们去多嘴。我们只能信托你来保护修道院哪,阿拉。"

我的各种猜测渐渐地化为一个花环——保护修道院,我该走那么一趟……可别是同谢苗·卡普科夫一道去吧?看来我的脸变了色,所以老嬷嬷才肯定地点了点头。

"是跟他一道!而且还在同一个车厢里!上帝就是这样来 检查信仰的力量啊,嬷嬷。用严厉的考验、难以忍受的苦痛来检 查……"

老嬷嬷忧郁地望着我,抚摸着我的头发。

"你自己想想看,嬷嬷中间有谁能搞得清楚:他有没有骗了我们?再说,在谁的面前他会象在你面前那样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呢?这一切我们都一道考虑过了。难道派你跟这个该上绞刑架的家伙去就这么轻快么?"她的声音好象就要哽住了,而眼睛里已经滚动着泪水了。

"好吧,老嬷嬷。"

"不,不! 谁也不想勉强你,就是可怜修道院啊。我知道谢苗一定会大捞一把,不然他是不会去的……可他要捞多少? 是抢个精光还是多少有点良心?而我们要用那些钱拉进电线来,还要改善一下嬷嬷们的生活,总不能一年到头地吃豆苗菜粥啊! 斋 戒好就好在它象圣容一样,高高超越于一切罪孽之上。但我们

一直吃斋,弄得嬷嬷们连牛油是什么味道都忘掉了。"

"我已经说过了,老嬷嬷,我去。"

"这就好啦。主要的是一块儿到那里,在卖苹果的时候注意 着他点。做完了买卖你们分别回来好了。"

"由谁到市场上去卖呢?"

"看你说的,我的孩子!这还用说嘛。谈生意、做买卖——这都由他办。向你要的只是一双眼睛,让他白天黑夜都感觉到它们!换上俗装,别让人家知道你出家人的身份。再带上个漂漂亮亮的花头巾。"

老嬷嬷真会平息痛处啊! 说来她做得也对。就拿玛丽奇卡这件事儿来说吧。仔细想想,院长又有什么办法呢? 难道能继续留她在这儿吗? 我们每走一步,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但是她为什么当着玛丽奇卡的面夸奖谢苗,而当着我的面又骂他呢?看来这就是出家人的忍耐心吧: 对什么都不回答,什么也不去想,一心为上帝祈祷、生活,驱掉一切杂念……

我到瓦尔瓦拉那里去领路费。司库是连一个戈比都不会爽爽快快地拿出来的。瓦尔瓦拉忌妒所有的人:忌妒米特洛芳尼娅的容貌,忌妒我十年制毕业(她自己念到六年级就辍学了),忌妒玛克丽娜,因为她象泥鳅那样的灵活。就连巴芙拉她也要忌妒,忌妒她的独立不羁。但又怎能怪罪瓦尔瓦拉呢?她生就一张马脸,又是麻子。高个儿,一点都不匀称,笨拙得要命。而一双眼睛又是淡得没个颜色,凶相十足。无论她穿上什么,衣服一上身只消五分钟就准变得又脏又绉。

当我走进她的房间时,米特洛芳尼娅和玛克丽娜都在。她们的脸各不相同,可是眼睛却都长得一个模样——凶狠狠的。

"我来领钱,嬷嬷。"

"不是来讨祝福的,这我知道!"

大伙听了瓦尔瓦拉的回答都大笑起来。她们坐在那儿,挺象一家子人,个个瞪着眼睛望着我,好象我是来败她们的家当似的。

瓦尔瓦拉出声地数着大张的五十卢布一张的票子。每数一 张她就恶狠狠地往手指上吐口唾沫。

"六百。"

"在哪儿签字?"

她们笑了起来,好象我说了句什么蠢话。她们认真地笑个 不停,尽惹着自己笑下去。

"嬷嬷,这是你还没有去掉尘世的观念。我们这儿是凭信誉,不用签字,"米特洛芳尼娅解释说。

"有些人就是走运,"玛克丽娜透过牙缝挤出了这么一句。 我该怎么办呢?就当作没听见?可大家都听到了呀!

"为什么说走运呢?"

"难道还不是吗?"瓦尔瓦拉火上给加了油。"有些人整天价干活,可有些人刚进修道院还没几天,马上就护送起苹果来了!"

"是你们自己信托我的呀!"

"自己,"玛克丽娜冷笑了一声,"你还是去谢谢老嬷嬷吧!" "我没贪图这个!"

"我们知道,你怎么个不贪图法!"玛克丽娜拉直了嗓子说, 把每个字劈面向我唾过来。"新簇簇的钞票谁个不爱!"

得了,要找岔儿,就由她去找吧!

"我是去定了。这样对修道院有利些——钱少缺掉点儿,当少上点儿。"

突然米特洛芳尼娅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阿拉说得对,她最有文化,是该她去。"

监督司祭重复了老嬷嬷的话,但是我无法分辨,她这是嘲弄 人,还是说正经的。

## 外面下着雨。下得好!

大卡车在山上接连吼叫了两天。谢苗和他的伙伴们,还有 嬷嬷们拖着一箱箱的苹果和胡桃,往车上装。

起先男人们都一本正经,规规矩矩。后来一看到我们干得不比他们差,胆子就壮起来了,开始嬉皮笑脸了。一个下流的家伙甚至伸手拍了拍玛克丽娜的背。秘书直起腰来,朝他鼻子上就是一拳。那个丑八鬼只是啐了一口唾沫,

"自己不要,也不让人家开开心,傻瓜!"

谢苗忙得可不亦乐乎。到处奔忙——又指挥男人,又帮助嬷嬷,又跟司机们办交涉。他用上衣的袖子揩着汗,一个劲儿地喘着粗气,就好象是他一个人拖来了全部木箱和麻袋,一个人装的车,又是他本人驾车送货到车站。老嬷嬷伸出干枯的手指头点了点他的背影,对我咬耳根说:

"看见了吧!一路上你跟他一起得象跟自己院子里的看家 狗一样!"

秋日的和暖渐渐逝去。从普鲁果夫山间牧场上送来阵阵寒意,眼看一场大雨就要来了。得赶紧出发才好!

"通车站的那条路可真够呛! 林场的圆木在这样的路上都要颠得开绽,而我们运的是娇滴滴的水果哟!唉,我们这个营生啊!"

谢苗从箱子里拿出一只红喷喷的苹果,指给老嬷嬷看,哪怕一条微不足道、极不显眼的伤痕过上一个星期也会毁掉整只苹果。要他发什么愁?又不是他的家产!

院长象慈母般地劝他放心。而等谢苗一走开,她又用手指一点,说:

"看见了吗?在这儿他已经在讲价钱了,在打烂苹果损耗的

主意了! 你的眼睛要紧盯住他呀!"

我是随最后一辆卡车到的车站。谢苗什么事也没让我干,就 好象我是阔太太,而他是我的佣人。

我们的车皮——锈黄色、长长的——停在靠里面的路轨上, 麻袋和木箱把车厢塞得满满的。

谢苗给一个铁路工作人员喊去了。他们俩谈了一阵子话, 又击了一下掌,就分手了。谢苗回到我的跟前。

"见到了吗?一下子一箱苹果就没啦。"

"到哪儿去了?"

谢苗象俱乐部里的魔术师那样做了一个手势。

"飞啦! 你们给我一箱苹果,而我给你们提前发车。"

"那您就给了?"

"你真还是个小娃娃!你知道,不然的话我们等发车得等多久?在这段时间里准有二十箱苹果烂得精光!"

谢苗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出发,而且那二十箱苹果也不会烂掉了。"看着他点!"可怎么看得住呀?还没有出发,一箱苹果已经不翼而飞了!

"这儿送掉一箱,到了之后——还得几箱。不! 在那儿单靠给苹果可办不成事喽! 你还是来瞧瞧,我们在车厢里安顿得怎么样。"

在车厢的一角装了只小铁炉子,烟管牢牢地插在天花板上。 靠炉子不远放着一箱煤。我把手提箱放在炉子旁边。谢苗望着 我,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气。

"怎么样?"

我想下车去,但他不让我下。

"看看里边的墙壁,我一手搞的!"

墙壁有什么好看的? 但我还是看了一下。墙壁上纵横交叉

地钉着薄木条,下面塞了些软乎乎的东西。我用手指一捅——手指陷进了一层厚实的纸里面。我把纸戳破一块,马上感到有些尖尖的东西刺着了指头。我凑到亮处一看,原来是块刨花。在这样的车厢里是不会挨冻的了!

天黑之前一切都安排就绪。我把铺位摊在离炉子不远的 那个角落里。我身边就是一堵由苹果砌起的高高的芬芳扑鼻的 墙。谢苗在靠近车门的地方给自己打了个铺位。

"开车啦!"他高兴地说。车身晃动了一下,刹时间又停住了, 之后它才轻巧地,象踩着滑雪板一样,越走越快地行驶起来。

得跟这个人装在一个苹果袋里走多少天呀?整天价面对面坐着,见的就是他那张毛糙糙的、长着一双象粘得只剩两条缝缝的小眼睛的脸,听的尽是他那嘿嘿的奸笑声……

我往墙那边挪了挪,蜷曲起双腿,哪怕跟他的笑声,跟他那 喑哑的、散发着烟臭的呼气再远开半米也好。

突然我想到,打早晨离开修道院起,除了两只苹果以外,我还没有吃过一口东西。于是拿出了面包和咸牛肉,摊放在一张报纸上。

"等一下,我把炉子烧得旺旺的,咱们来煮壶开水。"

谢苗往炉膛里填了煤,开始引火。在吹炉子的时候,他几乎俯倒在地板上。火光映得他的脸愈来愈红,渐渐地变得象块烧红了的铁皮。车厢暖和起来,叫人不由地想走得远远的,只要煤块一个劲儿地烧着,只要闻着那家乡独有的苹果香……可是突然间好象有种什么力量把我从卡普科夫旁边抛开去: 我父亲在那天深夜里面对的不也正是这张赤红的脸呀。卡普科夫的一副贼相不就成了他最后一次、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所见到的人脸……

……火光从旧炉子的条条隙缝中进窜出来。这只炉子恐怕 走遍了全国吧。也不知烤暖过多少人了!现在,在炉子上颤动 着一只凹瘪的茶壶。水快开了,茶壶开始咝咝发响---完全是家庭的风味。这把茶壶只要不是谢苗的,那该算十全十美啦!

火车走得既快又稳。车厢的小窗口已经蒙上了一层朦胧夜 色。到了夜间,只是偶然有一片天色一闪而过——原来我们行 驶在山谷之间。

茶壶里喷出了蒸汽。谢苗取出两只茶杯,往每只杯子里放了一撮茶叶,用开水沏起茶来。

我取出了自己的茶杯。

"不愿意用我的?"

他也不问我一声就拿起我的杯子,把它托在手里,小心翼翼地免得烫了手指,往里倒满了开水。

"要放点茶叶吗?"

"我自己有。"

"你要各管各。各管各——就各管各吧。"

在一九四五年那个冬天的夜晚他难道也是这样的殷勤善良?! 真恨不得一刀子戳进他的胸膛,戳进他的肚子,让他那肮脏的血淌满车厢!……我不能呀。看来是主在保佑着他免遭仇人的报复! 但保佑的是个怎么样的人呀?!

……跟谢苗待在一起的两个星期——简直是场噩梦,摆脱不了,沉睡不得……不过话说回来,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凡事他都自己干,从不强我所难,什么也不叫我动手———路上我象是个阔太太,老嬷嬷的话可算白说了:"你的眼睛盯着他——他就少偷些。"眼睛又顶什么用?如果我的耳朵里灌的尽是他的那些脏话,连五脏六腑都被沾污了?!每一次的贿赂,每一段"因为杀了你的父亲而尝到的铁窗风味"的经历,他所知道的每一件涉及老院长、监督司祭、嬷嬷们的秽闻,他都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你什么都得看看,都得听听!"似乎他精神上的幸福就在于给

一切事物、给所有的人都抹上一层最肮脏不过的烂泥浆! 嬷嬷中谁的存折上有多少钱,谁在哪里置了一幢房子,谁又不敢把钱存进储蓄所,免得人家盘问:钱哪来的? 谁的?——他全都一清二楚!他打哪儿知道的呢? 玛克丽娜和瓦尔瓦拉不见得会向他透露,说她们怕把钱带进城去,而藏在修道院里自己身边? 甭说存折了,就连每次哪位嬷嬷在城里看了回电影,他都知道! 好象他身上按了千百只肮脏的眼睛,用来监视我们所有人的一言一行!可他干吗要这样呢? 这里有什么乐趣,有什么好处?! 甚至我们嬷嬷戴上手表又碍着他什么事了?! "修女不能戴表!"——还有什么好说的! 手表到底怎么惹着他了呢?!

亏得他对老嬷嬷还算尊重:"她一没有存款,二没有房子,她一心只想把修道院攥在手里,生怕鼻涕眼泪粘不住它而四分五裂了!"天哪,这样的尊重还是免了的好!

我同他在一个车厢里待了整整八天! 千万只苹果也盖不过 他那股臭气! 难道说那都确有其事?! 干吗院长把我同他塞在一 只笼子里? 难道就派不出别人了吗?!

牢已经坐过了,好象也安分守己了,着手给瓦西卡盖新房子了,然而,一切都不如他的意——本来是个富农,终究还是富农——怪不得我父亲和他无法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这条毒蛇,什么都嫌少——宅边地太少,一头奶牛、一只肉猪也太少。"为什么不可以两口猪?为什么只是一头牛?而不是三头、四头——我那老婆子尽可以侍候它们,我又无求于人!"

而到了城里,到了市场上……就甭提了!那些肥头大耳的女人,听到他一声呼哨,全都飞奔而来为我们叫卖苹果,这群乌鸦好象专候着谢苗大驾光临?!她们全是一个长相,眼睛里都闪着谢苗的那种杀气——看谁偷得过谁?谢苗真是把那些女贩子个个制得服服贴贴!

……每到晚上只见钱、钱、钱……满桌子的钱。他象用杓子 拌粥那样用手把这些钱在桌子上拨弄来、拨弄去:"瞧瞧,学学吧,但愿上帝保佑你总是碰上象我这样的人!"然后他用白线把 钱扎起来,送到储蓄所去。

不得好死的!

他找起那些"头脑灵活的人"来又何等方便: 既有肯出具苹果腐烂证明的卫生检查医生(一经证明那批苹果就成了"外快"了!),又有市场上的女贩子……

所有的渣滓就象苍蝇见了大粪一样朝他麕集而来! "人分成傻瓜和会生活的人。自己会生活,也让人家生活。还有一种人尽是瞎起劲——那是些妨碍别人生活的人……"——这就是他的毕生智慧。每当他把一笔新偷来的钱塞进腰包的时候,非捧它出来炫耀一番不可!

我终于忍不住了,也不能再忍耐下去了:

"我把一切都讲出去!"

他惋惜地看了看我。然后脱下帽子,把粘成一团的头发拉 拉平,懒洋洋地摇了摇头。

"我对你开导啊,又开导,可你仍然是个傻瓜。对谁,你倒说说看,对谁去讲啊?"

"我会找得到!"

"我知道你找得到。那又怎么样呢?你的旁证人在哪儿,笔据又在哪儿?其实,证明也好,贿赂也好——我全是瞎说说的。而你是我的帮手、同伙!又有谁会相信你这么一个修女?而我是集体农庄庄员!你算是什么人?哼,你算老儿,也值得人家信任?"

"反正我要讲,"我重复了一句,口气已经不强硬了。

"说得对, 闺女! 赶快去, 去讲吧! 抓我去坐牢吧! 但你要

放明白——你那个鸟修道院准给砸个稀巴烂,而你和你的那位老嬷嬷也跟它落得个同样的下场。那些嬷嬷们即使不跟我一起去坐牢,也只得去沿街讨饭。我现在可是识字啦,法律条条精通!你肯定得跟我一起去坐牢——这点我可以担保,而他们,"他伸出一个手指头往背后点了点,"将举行一次公开审判。到那个时候报纸就会热闹起来:'披袈裟的投机商。'或者可以写——'十字架和秤砣。'怎么样,挑一个你中意的标题吧,啊!你说得倒真聪明:'不合上帝的意志'。那末你这位天良的化身,就请你告诉我,运苹果做投机买卖——这'合上帝的意志'吗?从庄稼人手里把他们用血汗挣得的每一个戈比骗来,转眼获利成倍——这也'合上帝的意志'?你干吗坐着不动?快跑嘛!上民警所,上法院,上检察院去呀!"

最后一天,当在这个满街灰尘的城市里钱全都收齐之后,谢 苗在桌子旁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双腿一叉,把手撑在膝盖上。

"有一次我从新垦地回到胡斯特。身边带着很多钱。一来就碰上了得米特洛·罗曼。我俩乘兴灌了半公升酒,然后每人又来了个二百毫升。又碰上了一个朋友——三个人又干了个半公升。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感到眼看连自己都要记不得了。可我身上带着一大笔钱哪!猛抬头一看,这不是储蓄所么!嗨,我想,没话说——还不是上天保佑我!我就胡乱填了张存单,把钱存了。早上醒来——钱不见啦!我找呀找的——摸到了一本存折。我拔腿就跑去提款。人家对我说,不行。您拿的是别人的存折,签字不是您的。我给他们看带照片的身份证。他们说,现在我们信了,可钱还是不能付。劳驾到州里去打个证明来。我就去找得米特洛。我们俩想来想去,到了晚上他突然朝我肩上猛打一拳:'咱们喝了多少,想起来了吗?'两人掐指算了一下。第二天早晨,象上一天一样,又去喝了一通,只不过次序相反而已:

先来三个人的一份,然后每人二百毫升,如此等等。好不容易走到了储蓄所。我在领款单上签了个名儿,窗口里仍是第一天的那个班。'瞧他,他们说,前天的酒还没醒哪!'而这回我的签字,嗨,跟第一天的可一模一样!窗口里面的那个姑娘咯咯地笑,笑得头发都直抖索——她那长头发现在好象仍旧在我的眼前,火黄火黄的!她说:'下回您就把钱存在领款人的户头上,然后就放开量地去喝您的酒吧。您随时都可以取到自己的钱。'他们出的点子可真妙——我把钱存上,但不留本人姓名。拿着这个存折,我随时随便凭哪种签字都可以提款——清醒着行,喝醉了也行!"

他讲这些干什么,关我什么事?我想的却是另一桩事——我没能摸清钱的来龙去脉,他跟那些贩子们自有一本私帐!……但是在储蓄所里倒已经存放了十万七千啦。'

"那就这样吧,"他不慌不忙出声地盘算着说。"我们交给老院长八万。伙计们得给一些。而这是我分给你的,"说着他塞过来一个用报纸裹着的大包。

"这算什么?"

"你的一份,五千,一百卢布一张的。拿去,拿去吧!我也不会叫自己吃亏。我得盖房子,得给瓦西卡娶媳妇。就是为了这个我才跑这么一趟的。你呢,有你自己的打算。"

"我什么打算也没有!"

他把握着一包钱的手伸了好半天。

"把手缩在背后?! 你给我好好记着点, 听见吗? 关于我, 你什么证据也拿不出, 反而会弄得人人知道, 你是怎么把五千卢布捞到手的! 怎么样, 还让我一直把手伸着?!"

果真人家会信他?! 看样子别人都会相信的! 那末,老嬷嬷 呢?…… 他把手缩了回去,哈哈大笑起来。

"你真逗,哎唷,真笑死人!"

他终于收住了笑, 眼睛不瞧着我说道:

"随你的便吧。现在为了你可得把一笔血汗钱花在信托费上啦。记着,钱存在胡斯特,开的是领款人的户头。存折在我这儿,你什么时候要,就来拿好了。"

那天夜里我没睡着。过去的一切一幕幕重现在我的眼前:又是修道院里的日日夜夜,又是这两个星期……不得好死的惯窃犯! 手里捏着一叠不干不净的证明单,还在打鼾哩! 他交给修道院的将不是十万七千,连十万也不到,而仅有八万。怪不得老嬷嬷派我出来的时候就 预料 到了:"防着他点,免得他太……"。但又有谁会规规矩矩地只把苹果和胡桃卖掉,然后把钱如数交给修道院呢?我把我所认识的人——有出家的,也有许多在俗的——一一数遍了,但找不出这么个人来。又有谁会同意去干这种勾当呢? 而他却干得出来。甚至对我也使上了钱! 也许他是为了过去的那件事而赎买我的宽恕吧?……不,绝不是!这条毒蛇,他这是买通我不给他声张出去! 我可怎么向老院长和嬷嬷们交代呢?……

我彻夜辗转不能入眠。在这个陌生的、灰尘弥漫的城市里, 忽远忽近地通宵听得见沉重的汽车隆隆的行驶声。司机们想必 已经吃到了我们的苹果。连他们的孩子也吃到了。

迟迟不能入睡。听说,把电接到我们那里得花四万卢布。那就是说,用在嬷嬷身上四万,加上我的一份——共四万五千。到了天快亮的时候我心里才出现了一些明朗的感觉,于是我睡着了,虽说乱梦不断,睡的时间也不长——这下子嬷嬷们在餐堂里吃的将不只是苞米粥了,还会有鲜肉、咸牛肉和酸奶油了。大家多少可以给自己添置一点衣服和鞋袜。

也许我不虚此行,跟这条毒蛇在一个车厢里走了这一趟 吧……

## 五

……当我终于走下公共汽车,站在我们那条公路上,见到修 道院所在的那座山的时候,只是在那个时候,我方才明白——我 到家了! 仿佛我哪儿也没有去过,而只是做了一场恶梦而已……

、我多么难得有机会远眺一下修道院啊! 两艘小航船停泊在山巅,高耸着它们的桅杆。只是这两艘船从不漂洋过海——这是我远途跋涉归来了。

谢苗设法早我一步到家,并且已经把事情了结了。

斐克拉见了我, 捂着心窝呆了半晌, 然后朝我划了个十字, 好象见了个鬼魂似的。

"走!"她边说边神秘地微笑着。

我们不是往自己的禅房,而不知为什么上院长的屋子那边 走去。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斐克拉居然问也不问一声就推开 了玛克丽娜和瓦尔瓦拉禅房的门。

这是怎么回事? 墙上挂的竟是斐克拉的壁毯, 在一个墙角 里是她的圣像, 在另一个墙角里是我的!

以前,当太阳晒进我们的禅房的时候,斐克拉的织锦壁毯就大放光彩——沉睡的颜色重新显得鲜艳夺目:红色饱含樱桃的浓浓的血红果汁,绿色——郁郁葱葱的青草浆液,而在发蔫的橙黄色条纹上金子的熔液在蜿蜒流动……

现在,街上阳光灿烂,而壁毯黯淡无光。由此,一种不祥的预感把心都揪得发疼——在这间禅房里不可能有我们的幸福……

"我俩住在这儿啦,而秘书和司库搬在我们的老地方。" "出了什么事儿啦?"

斐克拉把一只手指贴在嘴唇边,又用眼睛瞄了一下那扇把 我们的和老嬷嬷的禅房分隔开来的已经钉死的门。现在我的床 刚好把这扇棕色的门遮住一半,活象把它拦腰截断的样子。

这时在房门口已经出现了院长的女侍。

"嬷嬷,老嬷嬷请您上她那儿去一趟。"

"去吧,去吧,咱们回头再聊个痛快,"斐克拉推着我起身。 上院长屋里的路从来不曾这么近过。

我向院长问好后,就惊讶得愣住了:在靠窗的墙角里端坐着米特洛芳尼娅。而且她的目光对我竟流露出十二分的情意。 奇哉怪也!由于不习惯我连眼睛都眯起来了——老嬷嬷居然同 米特洛芳尼娅在一块儿?……

"干吗象个外人似的站着?坐下吧。让我好好看看你。累了吧?"

"还好,老嬷嬷。"

"可我和米特洛芳尼娅嬷嬷真是说不出的担心哪!谢苗没 欺侮着你吧?"

"没有。"

"一路顺当吧?"

"嗳……"

"他偷得还知分寸?"

我把眼睛避了开去。她怎么对谢苗了如指掌啊?!

老嬷嬷从我嘴里没有听到答话。

"啊,罪过罪过!我明白,你讨厌提起这个冤家对头,"她转身对米特洛芳尼娅说,"可怜的孩子,整整两个星期朝夕处在一起!这简直是一大功绩呵!"

"确实是一大功绩!"监督司祭一口同意。

我定睛细看了一下米特洛芳尼娅: 眉毛秀长且弯如新月, 碧蓝的眼睛如宝石一般, 神采奕奕, 顾盼流利, 皮肤又是娇嫩欲滴, 而唇边一丝微笑欲隐似露。她真配去演电影!

老嬷嬷叹了口气,但接着就问起正事来。

"谢苗带回了八万。他说,烂了不少,是吗?"

"是不少,"我点了下头,但不敢正眼去瞧她。

我不能有别的回答。照实说吗?可该说的又何止一张买来的证明……不,老嬷嬷不会想听这些,而且也不会原谅我的。

"不少,证明里都写着哩。"

"好哇,大功已经告成,全靠上帝保佑。我们把电一接来,远村的百姓就都会来进香。嬷嬷们的生活也就能改善些了。"

"总不能光吃苞米粥啊!"我情不自禁地说。

两位嬷嬷相互看了一眼。

"罪过啊,人是罪孽深重啊,"院长好似没有听见我的这句话,自言自语地说,"而最大的罪孽之一,就是人的忘恩负义。最可悲的是,阿拉,我们的这些嬷嬷也不例外……而你呢?"

我没有力量背转身去。她的目光咄咄逼人地在问我:"你知道吗?"

可您这是指什么呀,老嬷嬷?

"我不知道,"我轻声地吐出了这么个答复。

她把身子仰靠在椅子的靠背上。一只枯瘦的拳头在桌上发颤。

"你是个正直的修女。我同米特洛芳尼娅嬷嬷商议过了,我们决定:应该让你准备接受高贵的荣誉——削发穿上披裳……"

原来是这么回事! 不是人人可以削发穿披裳的呀!

"……而只有对穿披裳的修女我们才能够信托最重要的事。

你将被提为司库,或许是秘书。"

我这才开始有点明白了……恐怕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跟斐克拉现在才住上了最暖和的禅房吧?……不,还是开诚布公的好。

"难道玛克丽娜和瓦尔瓦拉已经不称职了吗?"

"话不是那么说。我和米特洛芳尼娅嬷嬷是这么想的,凭你 这样的文化程度和对祈祷的笃诚,不止能在牛栏里工作。因此 才让你和斐克拉搬过来,更贴心一点。"

"谢谢啦,老嬷嬷。"

她们还有什么没有交谈过呀? 老院长甚至跟米特洛芳尼娅 言归于好了!

"也该谢谢你对修道院做出的贡献啊。"

当我回到禅房里的时候,嬷嬷们已经候在那儿了。来的有 伊拉丽娅和她的母亲、阿尔焦米娅、玛芙丽基娅和塔吉安娜。斐 克拉已经请大家都坐了,在紧靠杨木劈柴挨着炉子的地方让我 坐了下来。木柴散发着一股夏日的蘑菇香。嬷嬷中还有哪个没 到呢?……

"巴芙拉在哪儿?"

嬷嬷们相互看了一眼。斐克拉瞥了一下我床后的那扇门。

"巴芙拉走了,离开了,"然后又小声地加了一句,"待会儿再说……"

"到了不少城市吧?"缝工玛芙丽基娅问道。

我想起了那唯一到过的灰尘飞扬的城市,它的那个市场和 成群的麻雀,不禁笑了一下。

"看见狮子了吗?"玛芙丽基娅追问着。

"没有,"我回答说,这时我想起了城市里晚上五颜六色的玻璃窗。

突然我心中感到一阵轻松。待在自己人中间有多好呀。

"城里人束的是什么样的腰带?"玛芙丽基娅问个不停。"是 这样的吗?"

我早已发现嬷嬷们都束着一种同样的腰带——塑料的,中间还有杂色的花纹。

"好漂亮哪!"

"你没见过……"缝工大失所望。"我倒以为大城市里时兴这种哩!"

"村百货店一进这种货,咱们的人就去抢购一空,"伊拉丽娅 解释说。

"那谢苗怎么样?"叶芙多基娅严肃地问道。

"没啥。"

"这就是啦!"

嬷嬷们大笑起来。

"老嬷嬷可警告过他了:如果他敢欺侮你,我们全修道院都要诅咒他!"伊拉丽娅说。

亲爱的嬷嬷们啊!她们真象小孩子在玩布娃娃似的。你命令它:"坐着!"——它就坐着,怪听话的!她们以为谢苗也是个布娃娃,只不过是个会说话的而已……不,并不是嬷嬷们幼稚可笑,而是我老了十岁!

"你们一路怎么走的?"

"城里人是怎么个样子?"

"年轻人多吗?"

"你自己也在市场上摆过摊?"

"谢苗花招耍得厉害吧?"

"那么多的钱你们搁在哪儿呀?"

嬷嬷们的问话象决了堤的水拦也拦不住。我想一一回答,却 没办法那么做。嬷嬷们用既爱慕又尊敬的目光瞧着我,她们确 信我到过了不少神秘的地方,见过了她们一辈子也没有眼福见到的稀罕事。

我讲了件该使大家开心的消息:

"带回来的钱可真不少!这下我们可以用上电了,老嬷嬷也能够拿得出钱来派各种用场了。"

虽说只是一份小小的幸福,也算不错了吧。有了它日子总可以好过一些。可是嬷嬷们并不兴奋。

"你好象乍到修道院似的,"叶芙多基娅把手一挥说。

有人敲了下门。玛克丽娜和瓦尔瓦拉轻手轻脚,好象是进一个陌生房间似地,走了进来。

"一路上好吧,嬷嬷?"

"多谢,老嬷嬷想必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玛克丽娜的嘴唇抿得紧紧的,瓦尔瓦拉的马脸拉得比雀常 更长。嬷嬷们都忍住了笑。

"你们住在新的禅房里觉得怎样?"

她们每问一句,都是想从我口里掏出点什么话来。

"离冬季教堂近一些。"

"做祈祷是方便了,"玛克丽娜赞同说。

"那你们住在新的禅房里觉得怎样?"

玛芙丽基娅噗哧笑出声来,她赶紧跑出屋去。其余的嬷嬷 勉强地忍住了笑。瓦尔瓦拉的脸猛地抽搐了一下。

"可不该这么高傲吧?"

"那我说了些什么呢?"

"说真的,瓦尔瓦拉,你今天心情不大好,"玛克丽娜两片薄得几乎看不见的嘴唇咧了开来强作了个微笑。"禅房挺好的,嬷嬷。比我们的大,离嬷嬷们又都近。"

话不投机, 又没有地方可坐, 瓦尔瓦拉和玛克丽娜就此告

辞了。

"她们的王朝结束啦,"叶芙多基娅嘟囔了一句。

大家都想说同一桩事。但不便在这儿说。晚祷钟响了,于 是嬷嬷们各自匆匆回去了。

在餐堂里谁也不读圣者传记。我发现嬷嬷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老嬷嬷象通常那样坐着首位。紧挨着她——紧挨着,而不是稍远一点——是米特洛芳尼娅。瓦尔瓦拉和玛克丽娜不是象往常那样坐在老嬷嬷的右侧,而坐在她们刚进修道院时派定的地方——在饭桌的中段。

我感觉到人们向我投来的目光——有的友善,有的疑惧。

出了什么事啦? 巴芙拉为什么走了? 这两位又怎么会失宠了? 我悄悄地碰了碰老嬷嬷的女侍,用眼睛点了下那两位——"为什么?"

"你自己很快就要坐到那儿去啦,"她往老嬷嬷那个方向点了下头。

原来如此! 老院长的暗示显然对嬷嬷们都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去当秘书,当司库?给自己招来修道院一半人的忌妒,赢得另外一半人的阿谀奉承?多谢,我可不干!

斐克拉有事耽搁在牛栏里。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也好,便于四周看看,习惯一下新的地方。斐克拉哪来的本事把东西都搬了过来?可怜的斐克拉!圣像给钉得多么经心哪。如果光看圣像,你简直不能相信已经搬过家了。不,确实搬过了——那儿有两扇窗,这儿只有一扇。那儿天花板要高些。这儿地板不会嘎吱嘎吱地响。

我没有听到脚步声, 斐克拉已经进了屋。

"谢天谢地,我们又在一块儿啦!你不在的时候出了些什么

事哟! ……不得了!"斐克拉用一个指头抵住嘴唇,然后悄声地说了起来。"你走后第二天,费奥多尔神父做完了母神弥撒就病倒了。请来了奥列娜大夫,她又挂电话到区里,叫来了救护车,把神父送进了城。"

"神父确实老了! 医生是怎么说的?"

"这倒没人说起。前脚把神父送走,彼得·考苏尔卡——那个富农,二十人教务会中的蛮汉就……"

"就怎么啦?"。

"那个蛮汉后脚就找老嬷嬷商量事儿来了。这都是老嬷嬷的 女侍告诉我的。'老嬷嬷,您看派谁上我们教区来好啊?费奥多 尔神父老了,该把他裁掉啦。嗓音既不行,力气也没有---靠他 募捐箱里进款多不了。'老嬷嬷说:'我倒是物色了一位教士。他 正值壮年——才四十岁,嗓音也洪亮。一心扑在祈祷上。同二十 人教务会也始终融洽相处。他就是哈里顿神父~~~一位修士司 祭,如今在小湖教区。'那一位搔了搔耳根说:'您的侄儿喽?''侄 儿。''找个新神父,'彼得说,'可要办得细心周到,这不比买卖洋 葱,而倒象娶个婆娘一样——既要看看长相,还得摸摸屁股!' 他走的时候说,去跟二十人教务会商量商量。第二天他来了: '都同意了,他说,不过有言在先: 别处什么规矩不去管它,而在 我们教区里带头的牛是公的,可不是母的!'老嬷嬷差点要把他 轰出门去,但后来却相安无事,两人还喝了莫斯科牌白酒,把事 儿谈妥了, 最后拟了一封给主教辖区的信。打这以后可就热闹 起来啦! 米特洛芳尼娅开心得浑身是劲儿, 样样事情上都顺着老 嬷嬷, 而玛克丽娜和瓦尔瓦拉却是尽闹别扭: '哈里顿现在就对 我们的事儿样样插手了,往后有了他就根本别想安生了!'咱们 的老神父支持她们俩:'这对他来讲,'他说,'不过是个过渡而已! 这个滑头,他对我的位置垂涎三尺哟!''过渡'——这是什么意

思,安秋?"

"往下说,往下说!"

"这下可闹得不可开交!接连两天咱们这儿就是闹得个鸡犬不宁,到了第三天,巴芙拉去找院长:'我不愿意在这种交易所的乌烟瘴气中生活下去。把钱还给我——我马上就离开这儿!'大家见巴芙拉要走既是高兴,可又是不乐意把奉献还给她。四千卢布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他们五个人一起把巴芙拉骂得个狗血喷头!而她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还我钱,咱们分道扬镳!'"

- "那嬷嬷们呢?"
- "什么嬷嬷们?"斐克拉莫名其妙。
- "她们帮谁说话?"
- "你怎么啦,你还不了解嬷嬷们?她们只是背地里唧唧咕咕罢了,要她们大声说出来——才没那回事儿呢。"
  - "一群绵羊!"
  - "一点不错,一群绵羊。不然怎么会上这儿来?"
  - "那后来呢?"
- "嘘,小声点!他们争呀,吵呀,最后还是决定把钱还给巴芙拉,不过要她守口如瓶。"
  - "那她呢?"
- "拿到钱就走啦。'良心叫我怎么办,'她说,'我就怎么办。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半句不漏。'后来又吵了一通,大前天 老嬷嬷对玛克丽娜和瓦尔瓦拉说,她连看也不愿意看到她们,要 她们从这儿搬走。就这样我和你住到这儿来了。"
  - "是她们自己挑上了我们的禅房?"
  - "是老嬷嬷和米特洛芳尼娅的命令!"
  - "米特洛芳尼娅干吗支持老嬷嬷呢?"

"我怎么知道监督司祭打的是什么主意?" 斐克拉神秘地微微一笑。"凡她自己做的事,由她自己在上帝面前负责! 咱们等着瞧,看新来的神父怎么主持村里的教务吧。"

噢,哈里顿神父谁见了都喜欢! 高高的个儿,一表人材,一 双大眼睛越过你头顶望着远处。咱们这里的事儿他都一清二 楚。当然啦,老嬷嬷巴不得让他来代替希麦昂神父。近来咱们 这位神父尽往洛恰村里跑。打那儿回来主持晚祷的时候,总是 醉眼朦胧,喜形于色。有时神父晚餐后再去村里。是换上了俗 装才走。可是路反正就只那么一条,你只消走过修道院的墓地, 久处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咱们神父的那颗心还年轻着哩!

看来我的眼光不同了: 还是有生第一天在我的头脑里钻出 了出家人不该有的猜想……

老嬷嬷尽说巴芙拉的坏话。当然,巴芙拉做得未免有点忘 **恩**负义。但又有什么值得感恩戴德的呢?何况巴芙拉把一切都 大声地讲了出来!我记得,在胡斯特有位游客跟女售货员争了 起来。因为她没有称足香肠的份量。她转身问站在他背后的一位米斯兹村的大叔:

"难道这有半公斤?您瞧瞧秤,同志!" 而那位大叔只是笑着。

"有啥好看的?依我说,您——好,她——也好!"

"那末,隔壁房子着了火——这也'好'?"

"也好。那又不是我的。"

对我们这些嬷嬷来讲,随便什么都 "好"。修道院香火兴 田——好,修道院化为灰烬——也好。只要她自己的那间禅房 保全就行了。有哈里顿——好,没哈里顿——也好……一群绵 羊!

而也可能,嬷嬷们只是因为看到头头们在明争暗斗而幸灾

## 乐祸呢?

主啊! 难道说现在我也得用谢苗的眼光去观察生活了吗?

六

几场初雪之后不久天又回暖, 地也解冻了。

好景不长,现在寒气逼人。修道院里的勾心斗角也被大雪压下去了。"是你,"嬷嬷们对我说,"给我们带来了安宁、钱和光明。"她们这是指的电灯。电线杆已经竖起,电线也已拉上。祭堂和间间禅房里都装上了亮晶晶的灯泡。还有带两个按钮——一红一白——的黑色开关。一时还点不上灯,缺着点什么东西。

夜长了。若能随我的心意,真想整个冬季都睡在梦中!新 禅房多暖和哟!尽管外面寒风凛冽,而我和斐克拉牙齿从不打 战。真有点不习惯哪!玛克丽娜和瓦尔瓦拉见了我再不打招呼 了。

教母眼看着一天天衰老下去。她常常心痛。在这种时候她 就不上餐堂吃饭,可是弥撒却从不脱掉一次。

"您上医士那儿去看看吧!"

"她也无能为力啊。咱们快永别啦,安秋……"

"干吗说这种话呀!"

她并不惧怕,只是把头摇摇——仿佛在说:我知道。

"人世上就是这么个规矩。我给叶芙帕拉克西娅阖上眼睛,你将给我阖上眼睛。不由我们去改变这个规矩。只求上帝让我活到看见修道院全点上电灯!"

这就是她最大的愿望了。

我去见院长。

"老嬷嬷,得给斐克拉治病啊!"

"一切全掌握在上帝手里,阿拉。没他的旨意连一根头发也 落不下来!"

"该请位大夫来!"

. "大夫顶什么用,如果上帝不给人放宽寿限?"

可是在老嬷嬷的窗台上摆着一大堆的药水瓶、药膏、药粉!

有一天在扎克鲁齐我赶上了医士,奥列娜向四周看了一下, 不见旁人,只有一条布满结了冰的水洼的大路。

"很难说她害的是什么病。得先看看。叫她上地段 医 院 或者上区里去一趟吧。"

"她不肯去。"

奥列娜耸了耸肩。

"那为什么她不上我这儿来?你们的人常来的嘛。下山不便的话,就让她到扎克鲁齐来。就这么讲定,她上谁家去都行,就到鲁赫家吧。每逢星期三我作巡回防治医疗,我要去看鲁赫他妈妈,顺便给斐克拉检查一下。"

"她不会同意的。"

"那末,你上我这儿来一下,我给开药。"

每当斐克拉心痛发作的时候,我就把从巴恰耶夫大寺院带来的圣饼递给她。圣饼很大,还是去年的,上面印着一个很精细的、好象剪贴上去似的圣母像。圣饼同庇护女神的圣像一起放在斐克拉枕边。斐克拉双手捧起圣饼,把它挨近自己的脸,顿时教母的眼睛流露出一丝暖意。

"好过些啦……能暖暖和和的归天就心满意足了……"

有时天气既暖和,又生气盎然。太阳高高地悬在空中,好似它要叫冰雪消融,让人们换上春装,把园林点缀成片片绿荫。但全没有呵——只不过暖了一天,从垂挂在祭堂屋檐下的光溜溜的冰柱上不声不响地滴下几滴晶莹洁白的水珠而已。

就在这样的一天里, 柯巴尼契上我们这儿来了。

关于他, 听是听说过, 但从没见过他面。自去年起, 他当上 了集体农庄党组织书记。他本人是柯帕恰人。

大家老远就发觉了他,因为他是从大路来的。起初大家没看清,是谁来了。后来可着了慌。院长自己没有出来,派出了米特洛芳尼娅。

他顺着积雪的土豆地拾级而上。嬷嬷们都站在祭堂前面, 就跟八月里玛丽奇卡离别的那回一样……

他停下步,把我们打量了一下,行了个礼。

"姑娘们,你们干吗这么慌张啊?怕不是出了什么倒霉事儿啦?"

他的脸胖胖的,而且象被火烤过似的,鼻子很小,而眼睛很 活泼。

"您来见谁?"米特洛芳尼娅问道。

"见您……"

"见我?"

"见您和这儿诸位。不过,既然你们全这么愁容满面,那我还是先去见负责人吧。"

米特洛芳尼娅引他去见院长。我们继续站着。一等他们走 开,嬷嬷们都低声议论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呀?

我们这儿不时有首长来。连宗教事务专员有时也来。他瘦高身材,神色阴郁,但从不叫人为难。他询问我们的生活、教务, 搔着下颏,仿佛在说:"唉,姑娘们哪,姑娘们哪……"

但这个柯巴尼契跑来又有何公干呢?

他从老嬷嬷那儿出来,就在教堂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

"姑娘们,你们干吗站着呀?"

嬷嬷们搬出椅子,围成半圆形坐了下来,默默地打量着柯巴

尼契。

"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嬷嬷中有的微微含笑,有的垂下了眼睑。

"多谢,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你们这儿有什么新鲜事儿可以谈谈吗?"

"我们这儿一切照旧,"玛芙丽基娅简单干脆地回答说,"原来怎么过日子,现在也就那么过。"

坐在台阶上的柯巴尼契显得有点局促不安——第一个回合 没有成功。嬷嬷们满怀好奇地瞧着他——看书记这下怎么对付 法?

"有什么愿望吗?也许想问些个什么吧?"

"凭什么权利硬割去了我们一公顷土地?"瓦尔瓦拉恶狠狠 地脱口而出。

"为什么今年夏播以后就不让我们去农庄干活?难道嫌我们活干得不好?"玛尔法满脸委屈地说。

"嬷嬷们,嬷嬷们!别七嘴八舌的,"米特洛芳尼娅忙来劝阻 她们。

"问题倒也在理,"书记表示同意。"不过你们得知道,连上 帝也未必能解答所有的'为什么'!"

"难道说我们……"玛克丽娜刚想开口,嬷嬷们都嘘起来叫她别响。

"这一公顷土地割得是有道理的。去年我们核算了一下,你们共有多少人,每人该有多少地,由于考虑到人人都给宅边地, 所以也给你们留下了。至于到农庄里去干活的事,问题就比较 复杂了……"柯巴尼契踌躇了一下,思索着如何答复。接着他突 然转守为攻:"可你们不是农庄的成员哪!你们自己也清楚,我 们的劳动日收益并不富裕……" "怎么,我们干活不好吗?还是我们要拿大工钱来着?"玛尔 法满腔委屈,柯巴尼契这才意识到事关重大。

"不,姑娘们。讲劳动你们都是能手,你们的劳动纪律也顶 刮刮。至于为什么去年没有请你们去,说实话:我并不知道。这 件事没跟我商量过。"

说着他垂下了眼睛,于是大家明白了,谈这个问题使他为难,也使他不愉快。不过柯巴尼契还是乐意给我们个答复,所以他才这么说了。

"今年夏天我们一定和以前一样吸收你们来一起干。这既对你们,也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这时冷不防玛克丽娜天真地、仿佛她真的不知道似地问道: "您结婚了吗?"

"结婚了。"

"孩子也有了?"

"有个儿子,四岁。"

"他受过洗礼吗?"玛克丽娜缠住不放。

"嗨,三句不离本行,生虱子的念念不忘澡堂! 受过洗礼了。" 嬷嬷们都乐了。 ◆

"是奶奶趁我和老婆去度假的时候给孩子行的洗礼。"

"您瞧瞧!"

"什么'您瞧瞧'?我又不想要这样,我老婆也不愿意。"

他不说假话,也不回避问题,看来,他什么都愿意谈。大概正因为这个缘故谁也不想再向他提那些刁钻古怪的问题了。

"姑娘们,你们盘问了我半天,问得我脸都红了!那末,你们自己是怎么生活的呢?不错,祈祷、干活、吃斋,可除此之外从山上还看到些什么吗?"

嬷嬷们都大笑起来。

- "我们可什么也不需要。"
-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 "有什么好感兴趣的呢?"伊拉丽娅大为惊奇。
- "这世界可比修道院大哟!"
- "它归它,我们归我们,我们又不是俗人,"瓦尔瓦拉板着脸说。
- "'自归自',这是过时的哲学啦!关于卫星你们总听说过吧?" 米特洛芳尼娅神色顿时紧张起来。但嬷嬷们却对卫星无动 于衷。
  - "读到过一些……"
  - "那你们能够设想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吗?"
  - 可是柯巴尼契在任何一张脸上依然见不到丝毫兴趣。
  - "人们胡诌的东西还少吗,"瓦尔瓦拉把手一挥,说。
  - "您以为这是胡诌?"

"那还能不是!"瓦尔瓦拉全身抖动了一下。"您把我们当傻子看待?我们说不定也在学校里念过书哩。凡人的眼睛见不着神圣的天使,而您倒说起什么卫星来了,什么它们看得见,又听得到,又象星星那么飞着!干吗骗人呢?!"

柯巴尼契神情严肃地听着,甚至还朝瓦尔瓦拉不住地点头,好象同意她的话似的。

- "可你们知道吗,人快飞向宇宙啦!"
- "胡诌!"瓦尔瓦拉激动万分,断然地回答道。
- "你们会看到的。"
- "我们不会看到!那又只是报纸上的胡言乱语罢了。"
- "你们订了不少报吧?"
- "报纸有的是,"米特洛芳尼娅矜持地回答。
- "多少?"

"四份。"

"少了点。应该让每间禅房里都有一份报!让嬷嬷们了解, 在世界各地,在外喀尔巴阡,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转身问监督 司祭:"您同意我的话吗?"

"当然啦!我们一定去订。"

我瞧了瞧米特洛芳尼娅,又瞧了瞧嬷嬷们——她们都眼瞅着监督司祭,几乎要哈哈笑出声来。书记可真是好样的,将了她一军!

这时柯巴尼契却已侃侃而谈地讲起卫星来了。讲如何在地面上遥控卫星,讲狗已经进入过宇宙,人也快要作宇宙飞行了。他还告诉我们,成千上万有学问的人在从事这项工作。他讲得那么有条不紊、通俗易懂,以至嬷嬷们象看一个过路神父般地眼睛盯着他听。

书记简直做了个大报告!

"您打哪儿知道得这么多啊?"玛芙丽基娅听得入了迷。

"从报上、杂志上呗。我本人是个农艺师。你们读读书报, 也都会知道的。你们到管委会来,我给书看。笑什么呀?"

嬷嬷们都好笑起来——一个穿僧服的嬷嬷,跑到集体农庄 的管委会去,找党的书记,为的是借写卫星的书看!

"你们不来吗?"

"不来。最好您给捎来,在这儿我们也许还会读读。要带插 图的。"

他挥了挥手,终于换了个话题——对啦,他就是为这个而来 的。

"唉,姑娘们,是什么把你们拴在这儿呀?"

"我们爱上帝。在我们这儿离上帝近些,"米特洛芳尼娅微微一笑。

- "那你们就这么虚度一生,再从这儿被送进公墓罗。"
- "用不着把我们往远处送,我们有自己的墓地。"
- "你们倒是样样方便!"

"我们这儿样样都是自己的,"米特洛芳尼娅的眼睛里闪着 诡谲的神气。"要不要您死之后,我们来给您安葬?葬在最显目 的地方?"

柯巴尼契对这份邀请毫不介意,他只顾说他的。

- "你们也都有家?"
- "那还用说,我们这些嬷嬷就是一家子人。我们这儿是十足的共产主义——各尽所能。"
  - "也是各取所需吗?"
- "我们的需要彼此一样,人们是进修道院,不是参加跳舞会!"
- "谁也没想过要嫁人?我不信。我自己是个凡夫俗子,我无 法理解,女人家没孩子怎么行?"
  - "真的就不理解?"
  - "不理解。"
  - "我们这儿有过一个见习修女玛丽奇卡,您听说了吧?" 柯巴尼契的嘴角上露出一丝讪笑。
- "您瞧!"监督司祭这下可抓住了把柄。"一听说修女出了这种事,您就笑啦!"
-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家,事儿 也平常得很。至于男的是个坏蛋,那末往后放聪明点就是了。"
- "她可没错!"我叫着说。"这是瓦西卡·卡普科夫害的她,强 迫的! 在大旬斋那个时候,老嬷嬷全知道!"
  - "原来如此! 我倒不曾知道……"
  - "你打哪儿知道的?"瓦尔瓦拉把我恨如切骨。"自个儿看到

啦?我们可不曾听人说过!"

"您瞧,"米特洛芳尼娅哭丧着脸说,"现在村里见了我们就 指指点点的!这就是修女有了孩子的下场!"

"我说的又不是这个!我说的是正常的家庭、丈夫和孩子。"

"这样的家庭根本不需要!"玛芙丽基娅把手一挥。"我妹妹有三个孩子,有丈夫。巴不得让他这个酒鬼害场霍乱病死掉算数!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还尽打我妹妹。她比我年轻,而一披上黑头巾——倒好当我的娘!"

"那您肯娶我做老婆吗?"

嬷嬷们顺着声音回过头去,一看可都愣住了。连柯巴尼契 也怔呆了。若是别人说的还情有可原,但料不到这竟出于最最文 静的伊拉丽娅之口!

"肯娶我吗?一身是病,皮肤黑得象个茨冈人,鼻子上还长 了个肉疙瘩,"她用手指点了点那颗大疣。

"您怎么不说话啦?那末您干吗刚才向我们提出什么孩子来呢?而象玛丽奇卡有的那种孩子,不该有!"

然而柯巴尼契心里已经有了谱,他摇晃着脑袋,好象打算一 头扎进水里去似的。

"会娶! 既会爱上您,还会建立起一个家庭来!"

"我才不嫁给您呢! 瞒着自己还活着的老婆再建立一个家庭? 我要的是没有老婆又愿意讲这样话的人!"

"在这种事儿上头,姑娘们,打哈哈可解答不了问题。我难道是个美男子?红得活象块烤肉,但这不碍事,我跟老婆始终恩恩爱爱的。哪怕是俊俏的小伙子,只要一爱上你,那连疣也会一起爱上的。要紧的是找个正正派派的!"

"他们,这些正正派派的,又在哪儿呀?"瓦尔瓦拉鼻子里哼 地笑了一声。 "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整天坐在山上你可候不着他们。你们瞧瞧自己——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照着你们画圣像倒挺合适! 这也算生活?如果你们还俗,我们准帮你们安家,划给你们土地。"

"连石头和砖瓦也给?"

说这个话的是米特洛芳尼娅。她顶要紧的是自己造房子要的那个石头!

"石头我可答应不了。土砖、瓦片我们一定给。就象对待先进庄员一样。顺便奉告你们,从柯帕恰来的姑娘们,凡要安家的,我们全给了。"

嬷嬷们相互看看,嘻嘻笑着。也许真的该象玛克丽娜或者米 特洛芳尼娅那样也为自己盖上一幢房子? 集体农庄会帮忙哪?

大家都发觉,监督司祭挺喜欢这位书记:甚至她的眼睛都闪起异样的光采。

"那我准考虑考虑,书记同志!"

说真的,他是个好人。说起话来很朴实,不掺假话。他能常来走走该多好。而且不要来去匆匆。不然坐是坐在台阶上,嘴里开着玩笑,可眼睛却不时地在看着手表。

"你们如果有什么要问的,有什么要商量的,请到管委会来吧。每天早晨十点钟之前我总在办公室里。"

临别时他跟我们每人紧紧地握了握手。

"您那儿人多,"伊拉丽娅已经恢复常态,她音调抑郁而低沉地说,"我们的问题不合适当着众人的面说。"

柯巴尼契没有作声。

"我一定上您那儿去借书。您不会撵我走吧?"米特洛芳尼娅问。

"我已经说过了,请来吧,"他回答得这么生硬,以致监督司祭服腈里的光采一下子暗淡了下去。

哈里顿神父开始常上我们这儿走动。他派驻在村里,迁进了老神父费奥多尔那幢房子。这回主教辖区把事情办得挺急——老神父已经给解了职。区医院把费奥多尔神父转到穆卡契沃的医院。据说那儿有专动复杂手术的外科大夫。主啊,保佑老神父,让他康复吧!

每回哈里顿神父上山来,马上就去见院长。他们久久地商 谈着事务。米特洛芳尼娅也总在场。

现在两位神父见了面象野兽一样互相瞪着眼睛。这个月来 希麦昂神父酒喝得更凶了,去村子里的次数也更多了。

我原来想,我回来之后老嬷嬷会变得慷慨大方一些。没有那么回事。锅里的肉没见增加。嬷嬷们料得对:象以前一样,从她那儿出来依然两手空空。她只给点肥皂和鞋油费。不过哪好意思去拿这么几个钱。我也不去。

昨天午餐前下了一场雪。在新铺的雪地上一个个全是磨损 了鞋跟的脚印。哪怕有一只新鞋底也好哟!

唉,老嬷嬷!这未免太不合上帝的心愿了。而她又在那儿 哭穷了:"没钱呀!"我可知道,钱有的是!确实,她们是修女,但 修女也是人哪!

而要知道过去我心平如镜,我在山上过的日子是一生中最幸福的啊……难道说它们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主显节前,柯巴尼契来访后隔了一天,斐克拉感到好过些了,而我却头疼难熬,又发高烧。

20.00

"你躺着,我代你到牛栏去。睡一会吧。我给你把门锁上。"

我服了一片阿司匹灵,就睡着了。睡了多久——我不清楚, 只是我给一阵说话声闹醒了。

"塔伊西雅,出去,"我听出是老嬷嬷的声音,"我要跟希麦昂神父谈会儿话。"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然后听见的是院长轻轻的脚步声**,她** 推上门的插销。

"请坐,神圣的父亲,我们要长谈一番哪。"

神父鼻子里哼了一声。

"那边,"他显然指的是我们的禅房,"没人?"

"斐克拉病了,阿拉在牛栏里。不过还是检查一下的好。"

只听得有人敲了一阵门,后来又推了下门。我大气也不敢 喘。如果知道我在,那真羞死人了!

"一直想跟您谈谈,神父,"院长开始说,"集体农庄的党书记来过了,一个劲儿地搅乱嬷嬷们的心。说出来也羞人——他竟谈起丈夫和孩子来了!"

"世俗的谈话对出家人来说不算什么羞辱。他还讲些什么?" "谈到了卫星。"

"谈卫星干啥?卫星跟嬷嬷们有什么相干?"

"当然不相干,可他就因为嬷嬷们不信这些个卫星而大发雷霆哩。他甚至命令多订报纸:'让每间禅房,'他说,'都有一份!'"

"报纸——这是好事。上起茅房来——最用得上!"

"您最好也给嬷嬷们讲讲卫星的事儿。它们之能上天还不 全凭上帝的意志!"

"主教辖区对卫星至今没有什么反应。我们管它们干什么? 我们不碍着它们,它们也碍不着我们。它们又暖不了人心。"

"真是圣者之言呵,希麦昂神父! 它们暖不了人心。不过您还是提一提吧。"

"提一提当然可以。唉,老嬷嬷,"神父颇为心酸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面对那魔鬼的力量,我们是愈来愈无能为力罗:火车、汽车、飞机,现在又是卫星。人们在逐渐习惯,魔鬼这个概念本身也日见淡薄。唉,老嬷嬷!要是今天我是个年轻小伙子,而您是个姑娘,只怕我们永生永世不会在此地碰上面了吧,啊?"

"别作孽了,神圣的父亲!"

"这怎么算作孽呢?"

我的烧一点点在减退,只是身子还象是别人的似的。我动都不敢动弹一下……

"上帝还赐给他们智慧,"神父继续说下去,"而我和您却已 经迟钝了。"

我听到他踱步的声音。

"嗨,这您也说得过份了!上帝的智慧不会降落到他们身上的。只是天数未到,上帝暂且容忍着罢了。"

希麦昂神父哪来的本事居然在小小禅房里踱起方步来呀? "坐下,坐下,神父。我还有别的话要说哩。"

方凳嘎吱响了一声。老嬷嬷还没开口。想来她在考虑从何 谈起。我蓦地感到,是我麻木的左手感到,现在院长是何等激动 地紧握着她的念珠。

"我们不是头一回谈这个问题了,神圣的父亲,求上帝保佑,但愿这是最后一次吧,"她果断地开始说。"您在修道院里的举止未免有失体统!"

"我叫谁看不入眼啦?"

- "人人看在眼里,人人当面笑话您哪!"
- "您指的是什么?"
- "您的嗜酒如命!"
- "就此一桩吗?可我只是在家里借酒遭闷,又没有旁人作

陪,每逢主持大祭,我总是滴酒不入,我也从不染指您的那份家私。已经足足有二十年之久,我能自誉的无非就是真正的出家人的德行。"

"别作孽啦,神父! 你哪配谈什么德行!"

"那末谁有德行?怕不是哈里顿吧?还是费奥多尔?只不过他在的时候,亏他那个德行募捐箱倒着实减轻了。再看那年轻的神父,使二十人教务会全乐得心花怒放!而我们的祭堂——又有什么能使上帝降怒的地方呢!——每逢节日简直是人山人海。"

"您多会颠三倒四」谈的是您,而不是哈里顿!"

"为什么不是哈里顿?"希麦昂打断她说。"您那位侄子不是常上山来吗?您想叫我靠边吧?"

"您呀,连放您到修女那里去都叫人心中有愧!已经一把年纪了,还差不多每晚往洛恰跑!"

"在修道院里我可一丝不苟。狡兔不吃窝边草。连监督司祭嬷嬷也别想挑出半点差错来。而如果她也有什么怨言,那是为了另外的事。说不定她正是为这个而恼火吧,啊?"他说着低声地笑了起来。

- "讲这种话也不害臊?!"
- "在洛恰住着我的教女。这又不是秘密。"
- "呸!"
- "这有什么丢人的?唉,老嬷嬷!"
- "你就不该出家!"
- "老嬷嬷,您想一想自己年轻的时候吧!好在修道院里那些 老婆子都守口如瓶……"
  - "搞到我头上来啦?好啊,您还要拉大嗓门张扬出去吧!"
  - "岂敢岂敢。鄙人自小没练成个大嗓门,至死如此罗,"希麦

昂神父一字一句地说。

"我……我……可我……"老嬷嬷一时接不上词儿来,显然, 希麦昂向她提醒了早已忘怀的事儿,"我……我是会想起些事儿 来的!……"

"别吓唬人,老嬷嬷!您还是把那个真本子,"他特别强调那个"真"字,好象用手指把它按了一下似的,"妥善藏起来。说不定有谁会对真正的收支情况感起兴趣来,啊?"

"嘘!"然后是橱门嘎吱一响。

原来是这么回事!

"您想干什么的话,那末脑子里先得记住——我手里各色副本齐全。虽说没有盖过章,但都是有编号的。对您来说这可比不得什么教女啦!"

"啡!"

"我住口,我住口!您用不着上我禅房里去找,咱们可不在自己房里藏东西。所以叫哈里顿这小子往后别眼馋我的位置啦。您明白了吧!"

他们一时都不再作声。后来重新谈起话来。谈得那么投机, 好象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不管怎么说,神父,您在各方面都得注意些。"

"是得注意。酒瘾只在自己的禅房里过,对于其他事儿也得 检点些。难道说我生性爱肇祸吗?"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又有 什么过错,谁叫通往洛恰的只有那么一条小路呢?"

"原想严格地谈一谈,但没谈成。我的心肠太软啊!"

"您是个善心人,老嬷嬷!您倒说说,您信不信伊赛亚的话?"

我听得翻书页的窸窣声。

"瞧这儿:'届时狼与绵羊羔同宿,豹则与山羊羔共眠,而牛

犊、幼狮、犍牛均结伴而行,由一幼童牵引之'?"

"怎么?"

"您信不信?"

老嬷嬷没有作声。

"信不信那个幼童?就是嘛!总不能骗自己吧。对您那种 真诚的善良我一直是心领神会的。"

神父走了。很快斐克拉也回屋里来了。她想说些什么,但是 我用手捂住嘴巴,并用眼睛示意隔墙有耳。

"你听到什么啦?"教母轻声问道。

"嗯……我并没想听,说真的!"

"讲你什么啦?没有?那就随他们去吧。"

我们听见老嬷嬷从她的禅房里走出来了。

斐克拉就把话头转到牛栏上,她说今天牛出奶比昨天少。我 没去听她的……

院长隐藏了些什么呢? 照嬷嬷们的讲法——她一生清白、 虔诚:徒步来到此地,创建了修道院,把嬷嬷们团结在同一门户 之下。那末,"真"本子——这又是个什么本子呢?

……醒来之后,我原以为会好过一些。可是头又疼起来,好象槌子在打它似的……难道一切真的都长在污秽之中?! 人家给你看的是一面,却把另外一面隐藏着,或者给你看的干脆就不是确有其事的东西,而仅仅是给你看的人认为需要的东西?难道谢苗竟是对的? 连在我们的修道院里虽说嬷嬷们几乎个个是好人,而生活尚且安排得毫不公道! 三、四个人操纵着一切,而其余的几十个好人不但不敢说一个不字,反而还得唱颂歌哩! 希麦昂神父关于狼和羊羔的故事讲得可好! 它们能和睦共处吗?

才不是那么回事呢!

打一月份起,冬天照例显得欢快些。虽说寒冷,积雪齐腰, 但到底已经临近春天啦!

一天傍晚伊拉丽娅跑来。她坐下后,张开手指把衬袍拉平, 又并拢双腿,看样子她准备告诉我一连串的事儿。

"今天我打村子里出来的时候,顺便上哈里顿神父那儿去,坐了一会儿,然后沿着你那条街往回走。而你那屋子里竟然有灯光!我想,会是谁在里面呢?"

华西林卡! 我跳起身来,也不知这是为什么,就忙着收拾起桌子来了,好象该马上等她来似的。后来我披上大衣,奔出屋去。

一片漆黑。踩出来的小路比雪更暗。我拔脚跑了起来。也不知为什么,明明是冬夜,寒气逼人,树木在风雪中都冻僵了,可是在这一切完全不相同的景色中,我却看到了几年前秋天的夜路,那时,在我进修道院后的第一个周末,我也就是这么跑着去找米科拉的……

现在他又出现在眼前,仿佛在屋前的长凳上我就要看到的不是华西林卡,而是他……我停下脚步。不成啊! 没他这个人了。从他身上我不想要任何东西! 再说真有过什么事吗? 也许那天夜里星星并没有迸发过火光?……有过的,我那初次的隐痛叫我记得,有过的……

## 我可不要他呀!

大雪压扁了我的小屋,仿佛雪做成的大槌在把它敲打进地 里去。

"安秋!"华西林卡向我扑来。

两只多有力的手啊!

当真我又回到了家?! 天啊,要知道我在这儿生活过的呀! 小屋里给炉火烤得暖烘烘的。我们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不產里霜炉火烤停暖炽炽的。我们IM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我们彼此搂着肩膀,舍不得松开手。她瘦得多么厉害! 鼻子简直 可以刺痛人,而身上穿着别人的衣服。

点惯了我们的煤油灯,在电灯光下我反而感到不自在了。灯 是新买的,不是妈妈在世时的那种式样了。由于强烈的灯光,熏 黑的天花板越发显得黑沉沉的,而墙上和地板边上绿茸茸的青 苔颜色也更加刺眼了。在长凳上放着一块揉成一团的羊皮。

华西林卡在一个盆子里放上咸牛肉,另一个里盛了通心粉。"吃吧。"

"你自己吃,我吃过晚饭了。切尔郭,你在城里过得怎么样?"

我们俩在一起多好呀!

妹妹仔细地看着我。

"看啥,莫非我是外喀尔巴阡的部长不成?"我试着大笑出声来。

"我很好。今年就要当上图书馆员了。已经入了团。"

"硬要你入的。"

"不,自己要入。你怎么样?"口气中流露出顾虑,她好象怕伤了我的心。

"我现在叫阿拉了。"

"听说了,不过我没相信。"

她再也没有说什么。眼睛盯着几块咸牛肉。

"你幸福吗,安秋?"

对我的生活她能懂得些什么?

"你呢?"

- "大概算幸福吧,既然我不期望另外一种生活。"说着叹了口气。"你下山来吧!"
  - "要我上哪儿去呢?"
  - "哪怕回集体农庄呗。"
- "我在山上也是养牛。只不过工作轻一些,而且我自己做自己的主,不受旁人命令的约束。"
  - "要不要我在学校里提提?"
  - 到文教专科学校去提修女入学的事!
  - "跟谁提?"
  - "不管跟谁,说不定有可能接受呢!你长得多丰满!你该嫁人!" "嫁人?"
  - 我们互相望着,心里都明白,我们想的是同一个人……
  - "不,切尔郭,别提起他……"
  - "他真傻……真是个傻瓜!"
  - "傻在哪儿?有文凭的人哪。"
  - "他在柯帕恰已经有两年了。也是个牲畜饲养师。"
  - "我管他个鬼。你身上是条什么裙子?"
  - "我们的班主任给的。是个好人哪。还有一些人也挺好的。"
  - "山上也有好人。"
  - "你在毁掉自己的一生!"
- "那你呢?就算当上图书馆员,一个月能挣几个钱?嫁了人,又到哪儿去住?"
- "谁会娶我?要是我有你这张脸蛋儿就好了! 让咱们换换吧!"

我们俩都笑了起来。斐克拉怎么说来着的?"大姑娘怎么个嫁人法呢?人家先拣好看的,然后拣有钱的,再后是心地好的,而这里头可看各人的运气了。心地好坏——难道你一眼就看得

准吗?"华西林卡心地好,而这种好心地只有聪明人才发现得了,并且会拜倒在脚下,当然,如果这个人不是米科拉!

这我只不过是心里这么想想而已。嘴上说的却是刻薄话:

"你上哪儿去住?总不见得干等着,直到屋子里天花板和地板亲起嘴来吧?又拿什么去盖房子——用你的工资吗?或者你想等丈夫从阿尔汉格尔斯克伐木赚了钱回来?而要是他也象你这样是个有文化的,只打算靠工资过日子,那又怎么办呢?那时你能盖上房子吗?"

她惊慌失措,直摇着头。

"难道幸福就在于一所新房子?"

"有了房子,才有幸福。有了房子,漂亮小伙子自会送上门, 没有房子,人人从你身边绕道走。"

华西林卡听着,听着,后来她的脸舒展起来,甚至开始露出 笑容。好象不是她,反而是我成了个小娃娃,是她在怜悯我哩。

"幸福不在于有没有房子。我在城里住了这么一阵子。有许多人都是住在公房里。而且他们全是好人哪。我的教师中间没有一个盖私人房子的。这是在你那山上,安秋,人们脑子僵化了。"

"你的那些教师也盼着有私人房子的,只是不说出口罢了。 你并不了解他们!"

"那照你看来,了解人——就是了解他们的坏处?"

天哪! 这不是一切都翻了个个儿! 我自己在玛丽奇卡的那件事儿上跟老嬷嬷正是讲过这番话的! 现在怎么办——象当时院长回答我那样去答复华西林卡?……

"照你说,坏人居多?"

"不知道。大概要多些。我们那儿好人软弱,而那些强的人,他们并不是凭善良去建立幸福的。"

"你呀,我的苦命人,怀着这种思想怎么生活得下去!"妹妹

## 叹了一口气。

- "那你那儿怎么样——周围是另外一种人吗?"
- "是另一种人。坏人也有,但好人居多。"
- "你瞎了眼才觉得他们好。或者因为你太软弱。"
- "到了山上你变了,谁这样教你的?"
- "那末你的生活中又有什么幸福?"
- "学校毕业后,回这儿来也好,到东部去也成。以前我总想,你会见到世面——远方的山呀,大海呀,城市呀,而结果倒是我能出去开开眼界。"
  - "我已经见过啦。去过城里,也到过新垦地。"
  - "该不是同谢苗一起吧?"华西林卡从我身边退缩回去。
  - "这跟谢苗有什么相干? 我是为了修道院而去的!"
- "这么说,人家讲的是事实了。可我原来想,是恶意中伤……"
- "我去全是为了嬷嬷们,好让修道院装上电灯,让我们在山上的日子好过一些!"

她站起身来。电灯闪动起来,这是妹妹的头撞了一下灯。

- "走,安秋。以妈妈的名义求你——下山吧!"
- "别碰妈妈! 我就是以妈妈的名义上的山!"
- "安秋!"她向我扑来,一把抱住,紧贴着我。"我去说说,我想 尽一切办法叫他们收你进我们的学校!"
- "不,我受够了!若要换个生活,那就得换个体体面面的,叫谁也不敢欺侮我。得有个窝——自己的窝。可你有吗?每个人都可以向你发号施令!"

华西林卡退到炉子旁边。

- "在这儿过夜吗?"
- "我要回去的。"

在村口的一个什么地方驶过一辆卡车。下着雪。雪轻飘飘、 毛茸茸的。它悠闲自得,什么地方也不急着去。雪花看中那儿, 就飘落在那儿。

我心里明白——她并不发愁:就要拿到文凭,分到工作。至于寄人篱下不得温饱的生活——那是暂时的。让华西林卡相信善良吧! 主啊,赐给她种种欢乐,赐给她一个心地善良的美少年,爱她、疼她,别一转身就冷了心! 再赐给她一幢自己的房子。她还傻着哩,体会不到房子对一个人的价值! 为什么米特洛芳尼娅和玛克丽娜那样独立不羁? 我是不久才明白这点的,而一旦明白了过来,对我来讲万事就都说得通了。一个人能挺直着腰板走路——是因为自己有房子,看起穷人来象看一堆破烂——也是因为自己有房子! 不,在我们的修道院里不会有平等——要得到这种平等每人非得有一幢自己的房子不可!

约摸隔了两天,我半夜醒来——仿佛听到附近,就在冬季教堂里,有人在唱歌。

"睡你的,这不关你的事……"斐克拉轻声地说。

歌声隐约。后来又听到米特洛芳尼娅的声音。

- "监督司祭在那儿?"
- "你睡你的,他们作的孽——由他们自己承担。"
- "那干吗唱歌呀!"
- "不但米特洛芳尼娅在那儿,还有香火女工,还有哈里顿," 斐克拉说时恨得咬牙切齿,简直令人费解。
  - "要哈里顿干吗?咱们有希麦昂神父。"
  - "他们又没告诉咱们那位要办这个婚礼。"
  - "婚礼?"
  - "偷偷地在给人家举行结婚仪式。结婚的是女教师和一个

外地人。"

这怎么会呢?……那老嬷嬷知道吗?我又要说蠢话了!—— 事先不征得她同意,哈里顿才不会替人家主持婚礼哩。

"上帝会惩罚这个荡妇的!" 斐克拉低声说,"会惩罚所有这些人的。"

"也许女教师并没有过错吧?"

"我管那女教师干吗! 有米特洛芳尼娅和哈里顿在教堂里!"

"您忌着点上帝吧!"

"我才不怕上帝的审判哩,让那个荡妇去怕吧!"

米特洛芳尼娅和哈里顿……打哪说起斐克拉要对监督司祭 恨得咬牙切齿?要知道教母从来不曾把人说得这么坏!

夜色茫茫。窗前摇曳着覆盖着白雪的树影。斐克拉的床上 灰色的鸭绒被鼓鼓囊囊的象座山。

"该用荨麻条子抽她! 抽她的手,抽她的脚,抽她的屁股! 打得通红通红! 脸上也得打!"斐克拉好不容易喘过口气来。"你过来。"

我爬起来,走到她跟前。或许是窗外天色开始发亮,或许是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我看得清她那骨瘦嶙峋的手指。

"听着,"她从床上费力地抬起身子,低声地说起来。"那年夏天……在基督变容节……我借了她的祈祷书,里面见到一封信……是封情书……'亲爱的小神父'!……荡妇……祈祷书我还给了她……而给哈里顿的信我藏了起来……凡是男人她都死盯着看,跟在屁股后面跑……哈里顿一调进村,她人也变得和气起来了……这个天生的狐媚子这下放浪起来可方便多啦……"

我看得出斐克拉恨得嘴唇直发抖。

"还算个穿披装的修女哩……看来,她是生来的不正派……"

我离开她的床边。再也睡不着了。索性穿起衣服来。

"您干吗不把信还给她?"

"让她难受难受……等我死了——你再去还……"

我披上大衣, 踮着脚走进穿堂。在那儿歌声听得更真切了, 而只要把通向院子的门打开一条缝, 就可以看见, 待会儿从教堂 里出来的有谁了。

我这么站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反正我会一直站下去,哪怕站到天明!我不要听谣传——只有亲眼见到了,那时才能相信。

终于等到了。教堂里歌声停息,随后咿呀一声祭堂门打开了。香火女工们先出来,往自己房里去了。紧接她们出来的是两个人。他们相互偎倚着,还轻声地笑着。他们停下脚步。逐渐两个黑影变成清晰可辨的人的轮廓。男的搂住女的,吻起她来。

"你小声点,该死的,"她挣脱着说,"你要把修女全闹醒了!"是地理教师啊!

又走出一个人影。胖胖的。这人站了一会。然后走到那一 对跟前,拍了拍男的肩膀。

"往后你们有时间吻个够的!"说着硬把新婚夫妇分了开来。"现在你回洛恰去,明天请到我们这儿来。各自回家吧!"

男的咔嚓咔嚓的踏着雪路往村子方向走去。

又出来两个人,他们立刻朝扎克鲁齐那边走去。而后我听 见有人把教堂门锁上。

亮起了几只手电。

搞的什么名堂呀?!为什么只有在深夜,在白雪变黑、人似幽 灵的深夜,才能看到这种事呢?而且你还拿不准,是亲眼看到了 人,亲耳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抑或一切全属你的梦幻!

我掩上门,回到禅房里。

那边,在山下,柯巴尼契书记和其他的人又怎么回事——他们竟看不清用的是些什么人?去告发吧!我才这么一想,在我眼前马上出现谢苗的那副嘴脸:"有谁会相信你这个修女?你算老几,居然也想诽谤正派人?凭据在哪儿,证人又在哪儿?"黑夜,哈里顿的笑声,还有新郎皮靴下积雪发出的咔嚓咔嚓声——这就是我的证人。而谢苗的脸咆哮起来:"你算老几,也配人家信你?!……"

"看到了?" 斐克拉低声问。"噢,我这个罪人哪……我快死了,可干吗还叫你,我的小天使,溅上一身臭泥浆哟!……安秋,我的孩子,给我把瓦尔瓦拉圣像取下来……"

这还是头一回教母要的不是圣饼……

我在墙上找到了至圣殉道者的画像。斐克拉把它紧贴在嘴唇上,一边啜泣着,一面喃喃自语了许久许久。

"您睡会儿吧,嬷嬷,快到起床的时候了。"

"我睡,我睡,"她象个听话的孩子一般急忙回答说。

主啊,谁能解释这一切呢?要既不笑话人,又不象老嬷嬷那样把话编得那么圆滑、娓娓动听,以此为一切找借口、打掩护!谁能解释清楚呢?……

于是我想到了大主教。除了他,还有谁理解这一切呢! 何况他自己请过我设法到他的教区去一趟。是他亲口说的!——"圣母升天节过后您就来。"

一想到这儿,心里就亮堂起来了。就算他骂我几句,笑话我 一下,但他终究要回答我吧!

斐克拉鼾声连连。我走到她身边,从她手里取出圣像,又轻轻地,免得惊醒教母,把圣像挂到了墙上。

大旬斋前修道院里亮起了电灯。嬷嬷们高兴得把开关拨得 • 98 • 吧嗒吧嗒响。结果有间禅房里红色开关坏了,另一间禅房里灯泡又不亮了。人人插上了熨斗。熨遍了穿在身上和压在箱底的衣裳。现在要干净整齐是方便透了!我事先就买好了一个灯罩。粉红色的,绸布做的。房里顿时变得喜气洋洋。现在光线直射到桌面上,而墙壁隐在一片柔和的暗影中。

"现在连死也快活多了,"斐克拉喃喃地说。

……大雪一消融,南风重又把樱桃花香带给我们。山上春风飘过,你就闻到一股远方的泥土气息,连头都感到发晕…… 我知道:不该信那春风,哪儿抬头见屋顶,就该在那儿安身。

一如老嬷嬷预言的那样——我们这儿在大旬斋期间从来没有象这回似的人山人海!不但布施多,而且圣烛卖出得也比往常多上一倍半。香火女工、秘书和司库忙着搬圣烛连腿都要跑断了。

圣烛,满眼圣烛!我简直象着了魔似的目不转睛地看着圣烛旁成堆的钱,三卢布的,五卢布的,十卢布的……眼见这种场景心都跳不动了……

不正是用这些钱盖起的一幢幢房子吗?

跟着谢苗去干吧! ······我扪心自问——更觉伤心: 这么胡思 乱想竟毫无羞愧之感呵······

k \* ' \*

用上了电,修道院更兴旺了,但餐堂里却毫无起色:既不见 肉,也不见牛油。不过在电灯之下再对着那一成不变的苞米粥 连瞧瞧的胃口也没有了。

大旬斋过后不久老嬷嬷又把我叫去了。米特洛芳尼娅也在。 还是老生常谈——该不该削发穿披娑了? 我一躬到地,免得她们看到我的眼睛。

"我不配这个荣誉。"

"可惜啊,"院长摇了摇头,"我本来想,你会成为我们的好帮 手哪。"

等监督司祭走后,老嬷嬷跟我又象以前那样谈起话来。

"打那次出差之后我简直认不得你了! 你象挂上了口锁。你怎么啦,孩子!"

"没什么,老嬷嬷。"

"你骗不了我,"她拉长了调子说。"你气得我好苦,好不应该啊!"

"这打哪儿说起呀?"

她衰老得多厉害! 皱纹更深了, 两手发颤, 眼窝更往里陷了。

"我本想,你会成为我的继承人。先当司库,然后监督嬷嬷 们的操行,或许到时候你还要主持咱们整个家院哩。"

"家院!"而我这时眼睛里看见的是另一种家院——属于米 特洛芳尼娅和玛克丽娜的……院长的手哆嗦了一下。

"不,老嬷嬷。我不配穿上披装。"

"那就由你吧。"

她站起身来。她虽望着我,却已显得神情恍惚。她满脸皱纹,可怜巴巴。但一下子眼睛重新有了光彩——她看到我了。

"跟谁能够推心置腹,"她开始轻轻地说,"身后的一切又能 交托给谁?二十五年前山上是一片野林,望不尽的荆棘哟。瞧 瞧我的一双手。"

她翻起掌心把手向我伸来。我是头一回仔细地看了这双失去血色的干枯的手。上面纵横交叉着年深日久的斑瘢——全是 扎刺的伤痕呀。 "我就是用这双手砍树林, 栽苹果树, 开菜园。没有布施哟, 那全是以后才来的,"说到"以后"二字, 她把手一挥, 好象这是多余的、虚假的东西, "在自己的家业有了底子的时候才来的。而我原本是想把鲜花盛开的花园放在你的肩上啊……"

她哭了。这个病魔缠身的老人啊,她在周围人的身上得到的只是顺从,而从来没有真心的支持……只消再过一会儿——我就会把积在心里准备告诉主教的话倾吐给她听了。但这时老嬷嬷挺直了腰,撑着桌子,用眼睛往门口一点:

"去吧,我们之间就算没有谈过话。"

我心里明白,要大主教本人来回答我的问题,这是痴心妄想,是狂妄自大。但是又能向谁倾诉一切,而他不讥笑你,却能解释疑难,把你引向崇高的信仰呢!要不然的话——就只好下山去,象巴芙拉一样。

我可以驱除种种杂念,却遮不住眼睛哪!而且你一下子也辨不清楚,在我们山上哪些规矩是人的,哪些规矩是狼的?也许该仿效斐克拉的样,来个视而不见?然而就是她——不看见,不看见,到后来,一个夜里,也会顺口把"没有看见"的一切全讲了出来!

穆卡契沃近郊住着父亲的哥哥。我动身上他那儿去。我没提出要钱,所以一下子就准我去了。

在城里我从汽车站径直往大教堂去打听主教辖区的地址——总不好向过路人询问吧。

弥撒结束了,人们散去。一些人眼里是仁爱,另一些人——好奇,在恭候着什么人。我一走进教堂就明白了是在等什么人:主教已经在给教民们划着十字架。送大主教上轿车的是两个人——到我们那儿去过的那个身材矮小的秘书和身材高大戴着

顶法冠的神父。为什么他戴着法冠? 这法冠总主教只是赏赐给高龄而该退休的神父的,然而即使是费奥多尔神父——他算得年迈了罢——可也没有法冠。而这个高个儿还不超过四十岁。他昂首扫视着人群,挽着主教的手,似乎是十分尽心的样子。

当主教走过时,人们脸上闪耀着仁爱、好奇、敬仰。

今天是礼拜天,主教辖区里大概没有什么人吧。这样更好——我就向主教道个歉,再谈谈。是他自己要我不拘礼仪,毋须在接待日上他那儿去的!

只是当他坐在轿车里时我才得以在近处看到他。他身子仰靠在后座的椅背上。主教的脸俨然不可接近,就好象是和所有的人都隔着一层似的。兴许是累了吧。这不是那次来我们那儿时每个人都能同他攀谈攀谈的那张脸。在这儿——无法接近。话得说回来,这儿他也没人可攀谈的。人家曾对我说过,城里总是这样的:尽是人呀——多得不能再多了,然而却没人可谈的。这一年来他多见老呀!

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轿车开走了。

教堂到主教辖区仅咫尺之遥。从我们村子一头到另一头还 比这远点呐。我走得很慢,好让主教来得及更衣和休息。

我不时在橱窗旁边停停,张望张望过路人。有多少旅游者哟!小伙子们个头高大,穿着运动服和胶鞋,就好象我们修道院嬷嬷们穿的那种胶鞋,小伙子身旁的女郎们穿着和男伴一样的蓝色经编长裤。什么地方是什么东西都看得出来,只不过是遮掩了起来而已。这些小丫头在街上吃着冰淇淋。

要是主教突然忘却了我呢?……不,不会有这种事的! 他还问过我的名字呐!

走了一大半路,我在一幢还正在盖起的房子旁边停了下来。 工人都不在。当街摊着一堆黄沙。一位母亲带着个小姑娘 从旁边路过。小姑娘站住了,晃动着扎着白蝴蝶结的鬈发,用小 指头点着说:

- "妈妈,看呐——沙子!"
- "是啊,倒了堆沙子。"
- "是给玩的吗?"
- "不是,这儿在盖房子。"
- "用沙子来盖吗?"

沙堆旁的那个小姑娘该有多么可爱啊,那双眼睛碧蓝碧蓝的。看着这样的眼睛——能见到自己身上的只是纯洁和美好。

记不得是从那一天起,我也象斐克拉一样,不能平静地从孩子身边走过。你看这个白白胖胖的小姑娘。蝴蝶结歪到一边去了。我想给她戴戴正。可她母亲是那样地瞪了我一眼,就好象我要想用毒眼把她的小乖乖看坏似的! 是见了修女的长衣怕吧?

人家告诉我,在破旧的木房小教堂后要朝右拐,在长着相思树的一条街上。果然如此。相思树的半截树身都刷了石灰,它们的模样欢快而又漂亮,就好象是礼拜天的乡村姑娘一样。椴花盛开着。你甚至都分不清——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蜜般的椴花香呢,还是相思树香呢。停下来,闭上眼,吸上一口气……重新再睁眼环顾一下四周,会觉得十分奇怪:人世间怎么会有邪恶,为什么谢苗之流还能畅行于人世?

街的尽头横着一道黄色的墙壁,墙上两扇雕花大门,门扉上刻的尽是十字架。

我敲了敲篱笆上的小门。没人回答。我就走了进去。

院里空无一人。主教的轿车停在房正门旁边。而房子本身——就好象是空荡荡的大院里的一座岛屿。进口处立着低矮的圆柱。是一些横阔粗大的柱子,使人觉得要想在这些柱子之间穿过还得侧着身子。柱子后面的深处,朝着一道深暗色的玻璃墙放着一张绿色长椅。靠背又高又硬,而座位狭窄,为的是不致让人坐得太舒服了。

我敲了敲门,而后又按了铃。一个年轻的修女打开了一条 门缝。

"你找谁?"

她很漂亮,然而眼睛却象玛克丽娜的一样犀利刺人。

"见主教来的,嬷嬷。"

"我是老嬷嬷。"她纠正了我的称呼法。"大主教正在安寝。请 后天接待日再来吧。"

她正想关门,在外室的深处矮个子秘书探出身来瞥了我一眼,把老嬷嬷推到一边。

"嬷嬷,您是从克鲁舍夫来的吧?"

"是从克鲁舍夫来的。"

"请稍等片刻。"

秘书消失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们在二楼的一扇门前止住了步。

"我们圣明的神父祈祷……"

"阿门!"门后有人应答着。

难道当真为了我的一些愚蠢的问题要打扰大主教的休息?如果每个嬷嬷都……若是他考问起我《福音》,来,我怎样对答呢?……

"进去,进去。"秘书轻轻地推了我一下,我进屋后他随即掩上了门。

我记不得我是怎样受着祝福走到大主教跟前,怎样吻了他的手。

"坐下,记得,记得。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修女你给自己选了个古怪的名字——阿拉!"他把"L"这对双音拖得很长,好象是在嘴里辨了辨它的味道似的。"那有什么办法,是你的权利,你的权利嘛。呶,在修道院里过得怎么样?"

"我们那儿挺好。"我窘迫地说。话出了口,才觉察出说的不 是自己想说的话,我窘得更厉害了。

## "那就很好。"

只是现在,在近距离,我才看清楚了他。他穿着一件洁白的便装内长衣,没有戴圣母小像。在轿车里的时候,他疲惫不堪而不可接近,而在这里——仅仅只是劳累的样子。

他问及院长嬷嬷,监督司祭,秘书和司库,询问了所有的口角。问了院务情况和嬷嬷们诵经修身的情况。而后又重新问起 米特洛芳尼娅。听完了玛丽奇卡事件的细节后,叹了口气,摇了 摇头。我试探着提起谢苗的瓦西卡。这些事大主教不要听。就 连巴芙拉的事也不要听。

从他的眼神里我突然感觉到:我所讲的一切他早知道了。他问起这些只是为了证实一下,我不是在撒谎,对我是可以信赖的。一想到这里——我憎恶起自己来:我这是在谁的身上看到了不好的品德哟!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瓶鲁让斯克矿泉水,斟了半杯。详细打听 着我的身世、我的亲属、我母亲的去世情况以及我为什么要进修 道院。他那双眼睛变得忧郁了。

"在你的叙述里有许多苦楚,修道院里的劳务对你来说未见得是好受的。你愿意的话,转到教区来和我们的嬷嬷们住在一起。活计也还象样,大体上说是在厨房里。"

我想起给我开门的那个修女……用玛克丽娜和瓦尔瓦拉来 换瓦尔瓦拉和玛克丽娜? 我脸涨得绯红。

"随你的便吧。要不把你调到穆卡契沃修道院来?" 我再也无法缄默了!

"这太不公正啦! 难道可以这么干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大主教惊惶地望了我一眼,提起圈椅, 往桌后移动了一下。"难道我委屈你了?"

"不,不是! 我想要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修道院里搞得那么糟!"

"你自己在说修道院里很好。"

"是说了……"我狼狈极了。我意识到一点——要讲只能在 此时此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开的头,也不知道是按怎么个次序讲的,但是我把一切都倒了出来:出差的事、米特洛芳尼娅和玛克丽娜的私宅、夜间举行的教堂婚礼、终年不变的苞米粥。

我把什么都讲了出来! 就哭起来了。

"……怎么说呢……你来了总算是件好事。让我们一起来 弄弄清楚。"

我抽了抽鼻子,擦干了泪水。大主教全神贯注地看着自己 的手,手指,然后开始理平鬓发。

"你在到我这儿来的路上,看到在盖房子吧?"

我想起了那位妈妈和小女孩: "用沙子盖啊?"可又跟房子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是礼拜天,工地上空荡荡的,甚至还很干净。而在早春时光那里是怎样一片景象! 破败,泥泞。走近一点,就能听到那么粗野的脏话,就连我,一个男人,也得塞住两耳!但是等他们把房子盖好,清除掉垃圾,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盖新房子。这时

人们还会赞许地忆念起匠人们来。谁也不会再想起,这就是那些出言不雅的人,而今在别的地方人们对他们掩耳而过了。"大主教微笑了一下。"我们身上所有那些凡俗的东西是易朽的、有罪的。所以才会有争斗啊,尅扣啊,和种种不愉快。你要看到人为之而生存的那个主要方面——它将会在人的心灵上留下什么痕迹呢? 脏东西和心灵上的污秽就象垃圾一样将被一场春雨冲洗殆尽,而在信徒的心坎留下的是一座圣堂,为此人们将会心怀崇敬地追忆着。运苹果去卖这件事可能干得不体面,况且又是跟那个……"主教用手指弹了个响声,嫌恶地问:"他叫什么来着?……"

"谢苗,谢苗・卡普科夫。"我提示他。

"对,对。可若不这样,那可也就用不上电了啊!要弄清主要的东西:人为什么而活着,他为什么要竭力去做那些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不体面的事。也得从这个观点来看待院长嬷嬷和监督司祭的作为。就算他们帮一位女教师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吧。监督司祭嬷嬷图的是什么呢——是谋私利,还是要使修道院日子变得好过点呢?"

"图的是哈里顿!"

"罪过,罪过,——当一个人的灵魂向着上帝的时候却去摒弃它,要看到人身上的主要方面,他人的主要方面啊!"

他收住了话,看来他是想起了什么。他走了出去。透过敞 开的门我看见他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叠纸,就象捏只死老鼠似的, 用两个指头捏着它。拿进房来,扔在桌子上。

"请欣赏一下吧!是一个叫什么巴芙拉的杰作。那 儿 也 讲了很多我们谈到的那些事情。是怎么说的哟!一个人既不珍惜修道院的声誉,也不珍惜信仰大业!对她来说主要的倒是所有人都分得一块等量的面包。(而自己呢——得一块稍大于等量

的面包,这就是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的真意!)这块面包遮住 了出家人为之而生存的一切目标。'等量的面包'掩盖着的是空虚,懒猪般的贪食,忘却基督的事业!……"

他讲的是巴芙拉,而脸发红的却是我——我自己讲的就是 这些话嘛!

"……巴芙拉之类——是害群之马!而如果他们不仅穿着 长袍而且还穿着法衣,"主教的声音颤抖起来,一只手朝天花板 上一抬,"他们就更是三倍地令人可畏!"

"圣明的大主教,我可以瞧一瞧嬷嬷都写了些什么吗?" 他连忙收拢了纸片,送回到办公室去了。

"不要亵渎心灵了。写得也不工整,错误百出。一个修女怎 么能在满是油腻的纸上写东西呈给教区呢!"

我又搞不明白了。巴芙拉选用的是上好的纸张嘛! 我还记得她熬了多少个夜晚,为的是给"大主教同志"本人缮写每个字母!

"看,为要填饱酒囊饭袋的那股邪欲竟会把人驱使到何种田地!"

"大主教,为什么上帝会一切都宽容呢!要知道在末日审判 到来之前还有人的一生,如果对谢苗做的坏事不加惩罚,那末他 的一生将只能全部都是罪过!"

大主教叹了口气,笨重地坐到圈椅里。

"你对我理解得不好啊!这样吧,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吧。第一,世俗的审判使他受到了应得的惩罚。第二,他就算是象你所说的那号人吧,但是主的圣言对他来说也不是空话,所以,我就不相信'他做的尽是坏事'这种说法……"

这是说谢苗他会以"主的圣言"为重?!

"……最后,第三,而且这是主要的。到什么时候为止圣主

对我们来说才不再是一个手执大棒、昼夜不眠、随时去惩罚每一个犯了罪的人的警士呢!如果是一个愚昧无知的村妇这样想,我犹可原谅,但从你的口里听到这种话!……我有一个挺熟悉的老嬷嬷,已经是个老人了。有一次对我讲:她十几岁那年,他们一群孩子冬天从学校放学回来。要过一座山。他们正往山上爬——突然停了下来:看到山顶上足足有二米左右高的大字。好象是谁用巨大的手指刻出来的。有三行,每行各十个字——

任何不法行为都有限度。 主从来不是一个责骂者。 忍耐得愈久,惩罚得愈狠。

在题词的跟前没有任何足迹。它是由天而降。老嬷嬷最后是这样说的: '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只是现在,行将就木,我才开始明了那些话的涵义。'你懂我的意思吗? 顺便提一下,高尔基有句说得很准的话,童顽之事,醒之晚年,在人最明哲晓理的年华。老嬷嬷在晚年方才开始领悟的那些哲理必将被每个人所领悟。到了时候当会如此。就好象是在人脑子里有个插销吭嚓一响似的就醒悟过来了。'忍耐得愈久,惩罚得愈狠。'"

"他惩罚过哪个坏人了呢,大主教?"

"我们又把话说回来了。"他已经在用医生对病人谈话的口吻了。"人们一生一世等待着圣主的恩赐,还没等到就进了坟墓。但是你应该知道,无论是圣主的恩赐,还是圣主的惩罚,谁都是豁免不了的!而你却希望象在杂货铺里那样:刚替人家祈祷过,顶好人家马上就为已做的祷告付报酬。谁肯买三个卢布一支的蜡烛——谁的祈求就只能兑现一点点;谁肯买三位一体的蜡烛——他的祈求就能全部兑现!你还要记住:圣主帮助的是那些自己不闲坐着的人!应该把劳动和祈祷与忍耐和驯从结合起来。"

"又怎么个结合法呢?"

"你提出问题,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时刻都要记得有那么 一条界线,超越了它就该是无二话的听从了。"

"我对自己的问题感到害怕!怎么能知道问题当中哪个是可以提出的,而哪个已经越轨了。"

"不必害怕,开怀祈祷,诵读《福音》。"

可若是谢苗和他说的那些乌七八糟的话仍然滞留在我脑海 里呢? 我面前出现了他那副丑脸,不知怎的想起了看电影的 事——他在胡斯特盯我们嬷嬷们的梢。

"那末,修女可以去看电影吗?"

"你为什么问这样的事?想去就去嘛。"

"修道院里不许我们去,教徒们也瞧不入眼。"

"这都是由于我们不开化……"

"那末,修女能戴手表吗?"回想起谢苗的责难,我壮大了胆问。

"你的问题都古怪极了! 在我们这个汽车和时刻表的时代, 怎么能不戴表过日子呢?"

"先圣们可并没有戴过。"

"那又怎么样呢?"他大声笑起来。"我们坐汽车、看报纸、乘 飞机。"

"那为什么院长禁止我们看电影?而监督司祭干脆说:'我自己是要去看的,其他人我可不准。'"

大主教微笑了一下,但他的眼神严厉。

"你在把监督司祭和普通修女的智力作比较。对一个人有益处,换另一个人就会有害处。人——可不是鞋楦子。就是鞋匠的楦子也有各式各样的。那是楦子!而这是活人的心灵。监督司祭嬷嬷不准所有的修女去看电影做得对。她总不便说:'你,

阿拉,去吧,你有文化;而你,谢拉菲玛,你可去不得,会对你有害的。'对有文化的人无害,有时甚至是有益的东西,对其他的嬷嬷们来说却可能是毒剂。顺便提一下,普通的信徒都能很好地感到这点。我来解释一下。你把自己的手指头割破了,伤口上即使是不搽碘酒或是过氧化物的话,它也是会收口的。胃里如果侵入了害菌——肌体就会尽力战胜邪恶,摒弃有害的东西。人的心灵也是这样的。这里,我倒要说,显现出心灵的抗疫本能:人在摒除那些妨碍着他那不发达的智力生存、期待和信仰的东西。因此他也就不想去看电影。要珍视这个向善的特性。极而言之,即使是《圣经》,说得精确些,《旧约全书》,你也远不是对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推荐的,难道不是这样吗?而这可是——《圣经》呀!"

"我们那儿很多修女只是读过《福音》。"

"你看!"

他重又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真是怪事。大是大非的问题在你脑子里和些鸡毛 蒜皮的小事混杂在一起。"他尽力讲得柔和、慈祥,但我发现他挺不满意。"你不该非难监督司祭嘛!"

大主教又沉默起来。我也默不作声,一动不动。

"总的说来,你提出的问题可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问题不在于电影不电影。没受过教育,愚昧无知——这是信徒们的不幸。就连神父,"他压低了声音说,"也有是文盲的。'他能知道职守——行啦!'大主教就授予他神父头衔。难道事情仅仅在于职位嘛?他甚至连个布道稿都不会写!他能教会来听讲道的人些什么呢?对他们的心灵能施以什么影响呢?"

"于是信仰日渐空乏,对教堂的崇敬日益低落。甚至有时对 那么一些老古董都会行以加手仪式,简直令人感到惊讶。这样 看来,神父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本想问问"加手仪式"是怎么回事,但是没敢。他的步履 疲乏而慌乱。现在他不象自己,与教堂里的那个样子判若两人。 我聆听着他的话,总是感到:大主教不是在和我讲话,而是在向另 一个什么不在场的人,甚至也不在本城的人论证自己的看法。和 那个人是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谈话的。这就是说,在大主教 的上面也还有上司呢!

"圣明的大主教,卫星是在飞行着吗?" 他停了下来,耸了耸肩。

"你有怀疑?"

"不,不是我,是我们的嬷嬷们不相信。"

"是不好信这些个,这个事实是上帝的创造。嬷嬷们怀疑? 看,修道院里还笼罩着怎样的愚昧无知!"

我真给搞糊涂了! 他是信呢还是不信?! 如果他相信,那他 靠的可是另一种信仰,而不是我们山上的那个信仰……

现在我们相对而坐。我瞧着他那敲打着桌子的手指,圆润而且保养得很好。再看一看自己的——粗糙、满是肉刺……不,他是不可能理解我们修道院的生活的! 我们之间的整个谈话,所有他对我的关怀——对他来说只是一件工作而已,一件要尽快地完成的工作,一经完成之后,就把它置诸脑后!

"我们圣明的神父祈祷……"我听到从后门传来的声音。大 主教侧耳细听了一下,应了一声。

秘书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 递过来一些什么纸片。大主教 抬眼朝他一望, 但是他只是把双手一摊。

"已经……"大主教又象发问,又象惊讶地说。

秘书触了我肩膀一下,我就站起身来。

大主教看了看我,但是他的眼神已经远离我了。

"夏天再上我这儿来。"

我走近他去接受祝福。

"你饿吗,嬷嬷?"他问我,不等到回答,又接着说:"到楼下嬷嬷们那儿去,和他们一道进餐吧。你看,"他指着那一叠纸说: "就连礼拜天也不得安宁!"

我想独自一人安静一下,思考一下我刚刚听到的东西,好让 大主教的某些思想能成为我的思想。也许,这些思想能把我引 向纯真的信仰……

街上传来阵阵喧闹声。那里有人在大声争吵,我也无心去 听。待在前室这儿,等着碰上个嬷嬷……

不,还是上街去为好!

在身材矮小的秘书面前站着一个身穿医院白罩衣的彪形大汉。

"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他一切正常,现在事情是在你们方面了。"高个子说。

这是个卫生员,他叉着双腿挡着救护车的车门。

"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一切完全正常。"他反复地说。同时轻轻地用张开着的手指把纠缠不休的秘书推开去。高个子站在车门踏板上,矮小的白色汽车只及他的腰眼。

"喂,这简直是个误会!这儿是主教辖区,你懂吗,教——区!"秘书甚至象唱似地说:"教——教——区——区,而不是医院,也不是旅馆!"

"我是说嘛,你们的神父一切都正常,而送他回家去——这可是你们方面的事!"

秘书站在高个子面前,令人发笑地拍打着两胯,绝望地唱着说:"可这儿是教——教——区啊!"

我朝汽车里瞥了一眼。里面只有司机一人。到底是为什么

## 争吵呢?

秘书身也不转,用手朝背后方向指了指,那边在柱子后面一把长椅隐隐可见。

"我们可拿他怎么办呀?!"

"送回家去。"卫生员出主意说。

我朝左边看去,在半明半暗中看见了一个年迈的神父,他坐 在贴着镶满玻璃的墙放着的那把座位挺窄的长椅上。他蜷缩成 一团,轻声地好象由于痛楚而呻吟着,他听着那两个人怎样把他 象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费奥多尔神父! 浓密的白胡子遮住了他整个脸。那把胡子随着老人的抽啜而抖动着。

"费奥多尔神父!"

"你是谁啊,我的孩子?"老人喃喃作语。

"是我,是我啊!安娜,加菲娅的闺女。难道您忘了?" 神父摇了摇头——他记不得了。

"您记得吗?我妈妈去世那时候,我还帮您做过圣饼呢。您 还劝我上修道院来着。现在可记起来了吧?"

他不再抽泣了,久久地端详着我,试着欠起身来。

"你认识费奥多尔神父?"秘书喜出望外,得意地直搓手。"是啊,他就在你们村子里供过职嘛!好极了!你把他送回去吧。" 然后凑在耳边对我说:"上我这儿来拿路费。"

秘书转过身去对卫生员说:

"你们把神父送到汽车站去好吗?"

高个子拒绝送,后来和司机咕噜了一阵,斩钉截铁地一甩 手。

"装上去吧!"

秘书给了我些盘缠。给了我的和送神父用的钱。还付了我从

村子到穆卡契沃的车钱。我刚想走,他把一张报销单放在我面前。

"钱是喜欢算帐的,签个字吧。"

很快我们就到了汽车站。票买得也很顺当。

- "您身子好了吗,神父?"
- "大概算……。我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孩子。我给裁掉了。"
- "您坐着,神父,我去买些东西路上吃。"
- "可别走远啊,亲爱的……"

我回来看时,神父仍象刚才那样坐着,只是他那只小箱子不是象我放的那样搁在他脚下边,而已被移到椅子上了。

"哈里顿占了我的房子吧?"

"哈里顿。"

"让他过下去吧,他还年轻,我可再也不回村了。"

他撕了一片煎鱼,仍象嚼面包那样索然无味地嚼着它。他不时地注视着我。我明白了——他一切都回想起来了:那圣饼,那对我的规劝以及我们之间的谈话。他垂下了头,蜷缩成一团,象一头老鸟——飞不动了,只能哀求人们的慈悲,别打伤它,别踏死它。

正是这位神父曾在教堂里我母亲的棺柩前讲了那些关于母亲的妙不胜言的话,听完了这番话之后我才毅然决然坚信自己该出家! 当亡故的母亲还停在茅屋里的时候,我和他一起烤过圣饼。主啊! 现在这一切还都仍象眼前的事一样……

安娜不明白,修女为什么要把她引到年迈的神父那儿。费奥

多尔神父那双慈祥的眼睛和斐克拉的眼睛有点相象。他大概从 来都不修面,柔软的白胡须简直是从眼皮下就长起的。神父对 进来的人们热情接待,就好象期待已久了似的。他收掉椅子上 的旧书,让安娜坐舒服。

斐克拉在桌子前面停了下来,桌子上一只深钵上覆盖着一 方洁净的带华福里饼干花纹的毛巾。

"在烤圣饼吗,神父?"

"圣饼,嬷嬷,是圣饼。什么都是自己来。"费奥多尔神父双手一摊,又象是在表示歉意,又象带点文雅的自豪。

"要帮忙吗?"

"何必呢?我和这位姑娘坐上一会儿,她会帮忙的。" 神父拿出一块木牌——一块面板——放在桌子上。 "我走了,神父,晚祷后我来接安娜。"

"上帝保佑你,嬷嬷!"

神父拿起一团面,擀了起来。"大概他衣服也是自己洗,饭也是自己做。"安娜这样想。世上有多少善士仁人,可为什么只是在山上才能看到他们?!感谢你啊,上帝,总还有这样的人!

"昨天在柯帕恰向一个老奶奶买了一个卢布的干酵母。只有那么一丁点儿。"费奥多尔神父说着比划了一卜他那又厚又黄的指甲尖。"折腾了一夜,而今天一大早……"神父顿了一下,悲伤地看了一下安娜。

他递给安娜一根擀面杖。走到小柜子跟前,拿出两只酒杯——大一小。先把大的一只给了安娜。

"切吧,孩子,切五十个圆饼,然后再切小的。"

安娜回想起母亲过节时烤馅饼的情景。她烤得既安适又劳碌,满屋都充满了烤面的嫩香。

神父看了姑娘一眼,叹了口气。

"你处境不妙啊,孩子……。加菲娅倒算满好了,她受完了 折磨,天使们领去了她的魂灵,带着她飞越山巅。人们中间没有 比她更幸福的了……"

安娜合上了眼。母亲站在她面前,她完全是另一副模样,皱纹展平了,幸福,豁达开朗。安娜抽噎着大哭起来。

"别哭,亲爱的。基督以自己的一生立下的遗嘱是——生活,经受苦难的折磨和替人行善。在尘世过场的人只有象你母亲那样听从圣训才会享到极乐……"

听着老人那犹如潺潺流水声般的嗓音,安娜感到就象往什么地方沉落下去。该有多么甜蜜啊——当你听着讲话者的每句话时会感到一股暖流一浪接一浪地流遍全身,你相信的不是言辞,而是嗓音……

神父的话只是偶尔传到安娜的意识里,随之而来的又是一 阵阵若明若暗的催人入睡的暖流……我第一遭听别人讲妈妈这 么些好话……

"天主附在每个人身上。人可能想都不曾想到他,可是一旦 受到震动的时刻来临,每个人都会在自身内听到主的圣音,并会 向主祈祷。于是人就会得到天主的恩惠,而它能使人的生活变 得宁静,豁达开朗。而一切困难对人来说之所以是沉重的,就因 为他的孤傲妨碍着他承认附在身上的天主。只有在祈祷时将自 己的一生都献给主,而又为自己毫无企求的人,才能享得三倍的 极乐。"

安娜切着圆面团。起先切大的,而后用另外一只酒盅切小的。边切边听着神父那柔和而缠绵的话语。

"住手吧,好孩子,够了。酵母很难弄到。我只有够一个礼 拜用的。"

费奥多尔神父拿出了一只双面的木印板。

"你看,孩子,在这大点的一头上刻着'基督',而在这头上," 他指了指另一头,在一圈花边里活象套装木娃娃似地,一个套着 一个,奇异地刻着一些不识的字母。"这上面是'玛丽娅',看出 了吗?用大印记印四块,用小印记印一块。每做一次弥撒我们 俩得用五块圣饼,而其中一定要有一块圣母饼。"

安娜打着圣饼印,用哭肿了的眼睛看上去,面饼片都漂浮起来,但是她尽力把印记打在松软的圆饼正中,似乎现在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哎呀呀! 我竟没给你围裙!"

他从身上解下围裙,递给安娜。

"这不是,这么一来你连圣饼也就学会做了。"他把电烘箱往桌子上一放,打开了小炉门。

从炉门里惊恐地窜出一只小蜘蛛,向四周打量了一下,就逃 之夭夭了。安娜是怕蜘蛛的,但是这一只却是那么逗人发笑而 又显得惊惶万状!

"好家伙! 暖够了,小强盗! 呶,快爬吧,快爬吧,小家伙。" 费奥多尔神父拿了块蜡,擦了擦烤盘,往脸盆里倒了些水。

"现在我们这样来做,"他说着把盖了印的面饼往水里沾了沾,"咱们来把它贴在靠底板的地方。"

沉甸甸的水珠从浸湿了的面团上往下滴落着。

"我是个该拿退休金的人了,而我仍然在供职。眼睛都不好 使啦·····你把面饼摊得整齐些!"

"神父……妈妈在那边可好吗?"安娜眼里闪着那么诚恳的 祈求,弄得神父不得不摘下眼镜,合上眼,良久而用心地用衬袍 的袖口擦拭着镜片。

"满好的,孩子,简直是好极了!世间人的生命好比一支蜡烛。仿佛觉得,它燃得很久,等不到头。可一当燃尽了——消

逝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只有在那边,人才获得永生,按在人世时的作为逐一报应。这样看来加菲娅必然会升天堂的。"

"那我可怎么办呢,神父?"

神父叹了口气,不知怎的又擦起眼镜来了。

"我该怎么说呢,孩子?熟知天主的诚言,按照天诚去生活,"费奥多尔神父用手朝上面,朝修道院的方向指了指。"就象在山上的人们那样生活。"

"他们觉得好吗?"

"靠天主近一点——人就会轻快一点。尘世上的事过去了, 也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过就象人喘了一口气一样。都摊 完了? 真是个聪明孩子。"他拿起圣饼,整整齐齐四个一行地摆 到烤盘上。"坐好罗,我的兵,我们要烤你罗!"

他点上了烘箱,趁它在加热的时候,神父拿了根针,在每个圣饼上都戳了几下。

"以免他们在烘箱里胀起来。"

"神父,他们是离天主近吗?在山上的那些人……"

"你说修女们?他们是天主的第一流奴仆,行善于天下,谁 比他们跟主更近啊?"

于是费奥多尔神父开始讲他们贞洁而光明的生活。安娜又 失去了神父的思路,仍旧只是谛听着老人嗓音中那催人入睡的 仁爱。他的嗓音使母亲临终遗言的真谛令人心悦诚服……

神父抽出了烘盘。圣饼发得很高,带一层烤得泛红的硬壳。 就好象是坐在一条窄小板凳上的一群女友那样一个紧 挨着一个。它们散发着一股家常乐见的热烘烘的香味。

费奥多尔神父把它们摆在一条干净的厨巾上, 慈爱地, 好象 是用襁褓在包婴儿一样, 把还有些发烫的圣饼用另一条毛巾包 了起来。 "看,我们俩总算把圣饼烤好了。"

"我要回去了,神父……"

"等一等,孩子。斐克拉嬷嬷和一些妇女正在你家里,别去打扰他们。咱们一起上教堂去。你去为天主的女奴加菲娅祈祷祈祷吧……"

我把那一切都想起来了!

在那儿,在村子里,那时,母亲死后我曾坐在他的房间里,求他帮忙。他帮了忙。第二天我就上山去见修道院院长。

而此时此地是他坐在我跟前,他需要我的帮助。

"你真是心地善良啊,孩子!"

什么心不心的! 我既然说过陪送,那末我就送到。

"把我送到胡斯特去吧,我有个女儿住在那里。铺的盖的都有。"

"一定送到,神父。"

"你在修道院里怎么样,别人不欺负你吧?"

我想起了我对大主教第一句问话的回答,我笑了。

"既然不欺负你,那可真谢天谢地啦!"

他想起了件什么事,费力地凑到我耳边。

"我入医院前瓦西卡,那个……的儿子……来找过我。"

他于吗要跟我提起卡普科夫儿子的事?!

"他要讨一份教区鉴定去报考神学院。"

这个恶棍,害了一个玛丽奇卡还嫌不够!还拚命往神父职位上爬!

"您给了吗?"

"哪能呢!"他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似的,就连坐在凳子上的身子都挺直了。"我回说,连羊群都没有,哪里还要牧羊人呢?"

"仅仅因为这一点?"

"不是的,孩子。不可引狼入室呀。狼会乱咬人,出人头地的!"神父沉默了一会,而后已经是轻声轻气地说:"我真想进修道院去。可是我这副样子有谁会要呢?上哪儿去哟?讨饭去?从教区那里总是可以拿到退休金的。少是少,但能对付着活下去。"

"可修女们呢?按规定退休金她们是没份的。"我冷笑了一下。

"没份,没份。"他象鸡啄米似地点起头来。

"神父,可是你亲自劝我出家当修女的。"

他点点头,看来,没懂我的意思。过会儿他不再点头,转身 对我说:

"让我可怎么说呢,孩子……年轻人的眼睛看道儿更清楚 些……照你晓得的那样去做吧。"

"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刺了他一下。

"我老得不中用啦。现在我还是上女儿那儿去吧……"

这就是全部谈话。他在暮年还有个女儿,而我呢?……

我们的座位在车尾。我让费奥多尔神父靠近窗口坐,以免 出出入入的人挤着他。一片喧嚷。各人谈着自己的事。这种喧 闹声一路不停。

凭着塞在帽子里的苍白发辫,人们认出了费奥多尔神父。

"看呵! 一个教士坐在车上! 瞧呵——货真价实的教士呐! 还有个修女陪着他!"

这是后座上的几个小伙子在捣蛋。

车子转弯过坎坷时,小伙子们骂了我们一句难听话。

费奥多尔神父甚至高兴起来。

"听见了没有? 尘世上人们日子过得越甜美,就越是不欢喜

我们。温饱而健康的人……"

难道一切是这么简单吗?不,事情并不仅仅在于温饱这一点上!对这班小伙子和正在辞别人世的费奥多尔神父来说,可能会有同一个上帝吗?

斐克拉的上帝和大主教的上帝是不同的。大主教的上帝聪明得多,文化修养高得多,而斐克拉的上帝——仁慈而不拘谨。对谢苗的那个上帝真连看上一眼都感到厌恶:"你给我多少,我给你多少——账目两清。"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尺码来糊上帝的,好使自己感到随心所欲。这一来,这样的上帝酷似人本身了。

不管怎么说,大主教处理事情怪得很:又巧妙,又摆得平, 又方便。监督做错了事吗?结果她原来只不过是为修道院操心呐!那也就不是什么罪过罗。完全象老院长那一套。

对一切事情大主教总是先从不同的方面来看一看,然后再选一个最便当的方面。当另一方面显露出来时,再转眼去看这个另一方面。是这么一双眼睛——任何一副眼镜对它们都合适!

我心绪很不好! 甚至对费奥多尔神父也并不是怀着敬重之心,只不过是一种对老年人的怜悯而已。

不好哇……我已经跨过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不可能再返回去了,不可能回复到过去的我,那个没和卡普科夫出过门,没偷听过老嬷嬷和希麦昂神父间的私房话,没目睹过玛丽奇卡的忧伤的我……脱壳金蝉那能重回蝉衣!

车到胡斯特天已近傍晚了。我扶着他穿街过巷,一直提心 吊胆,生怕他一跌倒就全完了……

我送到了地方。他们留我吃饭,可是我看到他们对神父是 那么冷漠无情,我谢绝了。

"别了,孩子! 让天主如你所愿地赐福于你!"

当时的情景使我感到,我好象是站在一座新墓前面一样。尽管他还活着,他那一直长到眼边的苍白连鬓胡子就在这里,在身旁,然而总是那种感觉——我站在坟塚前。下次,当某个熟人把他的死讯传给我时,我再遇到的可就不是他,而是一盒骨灰了……

"别了,神父!"

## 八

去春,椋鸟在我们这儿筑了巢。后来一只从扎克鲁齐来的猫把两只母鸟吃掉了。一只公鸟飞来,看见家破人亡,把鸟蛋摔到地上就飞走了。另外一只公鸟悲鸣了好久,也飞走了。斐克拉为了这事心里难受得很哪!

我怎么会想起这些椋鸟来了? 我不过是朝鸟筑过窠的那几棵树看了一眼。猫还活着。那时我捉住了猫要狠狠地揍它一顿。

"它,一只没有头脑的猫,有什么错呢?"斐克拉阻止住我。

"抽它一顿,它就有头脑了。"

"你当心天主发怒!"教母喝了一声,把猫夺了过去。

最近几个月斐克拉的脸颊瘪下去了,举止困难。打十二月起,命名日后,——她作的是斐克拉·彼尔西茨卡娅的生日——她从教堂里回来,样子真象个快要死的人。

"神父用项巾蒙住我,当他一摘去项巾,我眼朝上一看,长明灯上蜡烛点完了! 烛火闪耀着,活象是怀念亡灵而叹息着……我该死了……周身象散了架子一样……就在今年死……"

"这一年已经要过去了,"我强开笑颜地说。"十二月了嘛!" "那末就在明年。" 她一提起死来,眼睛变得空荡荡,充满忧伤,就象玛丽奇卡那时一样。我想方设法要使教母提起精神来——哪怕眼里闪出一道凶恶的目光也好!

"监督差不多整个冬天都呆在自己家里,而吃用却靠从修道院送去!"

"别再提她了。等我一死,你就把信交出去……"

斐克拉对我说这番话时已经是七月了,这时我们桌子上已 经摆上了一把新的电熨斗。瓦尔瓦拉和玛克丽娜已不再同出同 进,形影不离了,在食堂里也各归各坐。她们也先开口和我打 招呼了。玛克丽娜时常搭腔找话说,试着和我商量事儿。有一 天她把我引到一边。

"修道院从塔什干的朝圣者那儿得到了十床被子,鸭绒的, 纯鸭绒!应该设法让嬷嬷们能受用到。"

"您这是打哪儿知道的?"

"偶尔朝门锁孔里张望了一下,看到院长嬷嬷和米特洛芳尼 娅在拆包。"

"那又怎么样呢!"

玛克丽娜慌了神。

这可真灵验啊——她自己挨挨冻了!

"不然米特洛芳尼娅会在这些被子上做手脚! 而嬷嬷们又 正冻得牙嗑牙!"

我便去找嬷嬷们。教堂司事伊拉丽娅和塔吉安娜在教堂后面,离花椒树不远的地方摊了几方小地毯。塔吉安娜在编结着什么,伊拉丽娅舒展双臂躺着闭目养神,她等着阳光晒透她那条蓝点的裙子。

"坐到我们这儿来,阿拉!"

"嬷嬷们,给修道院寄来了一些暖和的被子。应该想办法让

它们落到你们当中每个人的手里。"

"给修道院寄来的东西多着哩。"伊拉丽娅回答说。

"跟我们坐一会儿吧,昨天去割过草后,在这儿就象在天堂里一样!"塔吉安娜微笑着说。"连雨天一来就别再想看到夏天罗。"

这我早就料到了! 话题稍一涉及到一点什么正经的事—— 嬷嬷们就已经听不见了!

- "嬷嬷们,冬天我们会给冻僵的!"
- "在你那个禅房里是冻不着的!"塔吉安娜嘟哝了一句。
- "难道房间是我给自己挑的吗?"

"你看,这太阳多暖和呀!"伊拉丽娅为我们和解着说。"它又善良又慈祥,但是却不让人家对着它看。别发牢骚,别惹事生非! 发到修道院来的包裹又不是稀罕事儿?可你要是去计算的话——觉都要睡不着罗!"

我细心观察着这一片安宁谧静。管你发生什么事,嬷嬷们都无所谓!她们可是好心人,怜悯过玛丽奇卡。然而只消高声说句话,不管是怎样一句,只要嗓门一高!——她们就消声匿迹了!有人替她们思考,替她们决定。而对她们来说这是幸福。我真傻,我干吗往头里钻呢?她们这些人自己在捍卫着不必动脑筋地打发日子的权力,而我却要把个人的担忧带给她们,并以此去取代她们那种幸福呢!

突然伊拉丽娅向我转过身来,她眼里充满着期望。

- "要不,你和院长嬷嬷提提这些被子的事?"
- "为什么不一道去讲呢?"
- "怎么啦,你,那是造反哪!"

干吗要白费口舌呢?我去讨被子,而她们在旁冷眼静观,就象把玛丽奇卡赶走时那样?把我赶出山门,而嬷嬷们却象黑色木桩那样站着,叹息着,怜悯着,为我罪孽的心灵而祈祷?……一

## 群绵羊!

七月份斐克拉已经卧床不起了。她不许去请医士。

"既然是主的旨意,医生是无能为力的……我受完自己该受的那份苦了……到腾出位置的时候了……"

上帝啊! 你干什么要把教母带走啊?! 你一个人也不留在我身边!

斐克拉不哭,也不抽啜。开始常常在大白天睡觉。有一天 她象从前那样微笑了一下。

"最后到山下去的那次我碰上了农庄的牛群,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头白牛,这主福啊……我现在是不再需要这份福了……让它过给你吧……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好象是你看见的这头白乳牛……我做了个梦……好象我在一个有钱人家做女佣……女东家挺厚道,就象以前的人打扮得那样漂亮……我就是侍候她的。我做了件什么不随她心意的事,她大发雷霆,动手就打……她打着我,打啊……"

"那后来呢?"

"也没啥。既然是打人,那就是说,有亲人要回家来啊……" 她在期待着。最要见的是——小侄女。但亲属们还不见来。

她深深地埋在被褥里,几乎一动也不动。

"把我的东西分了吧……"

"看你说什么呀! 干吗要散发东西。"我竭力装得惊讶万分。

"把毛衣和床单送给嬷嬷的女儿,那个孤苦伶仃的孩子…… 把长罩袍和鸭毛褥子给乌依娜……书——留给小侄女……新法 衣你自己拿去,用得着的……祈祷书——也给你……"

她费力地吸着空气, 好象想一口把小小的禅房里的空气都

吸光似的。我打开了窗子。果园里成熟了的叶子簌簌作响,鸟儿啾啾争鸣。

斐克拉把伟大的殉教者的圣像凑到唇边久久地拿着它,贴 在脸边。

难道就这样完了?! 她过世而去,似乎根本就不曾有过她……主啊! 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人从世上拉走啊?!

"我不抱怨……"斐克拉把圣像从唇边移开,她的一只手就象条鞭子似地垂下去。"感谢主赐了我,这个罪人,幸福的生活……曾多么想在当修女时叫瓦尔瓦拉这个名字啊!……但被取了个斐克拉……院长嬷嬷说:'你哪配叫瓦尔瓦拉!本来没受你什么奉献就收留了你的,'……给了斐克拉这个名字……而不是排在九月份里的功德等于圣徒的第一个殉教者的那个姓……给起了个彼尔西茨卡娅,排在冬天的姓,唯恐我在秋天浪费掉一个工作日……斐克拉——就斐克拉吧,总得有个人叫斐克拉啊……我做姑娘时我叫玛丽娅……"

这我记得。教母还是在我初上山的那些日子里说过。后来就再也没提起过。主啊,难道就这样完了?! "安秋······把那本旧《赞美诗集》递给我······还有黑纱巾包着的蜡烛·····"

我双手颤抖着,差一点失手把书和黑布卷儿摔掉了。斐克 拉拿过《赞美诗集》,费劲地翻了翻,书当中掉下一张练习本纸。

"信你交给……就说死者请求宽恕……或者干脆就 把 它 悄悄丢出去, 免得她埋怨你……这又不是你的过错……"

我把《赞美诗集》放回原处,把信藏在自己褥子底下。

斐克拉费力地打开了黑纱巾。

"这就是那支蜡烛……"

教母略微抬起了头,吻了吻蜡烛。斐克拉的头无力地倒下 来,白发散落在枕头上。我小心翼翼地把蜡烛拿开。一束油丝 发亮的少女的头发紧紧地绞在蜡烛上。 斐克拉显 得多 么年 轻啊! ······

我转眼向披散着的粗硬的苍苍白发望去,在这粗硬白发和 绞在蜡烛上的油丝一样的发束之间相隔着她修女的一生……这 一生消逝到何处去了呢?

坟丘,橡木十字架,就是这个十字架也得篆刻上别人的名字而竖在那里。一生中这个名字就象一段木桩竖在她眼前,——绕又绕不过,拔又拔不掉。人一入土——只留了个名字……然而在这个并非所愿的名字里究竟能有什么足以说明教母的为人呢?将来我也是这么个下场。一式一样——一个橡木十字架。只不过我的那只上面名字漂亮点……

"我给叶芙帕拉克西娅阖上了眼睛,而你给我……"又将是 谁来给我阖上呢?

斐克拉的双眼陷得多深呀! 而她原来的模样该是多么标致 呀!

"我闷……难受……"

我把被子从她胸口上拉开,教母暂时镇静了下来。

我和斐克拉在一起度过的年岁就象在幻梦中一样逝去了。 是啊,该苏醒了。她就象我的生身母亲那样待我,我对她,也象 是对母亲那样,没有珍惜她。而现在,似乎不是从斐克拉身上, 而是从我身上一切生机都在消逝,背上一阵阵冒着阴湿的寒气。 我无心祈祷,祈祷也无法驱散寒气……

我一下惊呆了。从屋角,从摆在斐克拉床头后面的发黑了的基督圣像那里爬出了个怪诞的阴影。它很小,有鸡蛋那么大,慢慢地,不可阻挡地在墙上蠕动着。斐克拉察觉到了我的惊恐。

"您睡吧,睡吧。"我尽可能镇定地说。"我想起了费奥多

尔神父。"

干吗我要撒谎呢? 这种回忆并不能使教母觉得轻松些。

"是个正直的神父……他死的时候心里要轻快些……"

怪诞的影子不停地继续爬行着。它马上就要爬到一堵墙的 尽头,就要爬到另一堵墙上,到那时斐克拉就会发现它。

突然影子停住了。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影子又继续移动起来。斐克拉可别看见啊!

"来了!来了!"教母的脸痛苦地抽搐着,她把手从被子里抽出来,摊直佝偻的手指,竭力想排开灾祸。"天主啊,圣母啊,宽恕我的罪过吧,别为那封信而责怪我……走开,走开,魔鬼……安秋,姑娘,朝它划十字架!……"

我俯下身去,抚摸着她的头发、抖动着的双肩……

影子好象惧怕斐克拉说的话,停住了。待了一会儿,又动起来。 来。

"是来召我的魂儿的!"一串干涸的黄色泪水沿着教母那张 死人般的脸滚了下去。

突然我朝灯罩看了一眼。在透明灯罩的面子上爬着一只甲虫。噢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您瞧咱们怎么把它赶走。"我说着朝影子转过身去,大声地命令道:"停住,该诅咒的家伙!"

阴影果然就停住了。

"滚开,滚你这个魔鬼!"我庄重地宣布着,并且大动作地在 阴影上划了个十字。

我走近灯罩并使斐克拉毫不觉察,捉下了甲虫。

教母的脸由于幸福而泛起了光采。

"你一切都将是轻而易举的,姑娘! 狡猾的魔鬼是永世不能沾你身的……"

我走到走廊里去丢甲虫。玛克丽娜和塔吉安娜已经守候在 那儿了,在他们后面靠墙站着驼背的阿尔焦米娅。

"怎么回事?!"塔吉安娜失惊地问道。

我没回答。

"到该请神父的时候了吗?"秘书打听道。

好厉害的嗅觉! 随便在哪条河里她都是一条最肥的鲶鱼。

"要拿些什么东西来吧,啊?要不要我守护一会儿?"

只有阿尔焦米娅一个人怜悯我的教母!

"用不着什么,嬷嬷们!"

斐克拉纹丝不动地躺着,她双手放在被子上,象是刚从土里 刨出来的树根一样。.

"愿你幸福,我的女儿。"她轻声地说。

我并不想问,发问的是我的心声,而不是我,

"您在修道院里可曾有过幸福吗?"

沿着教母脸上的皱纹淌下了泪水。

"那末我会有吗?"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自己考虑吧……"

斐克拉尽量地把头伸长,差点就要撞上床头架,就象要把脑袋从病痛的躯体中拔掉一样。

"透不过气……"她扯开了衣领。

斐克拉转向我,眼睛用最后的一线微光看着我。

"请神父……"

清晨时斐克拉去世了。

······这一天是怎么过去的——我记不得了。一些人的脸俯向死者默哀,而她那张脸——已经是一张陌生的脸了······

傍晚时分给死者穿好了衣服。

她穿着长袍停放在教堂里,就是在第二次削发时给她做的那件长袍。她躺在那里,象是在做祈祷一样,脸朝着祭坛,只是此刻她那张用纱网覆盖着的脸既看不到救主,也看不到圣母,也看不到我这可怜的教母曾祈祷过的任何圣者了……

夜间当我在教堂里守在棺柩旁边时,我还记得念赞美诗的 嬷嬷们的低语声。一些修女读完自己的班儿,便去睡觉,再由别 人来替换她们。

周围一片死寂,似乎世界都停滞了,好以静默来伴送教母。 只有赞美诗的词句轻轻地叩打着这一片沉寂,干裂的板条吱嘎 作响。夜是闷热的,然而我却感到无数冰冷的针在刺扎着我—— 扎到背上、脸上、脚上……

我的脑子什么都无法思考,欲哭不能,欲祷也不成。

早晨四点钟该由我和玛芙丽基娅诵读经文。她睡眼惺忪地 走来,找了个比较惬意的地方坐下来,打了个呵欠,翻开《赞美诗 集》。

"你去吧,嬷嬷,由我自己来读,我一个人。"

玛芙丽基娅没反对,我在她那双在蜡烛光下闪动发亮的眼 里看到的只是感激。

斐克拉的头顶和两侧点着三支蜡烛。最大的那支缠绕着纤细发亮的发束的那支蜡烛握在僵死的手中。和她放在一起的还有个十字架和功德等于圣徒的第一个殉教者的圣像,因为在修道院里没有斐克拉·彼尔西茨卡娅的圣像。

周围一片漆黑。只有月亮象手电光似地射进教堂的窗子, 照在尼古拉·米尔里基斯基的平底鞋上。

该念经文。可我无法念。脑子里我什么都明白,然而心却不能接受,遗体在棺柩里——这是教母,是她在灵魂脱壳时留下的东西……我撩起纱网。斐克拉静静地躺着,她安息下来了……

可能这样是好一点?……

我无心念经。我消磨了的那些时光不由自主地在我眼前展现出来。不论往哪儿走,不论做什么事——我总觉得有一只仁爱之手在我脚下铺上松软的地毯……

我身后没留下什么人。其他人会有个女儿站在沙**堆旁**,而 我死之后——什么人都没有……

我不愿意这样! 你听见了吗, 主啊, 我不愿意!

月亮变得苍白、消瘦,就象她已销魂落魄。黎明前的寒意袭来,而地平线尽头的黑暗却开始消融……

对斐克拉的安魂祈祷搞得郑重而动听。一个人越是曾无声 无息地生活,人们就越是想在最后一刻,当他什么都已经不需要 时,多多地奖赏他一番。用一天来偿清一世,以便尔后永远地忘 却他。

我记不得是怎样拖回到了禅房的,钥匙插在门上。我锁过门吗?哪里还想得起来!

这是怎么啦?!

斐克拉的被褥给翻得乱七八糟:被子堆在床头,枕头丢在脚跟下。连橱门也都敞开着! 教母的东西全不见了—— 绒 线 衫、床单、书都踪影皆无。在下面的角落里她那褪成红褐色的贴身长袍被揉作一团。《斯皮方诺契卡·加诺契卡》书页零乱地丢在窗边。

主啊! 在你的修道院里闹腾成什么样子啊?……

我的床铺原封没动,我把手指伸到褥子下面一摸……还在 这儿呢……老手失算了!

尽快地把它交出去吧! 交出去?……

我坐在自己床上,看着这些劫后的景象。谁干的呢?米特

洛芳尼娅? 玛克丽娜? 瓦尔瓦拉? 是冲着钱来的吗? 斐克拉可是 分文没有啊。她们不相信?……

我不会交出去!

罪过! 又是对谁的呢?

大主教说得对!不能超过限度,这种事不能让它不得报应! 我算是明白了:别思考什么,别对自己提出什么疑问。否则的话, 他们会把你压抑至死的。

……心灰意懒,空虚无聊。说来也难为情,这种空虚反倒使心情轻松许多。斐克拉一死,倒也简单了。仿佛是把我拴在修道院的那条锁链断掉了。

是离去的时候了。谁也不会和我一起走的。我没有同路人……也不要到任何人那里去寻求答案。答案就象皮鞋——各人各样。我既已越过了界限,那末就得自己找答案。而且该是个不致使自己倒霉的答案。一旦找到,就不后悔! 无论米特洛芳尼娅、老嬷嬷、谢苗、大主教、巴芙拉和我的华西林卡,他们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答案生活的。

而我们的修女姐妹们却是这样缩在别人的背后度过这一辈子,是些没有自己答案的人!

我走到柜子前,取出了自己的蜡烛。我这支蜡烛和斐克拉那支差不多,只是稍细一点,装饰少一点。我这支蜡烛眼下还是新的,它不会很快入土的。不会很快?……我拿起一面小镜子。双鬓已钻出了白发……脸也不象自己原来那张脸了:双眼陷了下去、鼻子变尖了,就象华西林卡那副样子。我的眼睛充满敌意。看的还是我自己呢!从眼角到双鬓的白发之间绵亘着条条皱纹……

不想见到任何人。最好就这样一动不动,让日子不知不觉 地一天天过去……孤独一人……

听! 门外有声音……

"我主耶稣基督、天主之子啊,宽恕我们吧!"

这是谁呢? 莫非是到老嬷嬷那儿去的人走错了门? 我们这 儿真正按规矩说来,修女姐妹互相之间是不走动的!

又是那个声音:"我主耶稣基督……"是找我的!

"阿门!"我叫了一声,我简直认不出自己的声音了。

是玛克丽娜。她坐到凳子边上,用眼把房间扫了一遍,没有 表示任何惊奇。

"多沉痛的损失,多沉痛的损失啊!"秘书不住嘴地悲叹着。 是她!可你又无法证实!……

"您有什么事?"我问道,以便马上谈正题。

玛克丽娜两眼死盯着我的蜡烛,薄薄的嘴唇象两条蛆虫爬 动似地咧了开来。都怪我没及时收藏好!

"唉,咱们这份日子啊……今天还活着,明天就见天主……" 我没有回答。

"您看到新来的见习修女了吗?"

什么见习修女?

"没看到……"

"她们到咱们这里有两天了。当然都有奉献。挺逗人的小姑娘! 眼睛大大的,见什么都怕。在葬仪时吓得直打哆嗦。"

"年轻吗?"

"都十八岁了。把她们安顿在哪儿呢?"秘书的脸显出忧虑的样子,就好象她真为这事伤过脑筋似的。

怕是要安排到我这儿来吧?

"我们考虑再三,才决定:一个安顿到谢拉费玛那儿,住阿迦 菲娅的铺位,另一个……"

她顿住了话头。算了,我帮她说出来吧!

"到我这儿来吗?"

"干吗要到您这儿呢?您见到陌生人会生烦恼。"秘书连忙 说道,"安顿到瓦尔瓦拉那儿去。"

可你自己不是和瓦尔瓦拉住在一起么! 原来如此! 因为你 们那两间房间都是边房,又湿又冷!

"瓦尔瓦拉同意吗?"

"她会同意的。"

"那您呢?……"

"妹妹,我到您这儿来请求回到原来的铺位。"她朝斐克拉的床铺点了一下头。"这里以前放的是我的床。"

好哇,这就是要给我送终的人么!我就抓住最后一点机会。

"院长嬷嬷同意了吗?"

"她会同意的。新来的姊妹应该和有经验、通晓祷文的修女 住在一起。"

"瓦尔瓦拉离开您怎么成呢?"我已经不知道再抓点什么把 柄好了!

"司库又怎么样呢?"玛克丽娜耸了耸肩。

难道真的就摆脱不了玛克丽娜了吗?!

"她也挑不了司库的担子么。"她机密地对我说。

"难道您真的就不惜和瓦尔瓦拉分手啦?"

"既然您有这份好心肠,那就请您住到原来的房间去,我和 瓦尔瓦拉回到自己这儿来住。"

原来你是想这样啊?!

"我要考虑一下,很难就这样马上定下来。"

"当然,那当然。"玛克丽娜连忙说道。"多沉痛的损失啊!" 她一走,我就随后把门关上,上了锁。

你们等着吧!我用象斐克拉一样的佝偻的手指揪着从鸭毛被子里滑出来的绒毛……我的答案在哪儿,在哪儿?……越过了界限,就得知道各种答案!

你们哪怕稍等那么一等呢! 今天刚刚把松木棺材下了葬么! 空铺位——它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它是属于那个被你们洗劫一空的人的! ……她的遗物只剩下了一封别人的信,而且那也是因为你们没有翻到!

信……

要干,就干它一场!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答案。

不,可不是由你们来给我送终!

不论是早祷还是晚祷,都是那么个样子:开始时也只有三、四个人。有的修女推托要做劳务而不来,有的懒得到教堂去——干脆在自己房间里祈祷。那些来的人也总是设法站在离出口近一点的地方。我现在也这样——离出口近一点。当然了,临近大祭的时候我们的人就多出来一些。

安葬了斐克拉之后我听起钟声来也觉得异样。森严的钟声,沉闷而又嘶哑。这不是,断断续续的金属声,叮铛作响,乱糟糟地冲向空中。它是传不到上天的——那么多钟都在响着,可上帝只有两只耳朵,听得过来吗!

明知这样做不好(但反正也无所谓了!)——我读了米特洛 芳尼娅写给哈里顿的信。

"亲爱的小神父!

我给您草书几笔,略表我由衷地祝愿您无限幸福!

我的小神父,星期六那天我惹您生了气,请原谅。都怪我不好!我真是对自己毫无办法,我生就了这么个性格!我知道,我应该忍受一切,什么也不该对任何人讲,毫无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不会有福气生活在您的身旁,不听到人们的诽谤……希望早就破灭了。我的小神父,您自己就常常说,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爱谁就爱谁……"

我额上冒着汗。我站起身来,检查了一下门。仿佛为我把别人的心撕碎了似的……温柔、软弱的米特洛芳尼娅,她心情不佳,又无处投奔……哪怕是伊拉丽娅、玛丽奇卡或塔吉安娜这样写呢!可写这封信的人偏偏是监督司祭本人!

米特洛芳尼娅在信中谈到一架卖给了什么人的旧缝纫机, 而她想给自己买一架新的;她让他不要说出她到那位住在斯米 列契尼亚的姑母家去过的事:"如果对老婆子一说,那我就被缚 住手脚了……"连监督司祭也会被人缚住手脚;真是奇迹……

再往下读,我就一点也不懂了:

"我还要告诉您,我的小神父,我丝毫不留恋,只要能离开修道院,随便到哪儿去都行,只是为了您,我才不走。我的心为您而悲伤……请您原谅,我写得不好,因为手痛。如果您不回信,我将认为是您对我不满……"

信中没有一处写出哈里顿的名字! 可她自己却署了全名。

信是很久以前写的,还在费奥多尔神父生病之前、院长嬷嬷的侄子还在原来的那个教区里供职的时候写的。既然她毫无顾虑地对侄子抱怨姑母,那他们是够亲密的了!

生活中的一切就和那个冬夜里举行婚礼时的情形一样! 或许米特洛芳尼娅真的象信里写的那样一个人? 可为什么她对别人的不幸竟是如此麻木呢!

又怎么能把这样的两个人合为一身呢! 我还是相信我亲自 所了解的那个米特洛芳尼娅,而不是靠别人的启示。

我决不把信交出去。

按照阿尔焦米娅的建议,我把信放在床脚下那块地板下面。 就连对自己也羞于出口,可我知道该怎么办!好一个米特 洛芳尼娅!"只要能离开修道院,随便到哪儿去都行。"她不会定 的,只是为了讨人怜悯才这么写的。可是我呢?不,修道院可不 是我的家。它也决不会成为我的家的!

我放眼看看周围。我读圣经,那里也说:有狼有羊。没有中 间的东西,就象不可能有长着狼脸的绵羊,或者喜欢吃草的狼一 样。所以最好还是你自己去吃别人,那样你才不会被狼吃掉!从 我们山上的这些绵羊身上拿走的不是毛和肉,而是双手、双眼和 最后一点点力气。上帝呀! 我这是在重复谢苗的话呀! 连福音 书也确认:"将给富有者以更多的东西,将夺去无所有者现有的 东西!"就象对待斐克拉一样,把她所有的东西都拿走——绒线 衣、眼睛、她的一生。我还以为这些话不过是个别的福音书编述 者的疏忽。才不是那么回事,所有的四个编述者都重复这些话, 而且这些话在所有的神圣的布道词中都有,在我上山后的几年 里,旧约的《生活》中这段记载一直使我不得安宁: 当剩下依阿柯 夫<sup>①</sup> 一个人的时候,无名氏就和他搏斗。无名氏意没有制服依 阿柯夫! 可这位无名氏就是上帝本人么! 依阿柯夫把他压在身 下。压在身下……而后依阿柯夫竟跪倒在败者面前说:"你给我 赐福,否则我就不放开你!"竟然把万能的主仰面朝天地压在地 上并祈求他赐福!

我无法接受! 既然你胜了,就下命令么,干吗跪着爬行! 思绪紊乱,就象失火的板棚里的老鼠四下乱窜……我很清

① 依阿柯夫——传说中的古犹太民族的祖先以色列的第二个名字。

楚: 在我们和上帝之间耸立着一堵很高很高的墙, 无论上帝的目光或者我们的祷告都无法通过这堵墙。一切都取决于人的意志。

当我逐渐得出这些想法时,我曾感到很可怕,我感到好象在 堕入井底似的,从那里既看不到光亮、也找不到出口……我已习 惯了。

我还活着,身体健壮,我能工作,可是内心空虚。得过且过 罢! 空虚地生活着总比惶恐不安要轻松一些。

应该拿到自己挣得的一份。自己不去拿,人家是不会给的。 我干了三年连一个戈比也没得到过。就连在开荤的日子里,我 也象个讨饭婆或象条狗一样在餐堂里吃斋。就算是条狗吧,也 还能碰上块肉骨头么!

我对玛克丽娜说过了,让她搬过来。她对我说:"还在斐克拉快死的时候,老嬷嬷就答应让我搬过来。"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瓦尔瓦拉从不登我们的门槛。她见了我绕道走,象避鬼似地把头一扭。

起初玛克丽娜试图来教训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跟她周旋了一下。我一开始就整了她一下,好让她别说假话,放规矩点。万一谢苗撒了谎呢?但他为什么要撒谎呢,又没什么好处?在不涉及直接的利害时,谢苗是诚实的。

"姐姐,您为什么不把钱存到储蓄所里呢?"

"什么钱呀?!"

谢苗没撒谎!

"就是那一万卢布么,或者您现在该有多少钱啦?"

"我真搞不清楚您说的话,妹妹!"

秘书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

"不要激动么,我不过是要和您商讨一下而已。"

"商讨什么呀?"她松了一口气问道。

他说的是对的。

"我想来想去可就是弄不懂,您为什么放着储蓄所而不去。 藏在山上更危险嘛。"

她眼睛又乱转起来了!

"危险多了。"我轻声地劝说着。"还没来得及把斐克拉下葬,这里就大偷特偷起来了!"

玛克丽娜坐了下来,用双拳托着头,两眼望着我,活象我是 检察官。

"你说,是瓦尔瓦拉胡诌的吧!她这个下流坯,她自己那里才……"

我象个大首长似地斯文地把手一举。

"我知道,她也不信任储蓄所。"

"啊——啊!"玛克丽娜差点儿大叫起来,用两只拳头堵在嘴上。

我真忍不住想大笑。这个谢苗呀,他是怎么探听出来的呢? "是谁?!"玛克丽娜已经在哀求我了。"老嬷嬷?米特洛芳 尼娅吗?她们都不知道的!是瓦尔卡①坏的事!……是瓦尔卡, 对吧?"

"这反正都一样?"我避不作答。"我为您的房子着想啊。"

我从来还不知道,人的双眼能在一刹那之间既含愤怒、又含恐惧,既含仇恨、又含哀求! 甚至还含有希望!

"你要什么,要多少?! 喂,说呀!"

她牙齿格格作响。如果我们不是和院长住在邻近——她会 掐死我的! 没关系,掐不死,假如你象我一样在奶牛身上挤过那 么长时间的牛奶,那时候你就会明白,我的双手的劲儿有多大!

① 瓦尔卡——瓦尔瓦拉的卑称。

"坐下!"

她坐下了。我要放松缰绳,让她喘一口气。

"为什么要这样激动?难道我怀有什么恶意吗?为什么要 这样揣度人家?"

她无话可答,得等一等。

喘气吧,我不是恶人。

"我想请教一下。造一幢房子要多少钱?"

现在玛克丽娜庆幸地笑了,仿佛她经历了一场虚惊——她的房子和那笔秘藏的钱差点儿付之一炬。

"真的,妹妹,处于我们这样的地位不能没有房子。生活里的各种挫折难道还会少吗?假如关闭了修道院,假如和嬷嬷们搞坏了关系……而自己的房子决不会骗你的。"

她已经准备帮助别人了! 她感到有知音了, 坏蛋! 你等着吧,我会给你看到的——知音! ······

"既然有房子,为什么要待在修道院?"

"您想离开这儿?"

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又想使用拳头了! 还早,亲爱的……

"为什么要离开?房子归房子,而如果爱上帝,想为他效劳, 就决不会离开修道院。对吗?"

"当然!"她忙同意说。

就该这样!

我们谈了很久。她一直想方设法想探听出,她给我什么好处才能使我保守秘密?可我呢,变成了两个人——一个在和玛克丽娜谈话,另一个在旁观,为这样的谈话而作呕。秘书恨院长。我一直等她提到那本"真正的"帐本。想看上一看,搞搞清楚——可以开口要多少。最后,我把话题引到了这上面。秘书

答应了。

"你已经有多少钱了?"她用同伙的口吻问道。

说真话? 她会放声大笑,并且不再害怕我!

"造房子够了,还缺房顶。"

玛克丽娜象教堂小职员看大主教似地朝我看了一眼,连嘴 唇都由于尊敬而开始抖动。

"您可真是个有心人!"

几天后她拿来了一本大的总帐本——棕色的漆布封面。秘书的眼睛里露出又高兴、又仇恨的神色。 我心境平静,看得出——不是针对我的。

"妹妹,你注意,老嬷嬷在这里提到的是有邮局回执可查的 捐款。半小时后我再来,可你得待在这里,好象你不在家。"

她从外面把我反锁在房里,就象我发烧那天斐克拉所做的 那样。

可能,玛克丽娜去找人了?不会。我没有东西可损失,而她将 丧失一切。

"真正的"帐本不象给财务稽核员看的那本小小的学生用的练习本。这里什么都记着——从外埠来的大笔钱款到小数目的捐款。

蜡烛费,做礼拜费,什么费都记着! 只有为唱赞美歌收的 钱没有记帐——因为教民们自己把一卢布的钞票直接塞到修女 们的手里,要她们祈祷一下。这儿是我们的苹果收入! 八万。我 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付给卡普科夫慈善事业费——一万"。 而我本来还以为,谢苗只是因为偷足了才肯这么来回跑! 原来 他的瓦西卡的房子的来源在这里!

我合上帐本,把它藏在枕头下面。我现在有充分权利拿回 自己挣得的一份了! 哪儿能拿到钱呢! 最可靠的办法是——从蜡烛费里拿。可 是,那儿有圣堂女工,而她们归玛克丽娜和瓦尔瓦拉管辖。

没关系, 让他们派我做圣堂女工, 至于玛克丽娜和瓦尔瓦拉, 我能对付。

找谁去讲呢? 找老嬷嬷吗? 不,作"交心的"谈话我不去。 在果园里我走到了米特洛芳尼娅跟前。

"我想谈一谈,监督司祭嬷嬷。"我低下了眼睛。

让她认为我很胆怯。

"我们到房间里去吧!"

"在这里比较好,没有旁人。"

米特洛芳尼娅警觉起来了。

"我想给自己造一座房子,监督司祭嬷嬷。"

"您得去看看病。"米特洛芳尼娅关切地说。

"请您帮帮忙,监督司祭嬷嬷。"

"您就不怕违背教规吗?"

"我不过想造座土坯房,不用橡木造。"

她的眼睛突然闪烁发光,象谢苗一样,眯成两条缝。

"橡木的房子有什么不好?"

"用橡木造的房子好是好,可是会烧……"

米特洛芳尼娅的眼睛里露出了恐惧的神色,仿佛我拿着煤油站在她面前。和玛克丽娜那一次是很好的预演!她俩多么相象!

"您想花多少钱造?"监督司祭笑了笑问。

"戏想问您和老嬷嬷要五千。"

"五千?! 可您进院时捐献了多少?"

五千太少,本来应该多要点。可是米特洛芳尼娅的双拳已 经握得紧紧的了!

"我只不过要一座小房子!"

"这不可能!"她转身走开了。

"土坏造的!"我用威胁的口吻重复了一遍。

监督司祭停住了脚步:

"你不要吓唬人,更厉害的魔鬼我们也曾敲断了它们的角!"

"为什么要敲?我又没有给'亲爱的小神父'写信。"

米特洛芳尼娅慢吞吞地坐下,她的嘴唇悲哀地扭歪了。现在 她才象她自己信中说的那样一个哀哀无告、无力自卫的女人。

"你……什么?你了解什么?……"她轻声轻气地说。再过一会儿,她会哭出来的。可是,不,她的脸变得冷酷了。"修道院里有多毒的蛇在爬呀!"

"这话不好,监督司祭嬷嬷!我不是责备您,我只是羡慕您的书法。每个字母象铅印的一样!"

"你还出来吧!"她好声好气地请求说。

我多么讨厌自己! 应该跑去,拿来,请求原谅……

我已经准备朝房间跑了。米特洛芳尼娅也理解了这一点, 为了鼓励我,又添了一句:

"换了我的话,一定还出来!"

为什么她要说这句话——她害了自己!现在我轻松了,双脚也轻松了。我哪儿也不用去——因为换了监督司祭的话,决不会还出来的!

"不, 监督司祭嬷嬷, 我们不要说白话。"

我自己讨厌自己。假如米特洛芳尼娅打我一顿,我决不会说半句怨言的。

"要什么?"

"我拿到了自己的五千,再还出来。我不会抄下来备忘的。"

"你会倒霉的……"

"我不过想用土坯造!"

"你要什么?"

"想在进香日和其他的教堂节日里管蜡烛。钱交给您,不要 让瓦尔瓦拉在帐目方面管闲事。"

米特洛芳尼娅皱起眉头看着我,她在计算我这个"管"字价 值多少。

"你要进监牢的!"

"到那儿我就把一切都讲出来!"

"好。瓦尔瓦拉生了病,你就管蜡烛。"

可我这个笨蛋这些年来一直把她们当做人来和她们打交道! 难道只能象现在这样来对付她们? 可是要知道,我自己也会变成象她们那样的人的啊! ……

监督司祭履行了诺言。我被派为圣堂女工。在变容节前不 久——在斯摩棱斯克圣母像面前值班。

瓦尔瓦拉脸无人色。她象个孤魂,不知所措地走来走去,教堂也不敢进。她用狼心狗肺嗅出结局了! 她会朝我房间的窗子掷石头吗? 我用甘菊占过卦: 掷——不掷……和他住在一起的见习修女也用仇恨的眼光看我。

蜡烛,蜡烛……我熟悉蜡烛的名称和价格。对蜡烛买卖我 现在变得多么内行!

和米特洛芳尼娅谈话以后,老嬷嬷在院子里碰到我。

"你想做圣堂工友?"

"想,老嬷嬷。先做圣堂工友,然后再穿长袍。"

她既高兴,又不相信。她自己也不知道该表露什么样的感情。相信吧,相信吧,老嬷嬷!我想做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吧!哎呀,老嬷嬷,您已经是白发苍苍了!

"对您的那些话我考虑了很久,我懂得了它们的全部真谛。"

我鞠了一躬说。

我这个蠢人过去拒绝穿长袍! 对任何事情都应该同意——可做起来得按自己的意愿。

我的双手陷在石蜡里了。整个蜡烛买卖象打开的书本一样 放在我面前。如果教堂里有旁人,我们就在修道房里或者在厨 房里做买卖,或者干脆转移到附近可靠的农舍里去。

圣堂女工们已牢固地掌握了老嬷嬷的教诲: 为修道院做的一切都不是罪恶: 节约蜡烛啦, 把蜡烛再次卖出去啦, 瞒过财务稽核员啦……圣堂女工们自己一个戈比也不拿, 把一切都送交司库; 而为了修道院而进行欺骗是可以的。

瞒着姊妹们藏起钱来是很难受的,总觉得人家似乎盯着我,要逮住我的手。在头几天,特别是在教堂变容节后我拿走了整整一叠钱之后,我夜不能寐,真想自己朝自己的脸上吐唾沫……

"你怎么啦?莫非做了恶梦啦?"玛克丽娜惊慌地问道。

谢谢她! 只要我看着她,就心安理得了。有了钱就有房子, 我将成为主人。假如现在让羞愧之心占了上风,我仍然要这样 做的,只是做了给院长。我也会象斐克拉那样地死去!

我的新时日象电影那样闪闪烁烁地开始了。只是看这样的电影是令人厌恶的……变容节。圣母升天节。圣母圣诞节。上帝的十字架节。圣母节。圣母入堂节……

树叶枯黄四散飞走了,修道院下了一阵夹杂着呼呼作响的 暴风的初雪。大雪把一切都掩盖了……

每次节后,我都锁上门数钱。我把钱捆扎好,按照阿尔焦米 娅的建议把钱放在一块地板下面,和米特洛芳尼娅的信放在一 起。这儿象是我的"保险匣"。

冬天我开始做梦了: 我打开那块地板木头, 里面不是钱, 而是一个又大又黑的地窖, 散发着阴森的潮气, 从地窖里伸出一

双瘦骨棱棱的手来……

姊妹们都感到惊奇——为什么我变成一个不喜欢出门的人 了?

想离开这儿下山去,即使是今天也行……每次节后,当我藏好新搞到的钱后,就想这样做。下山去,把一切都忘掉吧!特别要忘掉这几个月——最后的几个月……

我常常把双拳紧握得发痛,掌心里的指甲印发红。

不能下山,还早。

蜡烛钱我们现在不交给瓦尔瓦拉,而是交给玛克丽娜。她 把这些钱上交。

"我可真是个笨蛋!"她笑着说。"你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 可我一直把你当作一只凳子,却过份卖力地照料这只雌马。"

难道我也在逐步变成象玛克丽娜这样的人吗?

过了圣诞节大笔钱款变成了小数目了。一卢布的钞票,从纸头大小来看,缩小了一半,但价值是旧币的十倍。我收拾好钱准备进城。玛克丽娜赶在我前头说:

"我要到亲戚那儿去一趟。"

"我也想到家里人那儿去一趟。"

我们立刻就互相会意了!

瓦尔瓦拉已经到"亲戚"那儿去过了。有的姐妹下山到村里去过。可是我们的嬷嬷们却哪儿也不去,似乎币制改革与她们无关。也许,确实得把钱都存在存折上?可是如果人家问:"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你的钱怎么得来的?"不!放在自己身边比较轻松点!

一点不错! 在胡斯特的兑换点我和玛克丽娜邂逅相遇。她甚至很高兴,但用一只手掌遮住了新钞票。她穿着老百姓服装, 所以谁也认不出她是个修女。她的脸冻得通红。 她邀我到了集市的茶馆里,买了一瓶波尔特温酒和下酒的菜。她猛敲了一下瓶底,瓶盖就开了,往杯子里倒了酒,低声说:

"为了你的房子!"她的眼睛闪着激动的目光。"等着吧,阿拉!过三年左右,我们将成为修道院的主人。哎哟,那时我们开始过上好日子了!老嬷嬷自己不会生活,还妨碍别人生活。可是她活不长了。"

"那米特洛芳尼娅呢?"

玛克丽娜皱起了眉头,仿佛她咬碎了一个黑胡椒球。

"她活得长的!不过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就能压过米特洛芳尼娅。希麦昂神父因哈里顿而恨她,我们不让这位侄子上山。"

关于米特洛芳尼娅的信的话老是在我的嘴边打转,我甚至已经张口要说了——可是这时玛克丽娜停住不讲了。主啊! 对于自己讲出去的话,我后悔过多少次,可从来也没有为自己沉默而后悔过。

男人们喝醉了酒的脸不时地扭过来看我们。这里对什么都 习以为常了,但是,两个小姑娘结伙来喝一瓶波尔特温酒,这 样的事显然还没有过。一个脚步踉跄的汉子悄悄地走到我们身 边。

"姑娘们,接受我入伙吗?"他舒舒服服地坐下,脸上堆满了 笑容。"干一杯认识一下,怎么样?"

玛克丽娜变得脸色灰白。

"你会走路吗?"

"自己走来的。"

"那就走吧,知道该朝哪儿走吗?……"

15

她没讲更多的话,那个人就站起身来,晃了晃脑袋,用一只 拳头捶捶自己的胸部,上半身弯在桌子上方,开始道歉了。

"如果你们情绪不佳,在这种场合下我很抱歉,因为我自己有

时也情绪不好。"他走开了。

"你不怕他吗?"

"不是第一次。"秘书避开了回答。

她向我弯过了身子。大厅里人声嘈杂,脑袋嗡嗡作响,但我还是辨清了她的话。

"离房子还远吗?"

"这可要看怎么走法。车子走得快,到得也快,但是会搞坏车 轮的。而走得慢——时间就长。"

"你的车子走得快吗?"

"很慢。"我叹了一口气。

"你把房子造在克鲁舍夫吗?"

我点了点头。

"不好,最好造在别的村里。其实,你可以用华西林卡的名义登记。"

我没有吭声。那个汉子破坏了她那自由奔放的心情。

"是谁把我的事儿透露给你的?"

说吗?让她去恨卡普科夫好了!不,如果说了,这就意味着 她将了解我的底细,而我就没有任何武器了……

不能说!

"我已经忘记了。"

"你有很多东西瞒着我,阿拉!"她从桌边站了起来。

街上变得暖和了,天也黑了。

我们是叉开时间回家的。

"为了不让我们的人以为咱们曾待在一起。"她提醒说。

不,神圣的大主教!您讲的话并非全是对的!泥水匠走了, 房子留下了。可我们将在山上留下点什么呢?为什么玛克丽娜' 要陷害米特洛芳尼娅,为什么米特洛芳尼娅和哈里顿要陷害希 麦昂神父,为什么瓦尔瓦拉要陷害我和玛克丽娜?假如我们的奔忙是徒劳的,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那为什么还要说坏话、干坏事呢?!

我不想用别人的眼光来看事物!我知道,在生活中只能相信自己,因为自己决不会欺骗自己;我自己也一定能找到答案!

山上的春天又来临了,我从远方土地的气息里嗅到了春天。 这一切都是虚假的。没有远方的土地! 只有修道院和村 庄。在村里应该造一座房子。很好的、暖和的房子,可以弄个丈夫 和生男育女。做他们的女主人。谁生在哪儿,哪儿就对她最合 适。

钱很多,可不占地方——一只衣袋里就能装下。很遗憾,每次都是零钱、铜币——又笨又重。经常得去兑换,我总是悄悄地塞给伊拉丽娅和塔吉安娜去办。

姊妹们斜目而视。连圣堂女工们也对我有所顾忌。米特洛 芳尼娅低声地对我说:"当心点,人家已经来向我告状了。"监督 司祭答应要抓住我,可暂时让姊妹们别声张。

她们认为,我将在修道院待下去,所以在等待时机和我算帐。你们等不到了——因为这是我在山上的最后几天了!

复活节过得非常隆重。五个村的人来参加彻夜祈祷仪式, 唱诗班尽量卖力——心直飞天堂。神父也没喝醉酒而且很有激情。

我整夜都守在蜡烛旁边。在大礼拜五人们把钱扔进盖在祭坛的棺材模型上的、绘有基督棺中遗体像的方布里,然后我和米特洛芳尼娅就数钱。

"去年人少。只收到旧币五千卢布左右。"监督司祭提醒说。她各方面都支持我,好象拿着一个枕头跟在我后面走,怕我

跌伤!

我的钱已经超过二百五十了。是新币。过了耶稣升天节我要离开这儿了。事先对谁也没说。监督司祭对我有所期望,玛克丽娜也如此。她俩待我很温存。你们错啦!我可不是你们的助手!

在修道院的院务会议上作出了决定: 在圣母升天节斋期剃 度我当长袍修女。

圣母升天节! 在八月份……真可笑! 到那时候我早就在家里了。

我的全部思想都倾注到房子上去了。房子要有两间房间,有前堂和贮藏室。我把什么都计算了一下——土坯、瓦片……

目前我的钱还太少,在节日里攒钱一次比一次困难了。主啊,藏钱是多么令人讨厌的事啊!……更令人讨厌的是米特洛芳尼娅和玛克丽娜竟把我当作自己人!记得在医院里人家给我打针的情况。针老是打在一个地方。那块地方肿起来了,变成了硬块。可还是给我打针,给我打针……最后几次打针最痛苦了!直到现在,夜里梦见打针,我总要醒来……山上的每个节日之前,我的心情就象每次打针之前一样……

……耶稣升天节熬过了,如释重负!

最后一叠钱……

春天的太阳变成了夏天的太阳。不久前我仰望过天空—— 有多少个月没见过太阳了,云彩象蓬蓬松松的鸭绒被子,而在下 雨之前,紫红色的乌云替代了白云,就象弥漫在整个皮肤上的巨 大的青紫色的伤斑。

山峦起伏……团团围住我的群山躲起来了,覆盖上了一块 块潮湿的雾气,雨后它们出落得更加绮丽。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在 黄昏时刻到花园里去听听从普鲁果夫的山间牧场传来的科洛梅卡舞曲了。每当吹北风的时候,总觉得歌声从那儿飞到我这儿来……小姑娘们坐在瓦罐边、篝火旁,编结着,放声合唱,好让下面笨头笨脑的傻小子理解。我听不到歌声,可内心感觉得到,并且记得;而风送到我这儿来的词,象给讨饭婆的面包皮一样……

不久以后我也将象普鲁果夫的姑娘们一样,在山间牧场唱 歌了。

……胡思乱想要想入非非的。让别人去唱吧!我没有什么可唱,没有对象……一旦我造好了房子——我自己的房子,不唱歌也会有人来的。

今天是最后一次晚祷,在餐堂里最后一次用膳。简直不敢 信以为真!仿佛不是我的最后一次,我象是在这儿旁观的,我将 待下去,哪儿也不去。

不,是我最后一次。

我哪儿也不去走动。既不上祭堂,也不上餐堂。我不想看 到任何人。

明天我找院长说:"嬷嬷,请您给我四年的工钱五百卢布!"

她肯定会叫起来! 没关系,叫了一阵之后会停的。米特洛 芳尼娅和玛克丽娜都将保持缄默。知道我要走,她们一定会目瞪 口呆,我要走! 她们将高兴呢,还是觉得可惜?

高兴!

不,觉得可惜——因为她们每个人都想把我拉作同伙。 这就是你们的同伙!

……我久久地不点灯,老是望着窗外,望着黑暗使雾气变 黑,吞噬着山峦。

主啊,多么难为情……

玛克丽娜开了灯,开始讲起瓦尔瓦拉和见习修女的笑话来。 我一面看着秘书,一面笑——明天晚上我就看不到你啦!我 们都由衷地哈哈大笑。各人笑各人的。

该睡了。很想睡。但睡不着。我走到了院子里。鸟儿寂静 无声。只是有时候听到一声激动的叫声。接着就是另一声叫声, 似乎在反驳第一个。不要徒劳地喊叫吧,你是什么也证明不了 的。谁带着什么来,还将带着什么去。

听! 人们似乎没有睡觉。我倾听着。

从教堂后面的某个地方传来了轻轻的歌声:

我站在边缘上,

看见了我的死亡,

啊,众人的女王和主宰,

我们的主宰和庇护者。

姊妹们在唱《女王》。她们把心里的一切都倾注到歌声里去了——痛苦、茫然、怀念······

我没有父亲,

没有亲生的母亲……

在异乡客地

我到处流浪……

为了不惊动歌声,我悄悄地朝教堂后面走去,那儿每天晚上我们的人喜欢坐在刻着耶稣受难像的高高的十字架旁边。

我修道室对面的夜莺啊,

你可别对着我的禅房唱了。

夜莺啊, 你不要再打搅

我虔诚的祷告。

伊拉丽娅张口吸了一口气,用尖细的嗓音往下唱,似乎她 的心儿此刻也真的害怕这一点: 一一我现在害怕那种命运和人们。在这简陋的禅房里我含着眼泪祈祷。

姐妹们在教堂旁边。我站着,一动也不敢动。主啊! 我已 经有一年没有和姐妹们一起唱歌了……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当声音一个接着一个,沙沙声一声接着一声,开始从心底里激发出来的时候,每个词都清脆作响!那时候,在我刚上山的一段日子里,姐妹们也唱歌。毫无生气的嗓子……只有玛丽奇卡的嗓子那时候生气勃勃,她唱的内容也是还没有在内心烧成灰烬的东西……她现在在哪儿?仿佛大家各自怀着羞愧的痛苦心情梦见了她,又把她从共同的梦境中赶走,为了不让她破坏安宁……

我悄悄地走得更近了。

凳上有黑色的人影。伊拉丽娅,塔吉安娜,玛芙丽基娅。连 瓦尔瓦拉也在!

我轻轻地靠在教堂的墙壁上。一棵干枯的树象地板木头一样吱嘎响了一声。人影颤抖了一下,歌声猝然中断了。

"阿拉!"有人叫了一声。

"该死的贼!"瓦尔瓦拉低声说。

……我孤零零地坐着,

两眼望着天空。

在天空里寻找什么,

这一点我不会讲……

原来她们这样对待我!"贼"、"该死的"——这象打我两个嘴巴!

头发晕,脸发烧。我好象坐下了。我象倒塌似地坐到低低·154·

的木凳子上。

我是贼?那米特洛芳尼娅、玛克丽娜和你们的瓦尔瓦拉本 人都是清白的?!那你们自己骗人,把一支蜡烛卖两次呢?!难道 "为了修道院"这就不是罪孽?!

那两个星期和谢苗在那种气氛里同处呢?! 那四年期间在 牛棚里不换班地忙碌,为牲口砍树叶,割草晒干,从草地里背回 来呢?! 冬天打袜子、织短上衣呢?!

胆小鬼! 自己不能干,就不让别人干吗? 我是贼,是吗?! 你们等着瞧吧!

该到哪儿去呢,向谁去哭诉呢?! 斐克拉可能会理解…… 她是理解呢,还是疏远?……

我想起了米特洛芳尼娅和哈里顿给女教师举行结婚仪式的 那天夜里教母脸上的表情。她能理解的!她会原谅我的,会为 我祈祷的!

我在这里已经待不下去了。既然待不下去,我怎么能给人 留下象玛克丽娜那样的形象而离开这里呢?以后我怎样才能洗 刷掉污点呢?

不! 既然要在山下造房子,那就得用大家公认为正当的、自己的东西来造!

"贼"、"该死的"。难道得把耻辱拖在自己身上,就象在春天时皮鞋上沾的泥巴一样?!

决不能这样! 你们休想使我受到耻辱!

在进房间之前,我异常激动地来回踱着步。玛克丽娜睡了。 我脱了衣服就躺下。没有做祷告。

我翻来覆去直到天亮才睡着。但是我平静了,因为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

当玛克丽娜叫醒我的时候,我头昏脑胀,但一想起自己的决

定,就爽然了。

饭后我叫住了和谢拉费玛同住的那个新来的见习修女。小姑娘乳臭未干,连她也对我蹙额而视!

"请您下山去走一趟,叫谢苗·卡普科夫来,院长吩咐的,另 外请您转达一下,说我让他把持有人带来。"

"带谁?"小姑娘惊慌失惜地问道。

她困难地学说了几遍,总算把这个词记住了。

我的眼光紧盯着每个姊妹。现在大家都各干各的活去了。 院里只留下院长、米特洛芳尼娅,还有玛克丽娜和司库。吉祥的 预兆!

谢苗到来之前的那段时间是怎样度过的——我记不清.了……我在花园里徘徊了一阵,在墓地里对斐克拉的十字架行了礼,锁在自己的房间里——抬起地板上那块木头。

万一他不来呢?假如他出去了,或者为了"持有人"而害怕了呢?

我老远就望见了见习修女。

我忍住不动,没有向她迎面跑去。我站在路上等着。小姑娘在我面前站住了,头也不抬地说:

"他一个人来的,没有带持有人。"

"行啦。"

很想知道,小姑娘将在山上待多久?她的眼睛是纯洁的。只 是看我的时候才令人讨厌。难道我四年之前也曾经是这样一个 幼稚无知的傻姑娘吗!……

半小时之后谢苗出现在大路上了。我从树丛后望着他,心里觉得很不痛快,单单根据他走路的步伐也可以看得出——象我们这里的山即使十座,他也爬得上,最多失去同行者而已,因为别人会落在他后面……

我走到了路上。

- 一年来他毫无变化,只是走在地上的步伐更坚定了。
- "你好哇,修女!你好象变得聪明了?"
- "'持有人'您带着吗?"
- "在这里。"他拍了拍口袋。"你懂得自己的幸福在哪儿了?"
- "一切都懂了……"
- "贵夫人,你自己不能下一次山吗?"

是时候了!

- "请您在这儿等一等,我去找院长。"
- "你得注意!不许干蠢事,否则你就苦了!"

我颤抖着。双手、肩膀、牙齿颤抖着……

我敲了几下门。老嬷嬷对我的来临又惊奇又高兴。我接受了祝福。

"我要和您谈一谈。"

"坐,小姑娘。"

"不,老嬷嬷,我们的谈话很长,而且谢苗也在等着。让我们 到会客室去吧!"

无神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我,竭力地想看得深一点。

我身上的一切她都已经看到了! 为什么还要这样看我? 我又不打算藏起来。

她的念珠抖得更厉害了,为了不暴露出自己的激动,她用左手撑在桌子上。

"主啊,我竟活到这种地步……为什么我没到阿丰的修道院去呢?"

她预感到耻辱降临了! 没有什么可以感到耻辱的,老嬷嬷, 我不过是不再做以前那样的人了,再也不在这儿待下去了。难 道这是耻辱? 谢苗看着我们从房里出来,进了会客室。

"麻烦了!"他低声地说。

会客室里的摆设和第一天一样。大主教们的肖像、院长的 安乐椅、小窗台上的天竺葵。

"您为什么来找我?"院长开始问了。

"想离开这儿。"

老嬷嬷不作声。

"请您给我四年挣的工资。我想用这些钱造座房子。" 老嬷嬷一动也不动。

"给我!"

她站起身来朝出口走去。我挡住了道。

"走开!"她对我挥起拐杖说。"坏蛋,给我滚出修道院!" 我抓住了拐杖的头,把拐杖朝地上弯了弯。

"会走的,嬷嬷。可不应该骂人。我也会骂人,因为我和谢 苗在一个车厢里坐过火车!"

院长呆住了。她甚至连想也没想夺回拐杖。

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

"请您等一下,老嬷嬷,我去叫监督司祭和秘书来。"

我松手放开了拐杖,奔出门去。玛芙丽基娅惊慌地朝会客 室的窗里看了又看。

"妹妹,请您去叫一下监督司祭和秘书。"

女裁缝惊恐地朝我看了一眼就跑了。

米特洛芳尼娅马上就来了。不得不等了一阵玛克丽娜。她 俩什么也不清楚,惊奇不安地朝我和老嬷嬷看了又看,预感到出 了问题了。

大家坐定后,我重新讲了一遍关于要离开这儿、要钱的话。"什么,妹妹!您……您……"监督司祭找不到适当的措词,

又不敢讲出关于蜡烛的事……"修道院里没有钱!"

"你们等一下。"

我又从会客室里奔了出去,跑到房里。我取出了钱,塞进皮包,又奔了回来。

"我还将在这里坐很久吗?!"谢苗声音嘶哑地说。他也嗅出不是好事了,但不敢吵闹,"关于我,你毫无证据,你记住!"

"把持有人给我!"

"早该这样了。"他不慌不忙地从油腻腻的皮夹里抽出一本 揉皱了的存折。

我看了一眼——不错,五千。写在第一页上,还是旧币。

"您走吧!"

"当心,别胡闹!"

我掏出存折,把它打开,放在桌子中央。

"凭折付给持有人。五千旧币,没动过。他想交给修道院,可总是没有空,直到今天才带来。"

"调皮鬼!"谢苗恭恭敬敬地低声说,并证实道:"确实是这样!小本本不知怎么地搁在我这儿,你们拿去吧。"他转身对我说:"现在没有别的事了吧?!"

他松了一口气,他懂得,不会再谈到其他的钱了。就在这儿,在房间里,他戴上了帽子。大主教们用含有责备意味的神情 从墙上的肖像里朝他看了一眼。

"您允许我走吗?"他转身问老嬷嬷。

人都在这儿坐着。我了解每一个人。我恨她们,她们也恨我……好!你们从墙上看着吧,白胡子的大主教们!不,有一个长着黑胡子,他是我们的人。他大概比谁都更关心——以后的

事情会怎样呢? 您等着吧,神圣的大主教,会看到的!

我打开皮包,取出了钱。大家一下子就朝那些钱探过身来。 但是谁也没摸一下。

"这就是从蜡烛里得来的钱。全在这儿啦……三百三十二 卢布。在最近几次节日里搞的。"

你们把我的耻辱拿去吧!我对此不害羞,我全部交出来了! 一点儿也没给自己留下!

"犹大① ·····"不知是谁迟疑地低声说。

她们不停地眨着眼皮,但目不转睛地看着钞票!

最后,米特洛芳尼娅那双蓝色眼睛的视线终于离开了钞票。

"我认为,老嬷嬷,应该放妹妹走。是该这样吗?"她转身问 玛克丽娜。

"完全正确,监督司祭嬷嬷!"

院长不知所措。她的视线从监督司祭身上转到钞票上,又 从钞票上转到秘书身上。而她的一只干瘪瘪的手却拖着念珠慢 慢地朝桌子中央伸去……

"让她走吧!"米特洛芳尼娅高声喊了一下,又斜眼看了我一眼:"现在你满意了?"

玛克丽娜截住了她的眼色,提心吊胆地也看了我一眼。

"得啦吧! 让她走吧!"秘书支持道。

老嬷嬷束手无策地环视着周围,她孤立无援。后来她不知怎么地软下来了,轻声轻气地说:

"你走吧……"

"我走。可还有……"我开始说了。

"你这个犹大,还要什么?!"

"请您给我四年来我自己挣的钱。再给我一张证明书,证明

① 犹大,耶穌门徒,为三十个银币出卖了耶稣。

给的钱是我的,是我自己挣的!"

老嬷嬷说不出话来,只是抽搐着嘴唇。

"您给吧,老嬷嬷,您给吧! 让她走!" 监督司祭和秘书争先 恐后地抢着说。

院长看着她俩,这可使她丝毫也不懂了。

"你会领到的,今天就会领到的!"

后来米特洛芳尼娅和玛克丽娜花了很长时间给我写证明书,证明我怎么怎么好,我怎么出色地担负神职,因此在自愿离开修道院的时候,按我的工作而赏赐我……

"妹妹,请您离开我们几分钟。"米特洛芳尼娅甜蜜蜜地央求 道。"我们要商量点事情。"

我走了出来。让她们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决定给多少钱, 我不会去讨价还价的,你们给多少钱,我就拿着多少钱走!

大约过了十分钟,她们把我叫进去,就当着我的面写完了证明书······按我的工作而赏赐给我六百五十卢布。

老嬷嬷仔仔细细地阅读了每个字母。她蘸了蘸笔,画了个小十字,签了名。监督司祭没有再读一遍就签了名。玛克丽娜也签了名。可惜,修道院没有图章!

"你记住,该死的,"院长最后终于说了。"现在出卖基督的叛徒越来越多,这些人在世俗上的价钱也越来越便宜了!"她把痛苦而含有责备的眼光从秘书身上转到了监督司祭身上,自顾自地说着。"我曾经希望过,我们能在一幢大房子里生活,就象第一批姊妹为这幢房子奠基的时候一样。统一的大房子没有了!大房子分散成一幢幢小房子,就象许多小蜘蛛似地朝四面八方爬散……"

我自己对自己感到惊奇,为什么我不可怜老嬷嬷。

"你得不到我的祝福! 你不会有幸福!"

"那么在山上呢?不会有,我自己知道。可是,幸福是用不着谈论的,通常人们在临死前才和我谈论幸福,费奥多尔神父是这样,斐克拉也是这样。阿迦菲娅也向往过幸福。"

"滚!!"

"您别赶,老嬷嬷,我自己会走的!".

我和米特洛芳尼娅一起从会客室里出来。我们没讲什么话就到了我的房里。我抬起了地板木头,取出了信。

"原来在这儿!"我听见她说。

原来是她翻斐克拉的床铺的!

"您还是留下来的好,妹妹。"米特洛芳尼娅轻松地规劝道。 "这样流言蜚语也少一点。而过去的事呢,可以忘记它,自己人 嘛!"

"不。"

"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有东西可以说说的……"

你竟开始说起这样的话来!

"我也有东西可以说说的。您要知道,监督司祭嬷嬷,咱们 是多么富有的人!"

"好吧,您按照您自己的认识去做吧!"她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假如您骗我的话,我就狠狠地打击您!我在山下也能找到自己人!"

"为什么我们之间要互相伤害呢,监督司祭嬷嬷?"

"用不着。"她很干脆地同意了。

于是我们象男子汉一样互相握了握手。

回家吗?……我多么想象鸟儿一样飞回自己破落的老家呀!不,我的双颊还在为昨天的事而发烧!

我到餐堂去了。女厨司在往盘子里分修道院式的素的红甜菜汤。老嬷嬷照例不在,可不知为什么米特洛芳尼娅却在吃饭。

#### 这也不错!

"别了,姐妹们。"我朝修女们鞠了一躬说。

三十双眼睛看着我。这三十双眼睛里什么表情都有:有恐惧,有羡慕,有无法实现的幻想,有谴责……我打开皮包,拿出了《证明书》。

"谢谢院长嬷嬷、监督司祭嬷嬷和秘书!"我又鞠了一躬。"因为我四年的工作,她们从修道院的经费里发给我六百五十卢布, 让我造一幢自己的房子。如果不给我这些钱,我一个戈比也没有。是这样么?"我转身问玛克丽娜。

"是的。"那个女人证实道。

于是大家都朝监督司祭看了。米特洛芳尼娅微笑地点着头, 证明我的话是正确的。

我走到瓦尔瓦拉身边,说了一句只有她才能听得见的话。

"现在你再重复一下,重复一下昨天讲的话!"

她缩成一团,连背也驼起来了。

"哼,说呀!"

她一声不吭。

我走出餐堂去收拾行李了。

(许鸿瑞 译)

## 基督教"共产主义"

#### 上海吴淞化工厂 余惕君

苏修宣称:基督教和共产主义"没有内在的不可调和性","基督教是共产主义的教义"。

塔楼林立圣歌起, 香烟缭绕烛影曳。 内外交困求上帝, "镰刀斧头"受洗礼。

"基督""革命"同义语, "革命"最早算上帝。 "新沙皇"就是"新教皇", 芸芸众生听教谕:

"基督信徒最纯洁, 安贫乐道要'禁欲'。 面包虽小作用大,① '无肉日'正好拜上帝。②

①② 苏修国内经济衰退,面包越做越小,并宣布星期四为"无肉日"。

"'拯救人类'是教义, 普渡众生受旨意。 飞机'布道'炮'传经', 灵魂升天得安息。

"九九归原要'忍耐', 卑躬屈膝最相宜。 打你左脸凑右脸,① 才是基督好子弟。"

十字架上套绞索, 圣水杯盛麻醉剂。 手挥屠刀口祷告, 北极熊披牧师衣。

牧师衣难做教身衣, 上帝救不了"勃"老弟, 火山终有爆发日, 革命烈火焚地狱!

① 语出《马太福音》,意思是不但不可以"以眼还眼",而且在这半边脸挨打的时候,应该送上那半边脸去。



## 今日苏联社会的"宗教热"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 苏联的宗教迅速蔓延。特别是近几 年来,宗教势力更是恶性膨胀:教堂遍地林立,修道院到处涌现, 教会日益活跃,教徒急剧增加。据报道,苏修当局花了数以万计 的卢布, 资助教会修复教堂、修道院, 支持教会开办神学院和函 授神学。现在苏联全国约有二万个教会和礼拜堂,六十九个修 道院,八所神学校: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还各有一所神学院。仅 莫斯科市郊的扎哥尔斯克、列宁格勒与敖德萨三地的神学校里, 现在就有七百多人在"学习",外加同样数目的函授生,共一千多 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活动十分猖獗,宗教迷信广为流传。 目前, 苏联包括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十多种宗教"皆 在苏联呈现一派蓬勃景象",分散在各地的五十多个教派和两万 多个宗教组织"都在活动"。各种宗教的教徒已达五千万人以上, 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中俄罗斯正教教徒约二千五 百万、伊斯兰教教徒一千万至二千万、格鲁吉亚正教教徒五十万 以上、亚美尼亚多里高里教教徒五十万以上、罗马天主教教徒五 十万以上、福音马丁路德教教徒五十万以上、福音浸信教教徒约 五十四万五千、犹太教教徒约五十三万、佛教教徒五十万以上。 过去,教徒多是老年妇女,现在许多"青年人又恢复了信仰",据 苏联一九七二年的统计材料,在拉脱维亚信教的人当中,有百

分之三十七是十八至四十五岁的青壮年。在十八至二十五岁的青年中,信教者达百分之十六。更有甚者,不少所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军人也成了虔诚的教徒,他们相信"上帝""主宰一切",完全"沉沦于宗教迷信之中"。各教派不仅在居民的家里,而且在公共场所集会,传经布道。在今天的苏联,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婴儿接受洗礼,青年结婚时举行宗教仪式也很普遍,例如在立陶宛,结婚仪式一半以上是在教堂举行。朝圣、对死者进行安魂祈祷等活动更是盛行。据西方报刊报道,在复活节期间,苏联有成千上万的教徒涌进教堂,为耶稣献糕点、划十字、唱赞歌,以至于许多教堂都"人满为患"。

宗教活动在苏联重新泛滥,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已经从国家的主人沦为雇佣奴隶,他们终年辛劳而不得温饱,其中一部分群众希望通过宗教取得某种暂时的精神"安慰",并且借此表达了对勃列日涅夫一伙的消极反抗;而处于困境中的苏修叛徒集团则企图利用宗教,即通过鼓动宗教活动以及散布宗教"有益"、具有"社会主义职能",宗教是"共产主义教义"等奇谈怪论,来麻痹人民,瓦解他们的革命斗志,达到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目的。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宗教也不能长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物。"①勃列日涅夫集团乞灵于宗教,妄想让虚无的"上帝"来帮它的忙,其前景绝不会是美妙的。

①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02 页。

综 述

## 从美国文艺界看二百周年纪念

#### 闵 镝

据美国报刊报道,为了庆祝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美国文艺界 今年活动频繁,颇为热闹。

近年来,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美国不少文艺团体由于入不敷出,纷纷解散。另外,因为纸张涨价,文艺书籍的出版数量大为减少,使美国文坛显得十分冷落。今年是美国建国二百周年。为了隆重纪念一番,美国政府和私人凑集了两亿美元的巨款作为文艺活动的经费,美国文艺界这才开始活跃起来。

美国二百周年纪念的文艺活动虽然千姿百态,但都有一个 共同特征:回忆过去。今日的美国在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争夺 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越来越处于劣势地位,整个社会日趋衰败,人 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不断高涨。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美国统治 阶级就在二百周年前夕刮起一股怀旧风。他们歪曲美国的历史, 美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去,妄图使人民群众沉湎在怀旧的情思 里。美国统治阶级还竭力吹捧资产阶级先辈的发家史,诱骗美 国人民向这些"英雄"学习,为维护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卖命。 日益觉醒的美国人民识破了统治阶级的阴谋,他们一针见血地 指出资产阶级老祖宗的发家史是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史、压迫 史。美国资产阶级营垒中的一些人,也从他们各自的立场观点 出发,对美国资产阶级的所谓"光荣历史"进行了种种挖苦和嘲 弄。这场斗争反映在今年文艺作品的题材上就是:虽然同样写 历史,有的是借古喻今,鼓励现代人学习资产阶级先辈的"创业 精神",要人们向后看;有的则借古讽今,揭露资产阶级的丑史; 有的还启发人民认清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变革现状,要人们 向前看。在形式上,有旧剧重演,也有旧戏新翻,还有新创作;电 影、戏剧、小说等各种样式争奇斗胜,各显神通。从这些纷繁的 文艺活动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下面 我们根据今年上半年美国报刊的一些报道,对美国文艺界纪念 建国二百周年的活动略加介绍。

### 电 影

1976年3月15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好莱坞的最新花样:关于电影的电影》为题发表了一篇报道,介绍了美国电影界最近掀起的"怀旧热"。报道说:"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美国人即将可以看到好莱坞旧明星的新姿。这些'超级明星'从前不但受到美国人的喜爱,而且使全世界数百万人欣羡不止。

"在以后几个月里,介绍克拉克·加布尔、卡罗尔·龙巴德、W·C·菲尔兹、玛丽琳·蒙罗等名角的大批影片,将在全国各影院上映或即将上映。甚至当时的两只动物'明星'——假猿人金刚和真狗林丁丁,也将成为新影片的角色。

"制片人希望这类影片的大量出现,将使一九七六年的票房

收入超过一九七五年近二十亿美元的总数,再创新纪录。"

报道简单介绍了几部"关于电影的电影": "最初的几部'关于电影的电影'已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开映了。

"影片《西部之心》受到了评论界的赞许。它叙述了衣阿华州一个农村孩子的冒险经历。他到西部去,意外地变成了乙级影片的明星。

"已发行的影片还有《蝗虫日》和《狂欢的聚会》,两部影片都 展示了好莱坞的幕后活动,还有非常坦率的揭露。

"正在上映或即将发行的作品还有《加布尔和龙巴德》与《那才是娱乐,第二集》。前者介绍的是三十多年前卖座率最高的两位演员。后者是把过去流行的音乐喜剧中的著名片段汇编成集的。"

报道接着说:"大多数新影片对好莱坞的反映都跟往常裹着糖衣的描述大不相同。它们现在对角色的处理十分坦率。由于原来的明星多已去世,这些角色都由新的一代演员扮演。

"剧本毫不隐讳地描绘了酒精中毒、金钱上的两面派交易和 吸毒等令人厌恶的细节,从前的电影广告员对此都是讳莫如深 的。"

报道分析"怀旧热"的起因时说:"在一个对国内政局和世界 动荡感到失望的国家里,对比较平静和似乎富有魅力的昔日好 莱坞的怀旧热就广为传播了——这在明星制发展到顶峰时期后 出世的年轻人中尤其突出。

"大学里讲授影片摄制的课程突然座无虚席。好莱坞各摄影场的参观者经常客满。电影史的学术讨论会也十分兴旺。出售旧戏装和道具可以得到几十万美元。"

报道接着概述了美国几个电影界人士的看法。

"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说:"这一切证明美国对电·170·

影有极大的需要。人们正在设法寻找巨人——可供模仿的英雄——而电影里恰恰有大批演员,他们至少成功地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瓦伦蒂还说:"人们渴望生活中有一点光明——富有魅力的人物的精彩故事恰好提供了这一点。"

演员詹姆斯·斯图尔特把"怀旧热"归因于以前的明星和制片人的才华。他说: "三十和四十年代的人都是热心事业的。他们具有上帝赋予的才能,他们知道哪些是精彩的故事、什么是公众想看的东西、谁适于扮演哪种角色;而且他们做事总是尽善尽美。他们不象现在的人那样依附于石油公司或者组织委员会来拍电影。"斯图尔特还强调了电影的特殊欺骗作用。他说: "电影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在舞台上和电视里都是不存在的。如果搞得对头的话,你坐在黑洞洞的电影院里就会相信影片里发生的全是真事了。"

美国电影界有些人认为"怀旧热"是对六十年代"社会觉醒"运动的反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影系教师阿瑟·奈特介绍了他软化青年学生的经验。他在六十年代末美国学生运动高涨的时期,特意给学生放了几部三十年代的"温和的影片"。"当影片结束时,有些女青年眼泪汪汪,男青年举手问道:'他们现在为什么不再拍这样的电影?'奈特先生对此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个时期的学生理应是斗争性很强,而且'很难对付'的呀。"由此可见,美国统治阶级大刮怀旧风的目的在于扼杀美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造反精神。

美国电影界里也有少数人对目前的"怀旧热"不以为然。制 片人唐·科斯卡雷里就说:"目前以好莱坞为题材拍片子的潮流 是不景气的反映。这是转为内向的表示。" 1976年3月 15 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还发表了另一篇 题为《在音乐、戏剧、艺术方面:二百周年纪念的文化活动突趋繁 荣》的综合报道,介绍了美国艺术界纪念二百周年的各项活动。

报道说: "美国戏剧也在安享复兴时期。一些保留剧目如尤金·奥尼尔的《私生子之月》和桑顿·怀尔德的《我们的市镇》都已排上演出日程。

"比这些还要古老得多的剧本,如十八世纪的闹剧《未成年的小姐》也将重新搬上舞台,由威廉和玛丽学院从弗吉尼亚州巡 回演出到纽约州。

"'肯尼迪中心'已着手大力倡导戏剧。它正在主办一个名为'美国二百周年纪念的戏剧'的演出,以前演过的部分最佳剧作都将再度公演,'肯尼迪中心'还至少要上演一个新剧本,这还有待于挑选。

"'肯尼迪中心'的演出剧目有的已经或即将在纽约、费城、纳什维尔和安亚伯等城市上演。

"华盛顿的艺术综合机构,在今年四月的'美国大学戏剧节'期间,将主办一系列全是美国人创作的新、旧剧目的演出。大学的一些最佳剧作将在那时公演,现在大学正在变成展现剧坛新秀的主要橱窗。

"到'肯尼迪中心'去的人还可以免费参观一个展览会,展览会的名称是'舞台上的美国',介绍了美国过去在娱乐业方面的成就。"

报道还说, 歌剧在美国向来不受重视, 被看作"新世界文化中的一潭死水"。现在, 在金钱的刺激下, 这潭死水也掀动了:

"有一百五十多出美国新歌剧将在今后九个月里首次公演。

"首批上演的主要作品有《比尔比的玩偶》,这是多年来最豪 华的新歌剧之一,讲的是殖民地时代马萨诸塞的一个妇女被指 控以妖术惑人的故事,它已于二月二十七日在休斯敦开演。

"谱曲的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音乐系教授卡莱尔·弗洛伊德,需要十七名主要歌手以及大规模的合唱队和管弦乐队参加演出。国内一些第一流的音乐家、舞台设计师和导演,都为这个耗资二十五万美元的剧目作出了贡献,这笔款子是私人和公众提供的。"

报道还提到音乐、舞蹈方面也有一些新作。"美国交响乐团 联合会"的一名高级职员说:"现在大多数作曲家都忙得不亦乐 乎。他们中有些人近几年来几乎无所事事,但是二百周年纪念 的任务一下子弄得他们应接不暇。"

对这场"文艺复兴",美国文艺界人士各执一见。华盛顿市 "肯尼迪中心"的负责人罗杰·史蒂文斯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今年将是美国艺术的丰收年。"但是他又表示:"我对二百周年纪念没有产生更为别出心裁的美国作品感到失望。"他说他正在设法多找一些值得上演的新戏,但是没发现多少。

"国家艺术捐款委员会"管音乐节目的官员拉尔夫·里佐罗说:"有一些乐曲演一下就算了。但是这项活动的很多作品在二百周年纪念过后的长时期内将继续有影响——以后就能举行更多的音乐会,并将拥有更大批的听众了。"

然而,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纪念活动的大量作品都是"应景之作","过后就会销声匿迹"。有人还批评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是 "浪费金钱"。

在这一片闹哄哄的弦歌声中,一些进步黑人唱出了与众不同的调子。1976年5月22日的《黑豹》周报在娱乐栏里发表了

一篇报道,题为《〈没人知道我见过的痛苦〉:二百年的压迫》。这篇发自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报道说:"'贝思·伊登浸礼会剧团演出的《没人知道我见过的痛苦》一剧,唱和做都很精彩,使得'奥克兰公众学习中心'的观众都入了迷。

"这出迷人的戏剧是在上星期日,即五月十六日,为'奥克兰公众学校'演出的。编导是'奥克兰公众学校'的一位家长李· H·韦德。"

报道接着写道:"这个戏构思很严密,它描述了美国黑人的音乐史、社会史和文化史。演出是由两个孩子去拜访他们的祖母开始的。她出其不意地告诉他们,她将不庆祝二百周年,然后开始说明理由。

"演员们就以此为背景演出了美国黑人各个阶段的历史,另 外还演唱各个特定时期的歌曲,朗诵那时的黑人诗歌。

"演员们对这个国家过去的奴隶时代的描绘清楚地表明,当时的黑人如何以创作和演唱山歌和福音歌来为以斗争求自由的人民服务。一些名曲如《蹚水》、《潜逃》等都在它们创作时的情景下演唱——就是指逃出奴隶制魔掌的情景。当儿童演员们唱着各种自由歌时,有的演员就做出奴隶逃走的动作,以显示这些歌曲与黑人奴隶的现实生活的联系。"

报道还说: "这出进步戏剧从惨无人道的奴隶贩卖演起到小马丁·路德·金博士之死结束,它直接反映了黑人在这个国家的两百年历史中所遭受的压迫。它不仅描写了绝望和忧伤,而且表现了黑人的力量、幸福和希望,这是黑人赖以继续生存的条件。

"'奥克兰公众学校'的孩子们演唱了《做个富有才华的黑人青年》这支流行曲。他们参加演出这一点就体现了我们未来的希望。"

在二百周年纪念前夕,写美国历史的小说成批出现。据 1976年4月5日的《出版者周刊》报道,作家约翰·杰克斯准备 创作八部曲的长篇历史小说,向建国二百周年献礼。前四部《私 生子》、《叛逆者》、《探索者》、《怒火》自一九七四年以来已陆续发 表,第五部《巨人》定于今年七月出版。

在历史小说中影响较大的有詹姆斯·A·米切纳的《百年》、E·L·多克托罗的《拉格泰姆音乐》和戈尔·维达尔的《一八七六年》,三者先后居于美国十大畅销小说的首位。《一八七六年》自今年三月出版以来,受到美国评论界的广泛重视,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文章,对这本小说和作者戈尔·维达尔作了介绍和评论。现综述如下:

艾尔·维达尔一九二五年出生于"西点军校",他的父亲在该校讲授航空学。他的外祖父是个参议员,亲戚中有前总统肯尼迪的妻子杰克琳,因此他一度进出自宫,跟肯尼迪家族过从甚密。后因和罗伯特·肯尼迪发生龃龉,被逐出白宫。维达尔后来在《绅士》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专门制造幻想的肯尼迪们"。他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发表小说,也写过一些剧本,包括电视和电影剧本。在历史小说方面的创作有《首都华盛顿》(1967)和《伯尔》(1973)。这两部小说和《一八七六年》一起构成了三部曲。一九六〇年维达尔曾竞选民主党众议员,提出在外交上承认中国等主张。1976年3月1日的《时代》周刊在介绍维达尔其人时说:"他最喜欢恣意激怒大多数同胞。他把美国斥为'乏味人的国土、刻板者的家乡'。他经常预言美国这个'地球上最后的一个帝国'行将'崩溃'。他象从马克·吐温到门肯这样一

些牛虻式的人物一样,靠叮咬哺育自己的祖国来捞取名利。他还不带讥讽地表示:'我生平唯一真正想做的事就是当总统。'"

《时代》周刊在介绍《一八七六年》时说: "二百周年纪念所引起的历史热已经使《一八七六年》的出版成为半官方的事件。'每月书会'已选定它为三月份的重点书。该书第一次印刷七万五千册,预订一空,目前正在增印二万五千册。维达尔虽然很想借这股纪念风,却无意参加庆祝的行列。他说:'我看这一年用来哀悼倒是有所补益的——哀悼我们失去的天真、我们被侵犯的自由、我们正在消失的资源,以及我们受污染的环境。'"

《时代》周刊在谈到小说的时代背景时说:"的确,《一八七六年》反映了维达尔在水门事件之后的阴郁情绪。他的小说显示出一百年前的美国并非伊甸园。《一八七六年》精确而滑稽地反映了我们父辈的罪恶:残废的内战老兵在街头行乞;不久前才被摧毁的特威德集团①的臭气还在纽约市上空弥漫;在华盛顿,格兰特②政府的腐败日益难以掩盖了;什么人、什么东西都有一个价格;道德的义愤是根本不存在的。维达尔对于那个黑暗时代的描述既有趣也令人不安。他以恶意的机智、娓娓动人的小道消息和细致的历史研究,把《一八七六年》这本书变成了一张蘸着毒汁写成的文体华丽的拜寿帖子。"

1976年3月6日的《星期六评论》杂志也简述了小说的时代背景:"维达尔在小说的后记里说,一百周年'也许是我们共和国历史中的低潮时期',那是水门事件以前美国政治生活中最为混乱、最令人灰心丧气的十二个月。这一年年初,第二任格兰特政府就在一连串丑闻的压力下濒于崩溃,接着众议院司法委

① 特威德集团: 威廉·马西·特威德(1823-1878),美国民主党塔马尼堂的 头头,以他为首的小集团贪污舞弊,卖官鬻爵,无所不为。

② 格兰特: 美国第十八任总统。

员会着手调查共和党有希望的候选人詹姆斯·G·布莱恩,结果使总统选举聚讼纷纭,两党都有舞弊行为,还传出不祥的流言——并确有迹象表明——要诉诸武力。"

1976年3月1日的《时代》周刊还概述了小说的内容:"这本书形式上是查尔斯·谢默霍恩·斯凯勒(阿隆·伯尔的私生子和被保护人,也是《伯尔》一书中第二主要人物)的私人日记。查尔斯这时已六十二岁了,他旅居欧洲三十八年之后,在百年纪念的前夕回到美国。由于一八七三年的经济危机使他破了产,他必须以自己名记者的声誉来换取一笔非常急需的款子。他也必须为自己三十五岁的女儿,一个法国穷亲王的寡妇,找个门当户对的丈夫。后来,斯凯勒把赌注押在与他仅有一面之交的纽约州长铁尔登身上。他看准铁尔登会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看准铁尔登会击败共和党。他已踌躇满志地把自己视为下一任的驻法公使了。

"斯凯勒不久后受到几家纽约报纸的委派,去采访一些令人 欣羡的活动,如国会活动、白宫活动、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共和党 全国大会等。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如格兰特总统、马克·吐 温等均在书中一一出现。

"纽约上流社会知道斯凯勒是亲王的岳父,都对他 另眼相看,向他打开镀金的大门。财阀阿斯托尔的夫人也接待了他。斯凯勒表面上对谁都毕恭毕敬,以与自己老年求助者的身份相称,但暗地里却把对这个'精力充沛、丑恶、狂暴的王国'的观察,以讽刺的、往往是嘲笑的笔调写入自己的日记。

"大选的结果葬送了斯凯勒的希望。铁尔登虽然得到的选 民票居多,但是共和党的海斯靠舞弊行为最后在选举人投票中 多得一票取胜。连见惯世面的斯凯勒也为这种寡廉鲜耻所震惊。 而等待他的还有另一个意外打击:他女儿物色到了一个家财百 万的丈夫,但有证据说明是她唆使杀害了富翁原来的妻子,以便自己取而代之。在接近结尾时,心烦意乱的斯凯勒问道:'为什么要写这些事呢?''回答是:习惯使然。原始的生活经过文字描写与点化,难以忍受的事也变得容易忍受些了。'写作一一这就是作家也是极度失望者最后的避难所。"

美国各报刊在评论这本小说时有褒有贬。

《时代》周刊说:"以光彩夺目的外表包藏着冷漠的内容,这是维达尔一贯的风格。这个基调贯串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国家的命运操在暴发户和恶棍手里,那些'出类拔萃之辈'①纵然才智再高也无法把这艘正在下沉的船的积水戽干。维达尔显然把自己摆在这些西西弗斯②式的人物的行列之中。他操的是被嘲弄的先知的腔调,虽然他不能说自己是一个被忽视的预言家,因为三十年来他一直是公众眼中的红人。"

《哈泼斯杂志》1976年3月号的书评写道:"既然维达尔为了从历史教科书窃取一个小说情节时象女骗子那样精于欺骗,那末他为什么不可以随意篡改事实呢?篡改又怎么样?他是个才艺高超的作家,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他不需要象那些才能只及他一半或更低能的作家那样摸索、痛苦、打滚、呻吟和哀鸣。他挥洒自如……就如《一八七六年》的前半部,简直完全是虚构的,但却引人入胜。接着他就在后半部采用了历史,写得非常有力,令人惊叹不已。"

1976年3月15日的《新闻周刊》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有谁相信在第一壶咖啡发酸的残渣上再倒一些热水是再 泡出一壶好咖啡的最有效的办法呢? 戈尔·维达尔就相信,他

① 出类拔萃之辈:指总统周围的高级官员和智囊,典出戴·哈泼斯坦同名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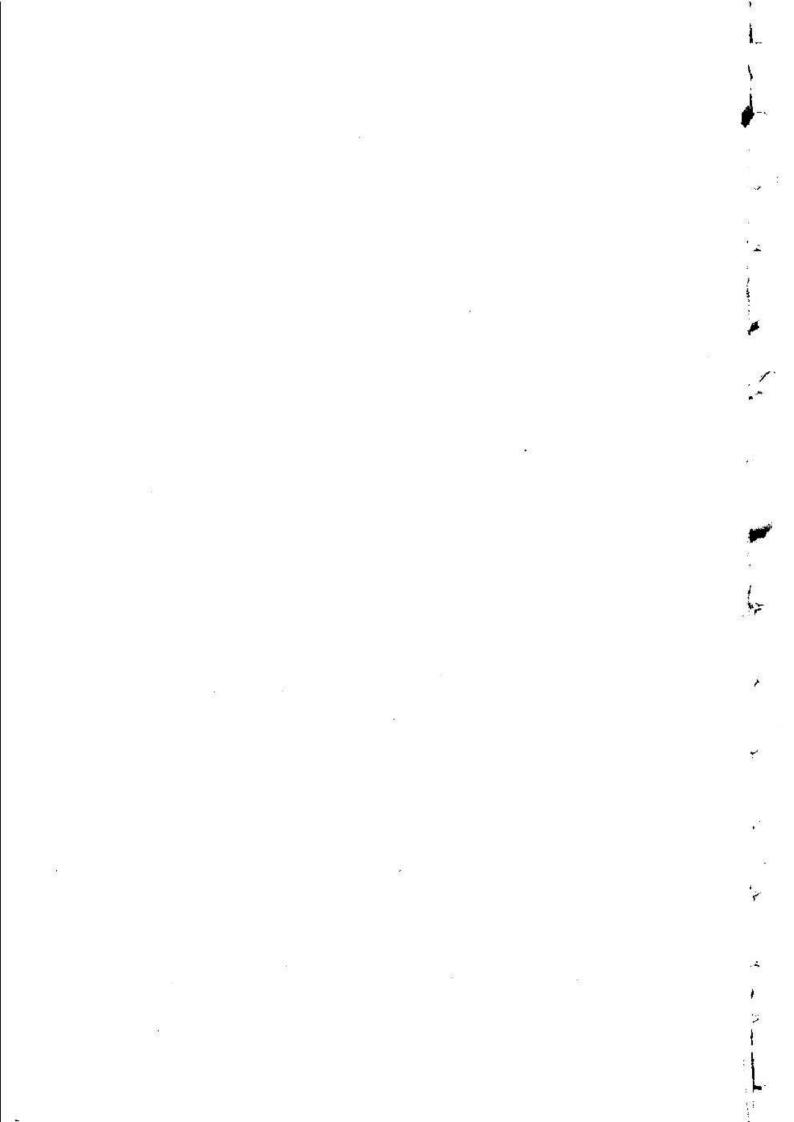
② 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被罚推石上山,每到山顶时石又滚下,必须 重新再推,如此循环不已。

已经第二次这么干了。在创作了有力而又诙谐的《迈拉·布雷肯里奇》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冗长乏味的续集《迈伦》。《伯尔》一书故意歪曲我们的开国元勋,写得活泼有趣,可是续集《一八七六年》虽然还算新颖,但却软弱无力。

"写小说的续集现在已经蔚然成风了: 厄普代克、奇弗、达雷尔、鲍威尔等都成功过,但是维达尔却失败了。他写的续集,即使象《一八七六年》那样刻意求工,结果也是白费心血,主要是因为它们只是依赖,而没有扩展前作的技巧和意境。搀了水以后就变味了。《伯尔》的冒渎之处曾使历史学家们勃然变色,但是在《一八七六年》中就变成花言巧语了。香气消失后,剩下的只是一股酸味。

"维达尔对一百年前的纽约和华盛顿的再现是精彩的,但小说的人物和情节却令人生厌。缺少的是阿隆·伯尔的诈骗本领和使人振奋的力量。在《伯尔》中,维达尔别出心裁地为主人公邪恶的野心辩护,写得很吸引人。但在《一八七六年》中他却几乎如实地反映历史。尽管一八七六年的总统选举竞争激烈、十分有趣,但是谁也没法把它写成精彩的小说。海斯、布莱恩和铁尔登跟华盛顿、汉密尔顿和杰弗逊相比显得黯然失色。"

附注:本文在介绍《一八七六年》一书时引用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的《外国文学动态》1976年第 5 期上的部分译文和注释。作者略有改动。(第 180—182页 内容 不 妥、已 撕 去。)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 苏修文艺动态

## 苏修"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收场 勃列日涅夫亲自到会大抓舆论工具

据苏修报刊报道:苏修"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六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开场。苏修当局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高级党政头目都亲自到会打气,大抓舆论工具。会议共三项议程:一、马尔科夫代表作协作"总结报告";二、作协监委的报告;三、选举作协头目。

吉洪诺夫在会上致开幕词。费定、肖洛霍夫因病未到会。

会议还分小组、分专题进行讨论,据说这是一种发扬"民主"的"新形式"。这些专题是:

- 一,"体现在文艺作品中的城乡工人阶级和科技进步问题的题材。"(柯热夫尼可夫负责)
- 二,"在生活和文学中共产主义个性的形成和社会 道 德 问题。"(奥泽罗夫负责)
- 三,"年轻人——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形象。"(阿纳尼耶夫负责)
- 四,"革命历史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艺术反映问题。"(恰可夫斯基负责)
  - 五,"在对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和中学、职业技校活动

中的文学。"(米哈尔可夫负责)

六,"在电影、电视和广播方面的文学艺术。"(西蒙诺夫负责)

七,"文学和苏维埃多民族戏剧发展问题。"(萨雷斯基负责)

八,"苏联各民族文学相互丰富过程和艺术翻译问题。"(巴让负责)

九, "作家、书籍、读者。"(萨尔塔可夫负责)

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当代文学、世界文学发展进程和 批评问题。"(赫拉普钦柯负责)

马尔科夫的总结报告题目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苏联文学以及它根据苏共二十五大决议的观点所面临的任务》。他在报告中首先吹捧苏修二十五大,对勃列日涅夫报告中赞扬苏修文艺的几句话感激涕零,要每个作家"工作得更多更好",来报答"总书记"的"鼓励和支持"。他要作家把写字台当作"战场"、"探索的田野"和"冒险的场所",说什么"我们的事业要求作家具有公民的勇气、强烈的坚强信念"去从事"忘我的工作"。

接着,马尔科夫根据文学体裁分别作了"总结",他对近年来苏修的中长篇小说基本上是肯定的,认为有"成绩",但要求长篇写得"丰满",有"艺术综合";认为有些中篇写得太"狭窄",题材不大,只反映一些日常生活。

关于诗歌,马尔科夫主要表示不满。对长诗还讲了几句好话,但又提醒说,描写"七十年代苏联人、他们的劳动和功勋"的长诗,至今"还没有创作出来"。而抒情诗则根本没有"大的和明显的成就",都是写些"毫无原因的苦闷、无休止的唱着童年的回忆和生活旁观者的叹息"。

最受马尔科夫吹捧的是戏剧。他说,在苏联文学史上还没

有象今天这样对戏剧文学如此"巨大的需要",但以往它却一直 受到责难,因为它不能满足要求。然而,自从切什可夫(《外来 人》)、维克多·拉古京(《炼钢工人》)、特鲁扬诺夫(《一天到晚》) 等登上舞台以后,戏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把"今天的苏联 人作为活动家、创造者和成熟社会主义的人"表现出来,这样,戏 剧便跨出了"质的、新的一步"。

马尔科夫在报告中要作家注意写"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 "保护自然的斗争"、"关心社会道德气候",工人、科学家在"科技 革命"中的变化、农村的变化等题材。而描写"当代的军人生活" 应该"在我们的文学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马尔科夫还谈到苏修作协成员、刊物以及更换会员证等问题。据称,苏修现有作协会员近八千名,办了八十九种杂志(月刊),十六种文学报纸。

报告最后谈了苏修文学界的国际交往,并吹捧勃列日涅夫的"缓和"骗局以及赫尔辛基会议。

会议在六月二十五日收场,搞了一个决议,选出了作协的新头目。理事会主要成员如下:

主席 K・A・费定。

第一书记 「·M·马尔科夫。

书记 Γ·Γ·阿巴希泽、Ч·艾特玛托夫、A·T·阿利姆 让诺夫、A·A·阿纳尼耶夫、T·阿斯卡罗夫、C·A·巴鲁兹金、 H·Π·巴让、Ю·B·邦达列夫、Π·Π·保祖、Π·У·勃罗夫 卡、Ю·H·维尔钦柯、A·T·冈察尔、H·M·格利巴乔夫、P· Ф·卡扎科娃、И·A·卡苏莫夫、A·Π·克绍科夫、B·M·柯 热夫尼可夫、B·Π·卡扎钦柯、T·古尔巴诺夫、Π·A·古乌斯 别尔克、Л·M·列昂诺夫、M·K·鲁柯宁、A·M·马尔多尼 斯、C·B·米哈尔可夫、A·M·米尔扎基多夫、Γ·M·摩斯列 波夫、C・C・纳罗夫恰托夫、JI・H・诺维钦柯、K・H・奴格玛诺夫(K・雅申)、B・M・奥泽罗夫、B・H・奥列伊尼克、「C・P・普利耶杰、B・H・波列伏依、B・A・彼得罗斯扬、P・H・罗日杰斯特文斯基、A・J・萨雷斯基、C・B・萨尔塔可夫、K・M・西蒙诺夫、E・H・斯吉尔柯(M・唐克)、A・A・苏尔科夫、H・T・费多连柯、A・B・恰可夫斯基、A・H・切普罗夫、O・H・舍斯丁斯基、M・A・肖洛霍夫。